

给世界一个世界

曹 洁

2022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30周年纪念日。

站在陕北大地上，仿佛站在《平凡的世界》开篇意境里。陕北，这是一块属阳的土地，这里的塬、梁、沟、峁、川、壑等特殊地形地貌，展示着黄土高原苍凉雄浑的原始美，也体现着陕北人善良、内敛、深沉的个性美。路遥，就生长在这样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他生在清涧，长在延川，成长于延安，《平凡的世界》终笔于榆林，这片土地始终是他孤独而倔强的灵魂皈依。

初识路遥，在中学课堂上，语文老师时常讲起路遥和路遥的小说。他以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朗诵《人生》精彩片段，每一个汉字都掷地有声。阳光悄悄照进来，光亮一寸一寸移过来，老师眼里有泪，我们眼里也有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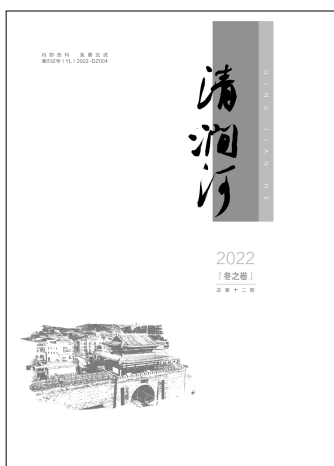
1992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三，路遥走了。他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历程中，自始至终，只将一支笔紧握手中，握得踏踏实实，写得坦坦荡荡。他坦荡为人，含泪写作，同情底层人民，关注他们的命运，思考生民的出路，以笔的风度丈量人性的高度；他把灵魂揉碎，融进作品，表现了朴素的悲悯情怀；他以巨大的真诚、良知、勇气和心血，写出对土地的恩情；他审视内心，与笔下的人物倾心交融，在平凡世界中，看到人的不平凡。

路遥，唯其平凡，才成就伟大。从小说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情怀，艺术地营造出陕北的泥土味、民族风、精气神，传递出真诚、向善、温暖、励志的精神力量，为中国文学留下丰富的遗产，为我们今后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在路遥去世的三十年光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作家渐渐远去的背影，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顽强生长。

路遥走了，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平凡庸常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路遥的精神世界自我心灵至深至切的感动、熏陶、浸染和滋养。新的文化机缘里，我们更不能忽略路遥，更不能忘记路遥，唯有如此，路遥才不会走远，我们才不会走丢。

给世界留了一个平凡的世界，这是路遥亘古不朽的遗产。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2-DZ00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2年12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父亲与驼 | 莫 月 |
| 015 | 木牛上山 | 张北雄 |
| 030 | 打场 | 王 丽 |

散文空间

- | | | |
|-----|-----------|-----|
| 035 | 秘书 | 李光泽 |
| 044 | 送寒衣 | 王 馨 |
| 047 | 故乡记忆 | 梁 兴 |
| 050 | 思念故乡 | 谢士艾 |
| 052 | 好想回家过年 | 惠 娟 |
| 055 | 我的父亲 | 任 倩 |
| 058 | 不曾辜负的人生美意 | 朝 颜 |
| 061 | 说书人 | 贺彦龙 |

诗歌手冊

- | | | |
|-----|-------------|-----|
| 064 | 太极湾（组诗） | 黄土层 |
| 067 | 陕北诗笺（组诗） | 王 磊 |
| 070 | 平凡的仰望（两首） | 赵凯云 |
| 073 | 秋的告白 | 惠国强 |
| 074 | 寒露，想念麦子 | 王芳闻 |
| 075 | 大山里的情怀（外三首） | 济 源 |
| 077 | 采风诗歌三首 | 姬小玲 |

目录

079 信天游四首 郑光前

多娇清涧

082 在王家堡路遥家中 朱合作

087 清涧的石板 连亚平

剧作工场

090 妙曲天道自唱情
——国家级非遗专题片《清涧道情》

杨进

101 祝寿（陕北道情小戏）

惠炳胜 惠炳钱

路遥研究

109 路遥：坚定地书写时代 梁向阳

校园星座

116 筑梦清中 启航未来 王雨轩

118 路遥——家乡的骄傲 王欣荣

119 平凡中的奋斗者 曹雨轩

120 守信的大白鲨 袁近美

封面：《人生·路遥》影视城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副主编：贺志勤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编辑：呼琰栋 王文涛

许艳 秦小平

惠潇 白林鹭

惠超笑 辛杰峰

父亲与驼

◇ 漠 月

要想有吗？有骆驼。

要想家吗？有骆驼。

——阿拉善民歌

远远地，有人出现了。

那便是我的父亲。父亲骑在一峰高大健壮的黄骠驼上。黄骠驼的双峰笔直，父亲被夹在中间，显得有一些小了，头顶差不多和驼峰齐平，就像是驼背上又长出了一个驼峰。驼背又宽又厚，驼背中间还有那么一小块的平整，骑上去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坐在土炕上的感觉，令人产生很深的迷恋，想打个盹儿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父亲原本是个务习庄稼的农家汉子，十七岁那年为逃避一场认命运的劫难，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从农村老家出发，一口气蹿进阿拉善沙漠，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后

来父亲一不小心往驼背上这么坐，就是几十年。父亲硬是将自己坐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驼倌。

现在，父亲让黄骠驼停在一道又险又陡的沙梁上，然后向四处张望。

父亲其实也曾经人高马大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汉子。几十年过去，父亲显然是无可避免地老态了，腰身弓得很厉害。坐在驼背上就不再是威风凛凛的样子，像是要藏进笔直而厚实的驼峰里去了。常年在风沙里走来走去，父亲得了严重的眼病。所以，父亲在向远处张望着的时候，眼睛总是睁一阵后，又无奈地眯上一阵，再睁上一阵，会有眼屎涩涩地挤出来，在眼角上凝成了枯黄的坨儿。父亲的一只手松松地扯着缰绳，另一只手久久地搭在额头上，遮挡着从头顶射下来的阳光。

父亲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正是农历的七月，大漠深处到了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这样的节气被牧人称作苦夏。海海漫漫的沙原上，不时卷起一股粗大的牛角一样的沙柱，沙柱扶摇直上，往虚空中去了。没有一丝儿云，天却是白的，白得轻飘飘的，像一层麻纸。高天之上，仅剩的一颗炙烈无比的日头，犹如一只燃烧着的火刺猬悬浮在那里，然后毫不吝嗇地抛撒着身上的毒针。干旱的日子到来了，谁想躲都躲不过去的，只有死受和煎熬。除过黄骊驼和父亲，再看不见一只飞翔或者奔跑的活物。沙漠像一块巨大的肺叶，却听不见那生生不息的呼吸，只有死样的寂静。

按说在这样的节气里是不该出门的，人不宜，骆驼也不宜。道理其实很简单：人待在屋里，骆驼待在草滩上，人畜共同守着一口水井，能热到哪里去？

父亲却在这样的节气里出门，而且走得很远。

有什么办法呢？谁劝都不听。母亲说，能不能等上些日子？父亲说，我等了一个春天了，你还让我再等到啥时候？母亲说，等天凉一凉再去。父亲一下子就火了，差点儿一脚踢翻放在灶

台上的饭锅。有很长一段日子，父亲的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发火，家里人谁都不敢高声说话，唯恐一不小心惹恼了父亲。在屋里，父亲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他要是暴跳起来的时候，像一头狮子。母亲和我们儿女就都小心翼翼着，吃了喝了，该干啥干啥去，很少在父亲面前绕来绕去的。

后来，我们儿女都不大愿意和父亲说话了。屋里从早到晚闷闷的，静得只有母亲纳鞋底子时麻绳来回抽扯发出的声音，像墙角的老鼠在磨牙。

母亲责怪我们儿女说，咋能这么做呢？

我们儿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母亲说，他可是你们的亲爹老子。

我们儿女一律地不吭声。

母亲又用讨好的口气对父亲说，一家人吃你的喝你的，都怕惹你生气哩。

父亲说，吃我？我身上能有几两肉，我们都吃骆驼的喝骆驼的。没有一群骆驼好端端地放着，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去。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父亲对待他放牧的一群骆驼，远比对他的儿女要好得多。父亲甚至不厌其烦地给每一峰成年的骆驼起了名字，比如白鼻梁、大耳朵、一倒峰什么的，这是根据它们

的特征而命名的。还有的骆驼竟然是有姓的，张王李赵，呼唤起来亲切备至。每隔一两个月，父亲就要去大队部一趟，来回正好是一天的时间。鼓囊囊的褡裢里装着的是骆驼们的吃喝，有黄有白，黄的是给骆驼泻火的大黄，白的是给骆驼打虫的敌百虫。父亲进门，带回来的往往是一股子古怪的药味，而且连续几日不散，呛得人像伤风感冒直打喷嚏。作为家里的老小，我总期待着父亲能给我多一点偏食，譬如一把水果糖什么的。可是没有，直到将褡裢掏空了，连片糖纸都没得着。又不敢明着问，拐弯抹角地说给母亲听，母亲也只笑一笑而已。

事实上，母亲也同样是有所期待的，譬如一瓶子清亮亮的胡麻油。

有了这样一瓶子胡麻油，我们平凡而朴素的日子便能够多一点滋味，偶尔烙一次饼子时滴上那么几滴，可真叫个香啊。在广大的沙漠牧区，胡麻油是极珍贵的，谁能从队长或者大队库房保管员那里额外地索得一点，算是很有本事了。母亲会用得格外节俭，一瓶子胡麻油大概要吃上两个月。不期然的是，油瓶子却早早地空了，空得一滴油都不剩。胡麻油让父亲在某个时候拿出去，大大方方地送给了几峰乏骆驼。他的儿

女肚子里有没有油水，则另当别论。父亲很可能会这样说，秕谷子饿不死小家雀，有一群骆驼好端端地放着，就有你们吃的喝的。

母亲无可奈何地对我们儿女说，神了，藏到哪里都不行，炕洞里烟卤里柴堆里，你们的老子一翻就翻着了，我总不能整天把油瓶子抱在怀窝里吧。

我们儿女就不大高兴，挖苦地说，还好，没把空瓶子给丢了。

母亲说，咋？

我们儿女说，下次打油还用呢。

母亲无语。

父亲享受着—个牧驼人的荣耀，却连累得母亲和我们儿女跟上遭罪，起码比别的牧人家少吃了不少胡麻油。这曾经是我们的共识。如果说这是一种浅薄，似乎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谁让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那些个饥饿的日子，尤其是我上面的哥和姐，在百里外的小镇上学时，饿得狗—样地从垃圾堆里刨出骨头，烧酥了吃，据说味道还相当不错。因此之故，哥和姐只念到小学毕业就回家了。哥和姐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流着泪的。母亲也是流着泪，为自己遭了罪的儿女们。母亲又何尝不是呢？母亲是最懂得节俭的人。

所有的这一切，父亲都是知道的，

睁一眼闭一眼，就是不肯说出来。

父亲仍然一心一意地放牧着他的驼群，不为别的事情所动。父亲放牧的驼群不但没有出现死亡的问题，反倒壮大了起来，像一个奇迹。每当驼群到井上喝水时，前呼后拥着，从井口到旁边的粪场，站得黑压压的。一峰骆驼就是一棵树，井边凭空生长出一片密的树林。

一个牧人把骆驼放到了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很少见，可偏偏就让母亲和我们儿女遭遇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几十年走过来，留在父亲记忆里的是一套被背得滚瓜烂熟的骆驼经，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自然灾害和饥饿终于过去，我们也坚持着挺过来了。父亲却突然老了。父亲好像过早地老了十岁，才四十岁出头的人，看上去就已经是一个小老头子了。饥饿和过度的劳累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驼群里的一峰儿驼。

儿驼就是种公驼。在我们牧区，种公驼不叫种公驼，叫儿驼。

春天的一个早晨，父亲不吃不喝，腰间缠起一条羊肚子毛巾走出土屋，迎着血红的日头打了一个喷嚏。这一个喷嚏打得让父亲有些趔趄，立时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父亲就将腰里的毛巾又紧

着缠了几圈，向井边走去。井边已经挤满了等水喝的骆驼，这些不会说话的伙伴，正翘首盼望着父亲的出现呢。

父亲刚刚拐过土屋的墙角，就有几峰驼一摇一晃地过来，它们期望父亲身后背着几个兜子，里面盛着高粱或苞谷什么的饲料，最好还拌了几滴香喷喷的胡麻油。父亲的身后却是空的，老驼们有些失望地离开了，神情哀哀。这是几峰再也不能发情、再不能怀孕下羔的老母驼，它们身上的绒薄了，毛稀了，牙也磨秃了，几乎嚼不动粗些的草了。大漠深处的初春，是真正的春寒料峭、滴水成冰。春天来到的时候，它们是最先乏下来的骆驼，能不能再一次熬过这个青黄不接的茬口，都很难说。这几峰老母驼，是父亲一眼一眼看着长大和衰老的，它们在并不很长的一生中，孕育了好几代新的生命，为驼群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它们老了的时候，多吃上些饲料和胡麻油也是应该的。可是，饲料没有了，胡麻油也没有了。

父亲一边朝井上走，一边歉疚地对那几峰老母驼说，没有了，啥都没有了。等着吧，天热了，草发了，你们都能混上个饱肚子。父亲这样说着，眼里潮潮的。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父亲尽了力。父亲让自己的儿女少吃了多少胡麻

油，心里其实也是有数的。

却就少了一峰骆驼。

少的又正是那峰老了的儿驼。

父亲往井口一站，数都不用数，就知道少了谁。

这峰老儿驼上井的时辰越来越晚，也让父亲越来越牵挂。不过，父亲一开始想的是，老儿驼不会走远的，在不知哪个柴疙瘩下卧着去了，老了嘛。老儿驼安安静静地卧上个一天半日，就该上井来了。有好几次，老儿驼就是这样的，等到别的骆驼喝足水，在草场上卧够了，养足了精神，然后站起身排成长长的队伍往草滩上去了，老儿驼才从某个地方出现，独独地向水井走来。父亲就在井口等着，满满一槽水静得像一面镜子，映着天，也映着父亲的一张脸。过上一阵子，水里又映着又一张脸，那便是老儿驼的了。这个时候，就像是天掉到了水槽里，或者是父亲和老儿驼的两张脸贴在天上。当老儿驼将它那细长的脖子艰难地弯下去，硕大的头颅抵进槽里，天没了，两张脸也没了。槽里的水乱了，整个乱了。

父亲的心里也乱了。

老儿驼有着怎样的一张脸呢？

在父亲放牧的驼群里，唯独老儿驼没有自己的名字。从一开始就没有，

父亲就直呼它儿驼，因为实在没有给它再另起名字的必要。你想啊，驼群里有一峰当家的儿驼就够了，多了还不得乱套？老儿驼至高无上地统治驼群二十年，它的生命之泉是那么的旺盛。它的子子孙孙体魄高大健壮，毛绒厚实，耐久力强。有一峰好儿驼，对驼群意味着什么，牧驼人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在此之前，父亲也曾经选育过几峰儿驼，却都不大发旺，不得不骗了去。正是这峰老儿驼，将父亲这个驼倌的荣耀最终推到了顶点。其中最为显赫并且被周围的牧人津津乐道的一桩事情，就是从父亲放牧的驼群中，那年一次出了二十峰军驼。而这二十峰军驼，无一不是老儿驼的子孙。每想起这二十峰军驼驮着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威风凛凛地巡逻在祖国西部大漠的千里边防线上，包括我们儿女在内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觉得脸上很有光彩。

可是，它也老了，这是必然的。和我们人类中的风流人物一样，无论建立了怎样的盖世功勋，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自然规律。当老儿驼终于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后来居上的小儿驼时，却出人意料地展示了最后一次雄风，留下的却是失败的辉煌。

是在这年的冬天。

腊月里的日子，大漠深处呵气成霜，干冷的寒风发出一声声尖厉而凄清的呼啸，枯草披靡。这却是儿驼和母驼情欲发旺的好时候，天越冷，儿驼和母驼的身体里越热，热着热着就到了极致了。在我们牧区，儿驼发情也不叫发情，叫疯了。如果没有身上那两个驼峰和弯曲的长脖子，疯了的儿驼简直和公狮子一个模样，而且能不吃不喝坚持几个月之久，可见它身体里积蓄的力量有多么大。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作为一个恪尽职守的牧驼人，将适龄的母驼从庞大的驼群中分离出来，交给疯了的小儿驼。

老儿驼也一如既往地疯了。

在一片开阔的草滩上，老儿驼和小儿驼展开了一场角逐。八只桶口粗的蹄子焊住了似的贴着僵硬的冻土地，没有嘶鸣，没有追逐，它们先是将两扇石磨一样的身躯紧紧地靠在一起，再把脖子蛇样地交织，然后利用呼吸喷射着白色的泡沫，就跟相互商量好了那样，在沉默中进行着力量的抗衡。不远处，母驼们若无其事地默视着这对情敌的搏斗，就像是观看一出早已司空见惯的游戏和表演。

时间在寒风中流逝。从早晨开始一直到傍晚，日头红了白，白了又红，

像是看得害羞了，在天上划一个巨大的弧，正准备着悄然隐退。整整一天，两峰疯了的儿驼还是一动不动，犹如一座雕塑凝固在了那里。它们身上的力量有一部分化作了汗水，顺着后胯流到地上，冻成了冰坨。牧驼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这样的抗衡能坚持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直到其中的一峰儿驼因体力不支而放弃。否则，它们就永远地坚持下去。

父亲那时就站在两峰儿驼的旁边。

父亲眼里流露出欣赏的目光。

父亲心里说，好好，又是一个好种！

后来。父亲认为小儿驼和老儿驼再这样抗衡下去，已经没有大的意义。

小儿驼已经向它的主人交上了一份完满的答卷。这也正是父亲希望得到的。问题在于，父亲是有私心的。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实就是父亲刻意安排的。父亲想用这种方式，证实自己的眼力。是的，小儿驼不仅有一身绸缎般光滑鲜亮厚重密实的毛绒，而且在和老儿驼抗衡的过程中，大腿和胸胛上的肌肉始终是隆起的，有时忽而跃动一下，那是在关键的地方和关键的时候发着内力。相形之下，老儿驼身上的毛绒显得稀薄多了，有的部位还露出多皱的褐色

的老皮，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弹性。有那么一阵子，父亲也倾向了老儿驼，静静地等待着奇迹的再次发生。毕竟，老儿驼和父亲相随了二十多年，像一对患难的兄弟。没有老儿驼，父亲的生命里就会有长长的一段空缺，那必将是令父亲难堪的一种苍白。

就在父亲的心境处在很矛盾的状态，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小儿驼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小儿驼突然仰起了脖子，全身闪电般地向着旁边极其轻捷地一跳，脱离了老儿驼的纠缠。这是非常险恶的一招，是酝酿了好久才做出来的。老儿驼根本就不曾提防，失去了重心后，庞大的身躯在躺倒的同时，两条前腿也向下猛地跪去。只听得咔嚓一声脆响，老儿驼砸在冻土地上的下颌骨竟从根处齐齐折断，骨茬扎穿了皮肉，露出了惨人的白骨，停了停后那浓黑的血水才鼓涌而出，洇透了颌下的嗦毛和一大片铁一样僵硬的土地。老儿驼挣扎着站起身，裤裆里汗水如注，又化作大团的白雾。而这时的小儿驼却轩昂着头颅，颠荡着碎步，围绕一群母驼一遍遍地兜起了圈子，用这种独特的舞蹈展示胜利者的青春风采。

老儿驼失败了。老儿驼失败得那么惊心动魄。

父亲站在那里，如痴如呆，望着老儿驼负载了无地自容的羞涩和悲凉，忍着剧痛一摇一晃地离去。对于这样的结局，父亲是没有料到的，它来得太突然了。父亲后来是喊了一声的，至于喊的是什么，父亲自己都不明白。老儿驼是不是听见了，父亲也不知道。那一刻，父亲眼前一片模糊，泪流满面。

整整一个冬天。

老儿驼像是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奔突，在一夜之间跨过冬天和春天，仿佛已经走在夏天里，对母驼没有了任何兴趣。它脱离驼群独来独往，乍一看，就像个身披黑衣的独行侠客。

老儿驼虽然没有像它的前几任那样，完成自己的使命后被骗了去，成为一峰忍辱负重的骗驼，却遭遇了它生命中最沉重最痛苦的打击。对老儿驼来说，受到这样的打击非但比一峰忍辱负重的骗驼好不到哪里去，而且更为不堪。而这一切竟然是它最为信赖和感激的主人一手造成的。这就是说，它必须每时每刻克制自己体内情欲的冲动，保持某种清醒，必须对它的主人有一个圆满的交代。否则，就是不恭不敬，没有德行。

老儿驼一生中最晦暗的日子开始了。

老儿驼知道自己还得活下去。它的下颌骨已经完全坏死，彻底丧失了咀嚼的功能，只能靠舌头舔食一点被风吹进坑凹处的草屑。喝水的时候，它必须把大半个头颅，包括眼睛都要浸进水槽里，且用喉管的吸力将井水和一点积存在舌腮下的草屑吸进肚子里。轰轰轰，嗡嗡嗡，老儿驼嘴里衔着一个高速运转的水泵似的，将站在井边的父亲看得心惊肉跳。

这种方式能够获得的食物毕竟太有限了，老儿驼日见枯瘦，双峰慢慢地贴倒在脊背上，像两只掏尽了囊物的皮口袋，最后又萎缩得只有拳头般大小。老儿驼的身子这时就变得嶙峋了，只剩下个骨头架子，被一层松垂的皮包裹着，走路时呱哒呱哒直响，那是身体里的关节摩擦时发出来的声音，令人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散了架去，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即便是这样了，老儿驼的步履竟还不乱，那神情竟也不慌。它熬过来了，熬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走进了春天。

算了吧。父亲说。

每次看见老儿驼上井，父亲的心便被惊悸和痛惜缠绕一回。

那天，父亲想了又想，终于下了狠心，袖筒里揣着一把刀子走向老儿驼。

驼群到草滩上去了，井上空空的。春天孟浪的风吹得高挑的卧杆晃来晃去，井绳儿寂寞地荡着秋千，摆动的幅度太大，连一只鸟儿都无法驻足。老儿驼站在那里，却像一棵枯树一动不动，而它折断的下颌骨早已经冻僵了，又像是被刻意风干的，再也流不出一滴水，看上去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父亲走到老儿驼跟前，也站住了，两个老伙伴相互对视许久。

父亲就很不自在地笑了笑，轻轻地说，算了吧。

算了吧。父亲那样子像要征求老儿驼的意见。

老驼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只是很平静地看着父亲。父亲想的是，长痛不如短痛，我只用一刀就行。父亲是有把握的。父亲知道骆驼的要害部位在哪里。就在骆驼脖子底下与前胛结合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凹进去的饭碗大的坑，很柔软，毛绒稀少，基本上就是一层裸露的青皮，随着血脉的搏动而忽悠悠地弹跳，藏着一只不安分的老鼠似的。那里离心脏最近。骆驼的心脏很大，有一只盘卧的羊羔那么大，刀子攘进去不会错过地方。这么大的心脏却不能承受一点点创伤，刀子进去后很轻地划一下就够了。

老儿驼眼里没有一点儿惊慌，没有一点儿哀怨，有的只是父亲能够明白的那种轻轻地问询。关键时刻，父亲却一下子变得慌乱了，手抖得怎么都止不住，然后从袖筒里滑了出来。

刀子颓然落地。

那天之后，老儿驼再没上井来。

差不多整整一个春天，老儿驼从草滩上消失了，父亲再也见不到它独来独往的身影。老儿驼去向向了哪里？也许是卧在哪个柴疙瘩后面再也起不来了，慢慢地咽掉那一口气去。这样也好。父亲想，就让它去吧。父亲觉得没动那一刀是对的。动了那一刀，后半辈子就会背上一份沉重的心事，不得安宁。这么好的儿驼，把你陪伴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驼倌，又让你享尽了一个驼倌的荣耀，临到老了，不中用了，你却给了它一刀，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有几天，父亲像是稍稍地有了一点平静，吃得香，睡得着，还抽空给我们儿女讲一讲古，譬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什么的，将那古代的英雄人物讲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父亲也是上过学的，少时在老家念过三年私塾，有一点古文的底子，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往往，我是最为忠实的听众，听过了就自愧不如，没有父亲的记性好。又

设想父亲如果把书不间断地念上十年八年，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不会还是一个驼倌呢？当然了，这只能是一个无解的答案，想一想而已。

父亲似乎是心甘情愿的，才将驼倌做得这样执着。

时间一长，我们儿女几乎忘了老儿驼。

父亲却不。

春天的节气过去不多久，父亲从井口开始向四周逡巡而去，而且越走越远，足迹踏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每一个柴疙瘩和每一条沙沟。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看不见老儿驼那独来独往的黑色身影，却能够看见父亲那同样是黑色的身影在独来独往。父亲这个样子，弄得我们儿女都很恍惚。恍惚之间，我们儿女有时候就分不清那身影是老儿驼还是父亲，心里惊惧着，恐慌着，也隐忍着，仿佛被一个重大的事件笼罩了，谁也不敢说出什么来。父亲的脾气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变得大起来，动不动就发火，直到这个春天结束。

老儿驼终于丢了。

于是，夏天来临，父亲一反常态，开始了他这一生中最为漫长和遥远的旅行。

好在有一峰黄骠驼陪伴着父亲。有

这样一峰骆驼与父亲在一起，我们儿女放心了。

还有母亲。

母亲颠着一双小脚爬上爬下的，站在屋顶上久久地眺望，把自己的目光编织成一根割不断的缰绳，牢牢地拴在远去的父亲的腰上。

父亲夜伏昼出，蹚过一道又一道沙梁，凡是有水井和牧户的地方，都走过了。

许多牧人是认得父亲的，他们在父亲面前摆上热腾腾的茶水、烧酒和手抓肉，一边吃喝一边交谈，当然也少不了在父亲这里取点儿骆驼经。遇上这样的牧人，父亲彻夜不眠。牧人的热情好客，让父亲十分感动。有几次，父亲就醉倒在人家的炕头上或者帐篷里，昏沉沉地歇息一夜。而父亲讲下的关于老儿驼的遭遇，又让牧人唏嘘不已。还有几次，牧人给父亲提供了一点线索，说是哪里有一峰野骆驼，至今没人认。父亲精神陡增，也忘了问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满怀希望急急忙忙地赶去，却不是老儿驼。父亲的心就又变得凉凉的了。父亲随身携带的水和干粮已经所剩无多，牧人就给补充上了，还说一家人嘛，客气个啥呢，那么好的一峰儿驼，找不着太可惜了，是死是活总该见上一

面。去吧，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会如愿的呢。

两个多月过去，父亲终无所获，不得已地返回。父亲心里还是不甘，在回家的路上走一走停一停，又用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夏天出发，秋天回家。

与父亲昼夜相伴的黄骠驼，那一双笔直的驼峰也倒了，前左后右往两边耷拉着。这一点儿都不奇怪，黄骠驼就像一名竞走运动员那样，只是个不停地走嘛。黄骠驼的峰子倒下去了，父亲才从驼背那里浮上来，两边低中间高，让黄骠驼驮了一个山字。只是黄骠驼身上的老毛褪尽后，又长出一层新毛，像一个懂得礼仪而不忘修饰自己的人，换上了一身又干又净的衣服。

那么，回来的父亲，又是个什么模样了呢？

父亲是在一天夜里进门的。

刚刚掌上煤油灯，屋里昏黄一片。母亲和我们儿女一边吃着无油无肉的黄米稠饭，一边说着话。说了些什么话，都忘了，有口无心罢了。谁都没有在意屋外有什么动静。父亲出门的前一阵子，我们儿女还念叨着，毕竟屋里少了一个当家做主的人。时间一长，我们儿女便就习惯了父亲的不在屋里，有点

老猫不逼小鼠的意思在里头吧。至于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儿女想都没有想到。白布门帘子悄然地掀开，父亲像是一股风或者是被一股风吹进来的。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最初的感觉是屋里站着一个人逃荒要饭的乞丐，白汗褂子成了黑汗褂子，头发胡子一把抓，分不清哪是哪了。见我们儿女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的样子，父亲其实也愣住了，大概也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也呆呆地立在那里。屋里的气氛变得生硬而滑稽。还是母亲惊叫一声后，我们儿女才醒悟过来，然后丢掉手里的饭碗，老鼠一样地蹿下炕去，战战兢兢地靠着墙根，大气不敢出。

感谢母亲啊，救命的菩萨般。

母亲说，你咋不咳嗽一声？

父亲说，咋？

母亲说，看把娃们吓的。

父亲说，咋？

母亲说，整整一个夏天。

父亲说，咋？

母亲说，你瘦成一张纸了。

父亲说，盛饭！

那天，父亲一个人吃了一锅黄米稠饭。是母亲重新给父亲做的。父亲脱掉变黑了的汗褂子。据母亲后来说，那汗

褂子让汗碱浸透了，捂馊的羊皮一样，一戳一个窟窿。父亲光着膀子大脚盘腕地坐在炕上，脸上的颧骨成了刀棱子，身上的肋巴骨也一根是一根得很分明，像支撑着灯笼的那种篾条儿。曾经人高马大的父亲，变得小了轻了，正如母亲说的那样，瘦成一张纸了，被一股风吹进来，再来一股风就还能吹走。父亲在等待母亲做饭和吃饭的过程中，始终不看母亲和我们儿女一眼，也不说一句话，像个哑巴。

我们儿女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也成了哑巴。

父亲吃罢饭，屁股不挪窝地往后一仰，犹如一截扒了皮的木头，直挺挺栽倒，然后伸展四肢，横竖不讲理的样子，霸道得很。父亲打起遮天蔽日的呼噜，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才睁开眼睛。父亲的眼睛原本是不大的，此时却大了，并且深深地塌陷进去，呈现出一派骇人的猩红。父亲坐起身，也许是觉得身上的什么地方有些不适，就无意地摸了一把脸，那脸已经是光的。

在父亲大睡中，由母亲操刀，我们儿女端水的端水，抬头的抬头，给父亲刮了胡子剃了头。

木牛上山

◇张北雄

1

是个下雨的星期天。村子悄无声息，好像被细雨织成的大网给罩住醒不来。我的叔叔张进文此时正在小学校里奋笔疾书。他在写一个小说，昨天夜里刚开了个头，就卡住了。在教师办公室的窑洞里烦躁地转悠了大半夜，他终于乏困得不行了，连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临近天明时，我的叔叔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姑娘从学校的土坡上爬了上来。那姑娘穿件过于宽大的军用大衣，下摆拂过路边的小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后来，他从梦里醒来，听出那是窗外的雨声，他在床上眯着眼又躺了一会，昨晚中断的思路就通了。

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电，家家户户都点着煤油灯。学校里很少有人用灯，

几个老师都是本村人，下午放学就和学生一道回家了。只有叔叔在吃了晚饭后又回到学校，他自己掏腰包买了盏有玻璃罩的灯。这灯亮堂，住在对面坡上的人家都能看见窗户里泄出的光。他重新点燃灯时，仿佛心里面也跟着哗地一下子亮了。他带着找到灵感的激动，伏在桌前任思绪在笔尖上狂舞。

他写的这个小说起先叫《沸腾的山村》，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敢想敢拼有作为，搞科学种田，粮食一下子翻了几番。让一个落后的村子成为闻名全县的先进大队……这故事想象的精彩，动笔时却把他难住了，刚写了年轻书记“剑一样的浓眉下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笔力不逮了。现在他把题目改成《沸腾的爱情》，故事主线是年轻的大队书记和女民兵连长在科

学试验中产生了纯洁的爱情。这次，他先从女民兵连长写起，她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说话像唱歌，模样像一朵山桃花。这样写女民兵连长的时候，他的嘴角不时漾着笑。

这时，门里进来一个人。见他正忙着，那人不敢吭声，就悄悄地站在地上伸着脖子看他的笔尖在稿纸上不停地划拉。叔叔写得快时，那字好像是一个接着一个蹦出来的。可能是在外面淋了雨，那人突然打了个喷嚏。叔叔被吓了一跳，回头半天才看清身后真的立着一个人。他生气地问：你，你咋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

来人叫福来，是大队饲养员马进财的二儿子。马进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来福，尽长一张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干活却样样不行。福来刚好相反，是个一锥子扎不出血的闷葫芦。别看他个头矮，力气却很大。给山上送粪，肩挑二百多斤的土粪，如履平地。来福懒肉赘一身，就凭那张嘴竟然早早成了家。福来不行，一直没姑娘看上他。也是，长得太丑。个子矮不说，脖子还短，顶着个大脑袋，就好像油坛子上放了个南瓜。福来脸上自然无光，话比平时更少了，见了人常绕着道走。

叔叔发火时，福来惶恐地低下头。他看见福来裤管挽在半腿上，两只赤脚沾着湿泥，一股凉意窜入怀里顺带着把他的火也给消了。

你应该有双雨鞋。叔叔说完这话自己心里笑了。那时村里人都穷，买食盐买煤油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闲钱买雨鞋。

福来不说话，像个犯了错的学生立着不动。

要不，你喝口热水？叔叔这时有些好奇，平时和他没说过几句话的福来大清早找他有什么事。福来抬起胳膊拿袖子擦了擦额头。叔叔不相信似的看了看他的脸，湿津津的，还是觉得那应该是雨水。

你说，这世上真的还有木牛这东西？福来吭了一声，突然下了决心似的抬头问他。他一时有点懵，不知福来什么意思。福来躲闪着他的目光，不过他很快语气急促地说：说古今的，不是说孔明先生打仗拿木牛运粮草哩嘛。

叔叔这回听明白了。他说：你说的是三国啊，里面是有这回事，诸葛亮和司马懿作战，造了许多木牛流马搞运输。

你说，这会不会是真的？福来的眼睛此刻像被点燃的火苗。

这？应该有吧。

咱村就你有学问，我就晓得你肯定

清楚。福来不光不紧张了，而且还有些兴奋。那你说，那牛长什么样？

这回轮到叔叔紧张了。他早年囫圇吞枣地看过《三国演义》，脑子里残存些模糊的印象。福来说我的叔叔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这一点，他丝毫不谦虚。他想：若论文化，不要说全村，全公社也没有几个人比他强。不过，既然福来这么说，眼下这个问题不能被难倒。于是，他又从记忆里打捞了一通，告诉福来：这个木牛呢，和耕牛长相差不多，大肚子，四条腿。肚子底下有个机关，拧一下就走。

福来认真领会着他说的每一句话，想了半天，猛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哈呀，那机关估计就跟闹钟的法条一样样！一拧就走，不走了再拧。

他高兴地说：福来，你反应不慢啊。

2

学校里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叔叔在写小说，全公社的老师都知道他是个才子。提起他，那些人往往会说，啊呀，那人厉害哩！人家当年在部队上就给首长当秘书。紧跟着又会说，那人心气高哩，连首长的女子都看不上。张说李说就把他说成了方圆几十里的个传奇。说叔叔

张进文幼年就天赋异禀，能写会画，能吹会弹。二胡能拉《病中吟》，唱戏会唱《红灯记》。刚上高中，就被部队征兵的选中给首长当了秘书。首长有心栽培他做女婿，结果他看中了部队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惹得首长恼怒，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就被提前退伍回家。

传奇当然会有些水分掺进来，比方说，我从未见过叔叔拉二胡，笛子倒是会吹，水平显然不及村里另外一位上过高中的刘新民。还有，他是高中未考上大学，才报名参军的。在部队被选拔在团部当秘书，团长的女儿随母亲在农村长大，据说长得比我们邻村的胖彩霞强不了多少。他的短暂的恋爱发生在部队医院，生病住院期间和一位女护士好上了。复员回家，那护士来了一封信，说父母不同意，关系即告结束。不过，说叔叔有文才，那倒不假，他给我们学校五年级上语文课，常说有些课文写得太糟糕，连鲁迅的脚后跟都比不上。他的心气高，倒也是真的。你要和他探讨文学，他多数时候不吭声，就那样笑眯眯地看着你。他的眼睛小，笑的时候好像在讥讽人。弄的那些兴致很高的人刚说两句，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我们学校有五个老师，一人教一个年级。老师里面只有教一年级的马小桃

每天总是打问叔叔又写下了什么大作。他有时候说写完了你就知道了，有时候说不想告诉你。马小桃不生气，反倒咯咯笑着说：你不告诉我，我就等你不在的时候把你办公桌抽屉的锁子撬了也要看。他也不生气，笑着说：不让你看是为你好，我怕你看了要哭。马小桃脸红了，她说你是不是把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写进你的小说了？叔叔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嘛。马小桃说：你这样讲我就更想看了。他慌了，赶紧说：傻女子，逗你玩哩，不可当真。马小桃说：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要撬了你的锁。

马小桃是大队书记老马的女儿，在公社中学上过初中。学得不怎样。不过她嗓子好，常喜欢在课间活动时站在学校的院畔上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嗓门不光亮，还脆生生的。马小桃的歌声传到对面的山上，又传回来，满世界响着红艳艳……这让马小桃很陶醉。有一回唱到上课了，她还在那里引吭高歌。校长魏贤德只好过来小桃小桃地叫。马小桃唱完一句转身喘着气说：你叫什么魂哩？没看见我正在高音上停不下来。马小桃天生任性，又是老马的女儿，魏贤德校长只好笑笑说：一会儿下了课你再唱嘛。

叔叔把谁也不放在眼里，不知为

什么还是有点怕马小桃。生怕这个比他小五六岁的马小桃哪天真的撬了他的抽屉。

马小桃再没提那事。倒是来学校常给叔叔带些零食，今天手绢里包着爆玉米花，明天偷偷给他的口袋里塞两颗红苹果。有天放学后，马小桃喘着气来学校给他放下一个报纸裹着的東西，转身就跑。他打开报纸，里面是几片热腾腾的炸油糕。这东西只有过年或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他吃着刚出锅的炸油糕，心想，老马家离学校少说也有二三里，马小桃这家伙跑得可真快。

3

大队饲养室的闹钟被人偷走了。那年月，村里的大家畜牛马驴都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有的年份人吃不饱要饿肚子，牛马一个月固定的饲料却常有。饲料不光有麦麸、粉渣，还有玉米、黑豆，这些精粮食。所以，农村流传着一句话：“牛哭哩，驴嚎哩。饲养员偷料哩。”马进财人比较忠厚，还是贫农成分，就被大队选中做了饲养员。闹钟在那时也算得上稀罕物，全村只有三个。饲养室一个，学校和大部队各一个。学校那个就放在校长魏贤德的办公室，他要看时间打上

下课的铃。马进财的这个闹钟就放在饲养室他睡觉的枕边。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给闹钟定时间，夜里要按时起两次给牲口添草料。

这天晚上睡觉前，马进财明明记得给闹钟定了时间，放在枕边。夜里，被一泡尿给憋醒了，一看窗户天都麻麻亮，他大吃一惊，再瞅枕边，哪里还有闹钟的踪影。他不光老实，还胆小，一大早赶紧跑去给老马汇报。老马先问饲料少了没，马进财回说没。老马说，晚上来人没？马进财想了想说没。老马说：这就奇怪了，这闹钟难道不光能转圈，还会长腿走路？老马这样讲，马进财就慌了，他说：书记，我睡觉前千真万确还在，定了时间我还看了一眼，那鱼的眼睛还忽闪忽闪动哩。饲养室的闹钟表盘上有条红色的鲤鱼造型，秒针走一下，鲤鱼两只圆鼓鼓的眼睛就闪一下。马进财没给老马说实话，那天晚上他睡觉忘了关门。

老马看着一脸惶恐的马进财说：先这样吧，你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再来搞破坏。马进财连连点头，走出老马家院子，暗自松了口气。他生怕老马一生气撤了他的饲养员，要不让他赔那个闹钟。

马进财走后，老马把民兵连长王虎

叫来，说：你等晚上人都睡了后，带两个精干民兵就蹲在窗根底下听，夜静了那东西铮铮的响声大哩。王虎说：蹲谁家窗根？老马说：一户也不要放过。不过先从马进财的大儿子来福家开始。

王虎带着民兵蹲了几晚窗根，没听到闹钟的声，倒听见其他的响动来。一开始被王虎抽中的民兵后生还暗自埋怨，白天劳动一天，晚上还不得安生。没想到这营生实在是美妙，听得人早把白天的劳苦抛到九霄云外。第二天上山干活，看见有的男女社员就忍不住怪眉怪眼地笑。没几天村里就传着许多不宜言说的话来。这让老马非常恼火，把王虎狠狠地收拾了一顿。王虎说，他保证不再出问题。老马说：你还上瘾了，我命令你从今晚开始取消行动！

4

学校里也出事了。

马小桃这天上完课，路过校长办公室时，听见魏贤德和另外一个老师正说着她的名字。马小桃听着听着就冲了进去，问魏贤德嘴里喷什么粪。魏贤德没想到马小桃刚才就在门外，脸色刷白，死活不承认刚才说过什么。另外一个参与话题的老师当然也不承认。马小桃跑

回自己的办公室趴在桌上就哭。叔叔和马小桃一个办公室，问了她半天她死活不说是什么事，就是个哭。

下午放学了。魏贤德来找叔叔。魏贤德是个老牌初中生，当民办教师有好多年了，才四十来岁的人，前面的头发脱得已不剩几根，额头明光光的晃人的眼。叔叔自从发现魏贤德上课把几个多音字的发音教错后，就瞧不起他。魏贤德表面看起来对别人很客气，还显得谦虚，背地里却爱笑话人。这让叔叔更轻看他了。魏贤德也知道叔叔眼里没人，平时两人除过学校的事，也没什么交往。这天，魏贤德让叔叔觉得有点反常。他嚷嚷着说了半天，一会儿说他是个人才，在这小学校里埋没了。一会儿又说他只要坚持下去，在这小山村也能写出《金光大道》《艳阳天》这样的伟大作品。叔叔始终眯着眼睛听着，后来终于烦了，问魏贤德还有什么事。魏贤德红着脸说：小桃今天可能误会我了。小桃这娃娃是个好娃娃，就是年纪小做事有点高调，你呢，不光年长还见过世面，有机会了说说她，这样对你们都好。叔叔看着魏贤德说：你到底在说什么？魏贤德惊异地说：小桃难道没给你说什么？魏贤德好像碰见了笨学生无奈地在光额头摸了几下，终于想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例题

的办法来。他凑近叔叔耳边说：进文，是这样，我这几天老听学校的其他老师说你和小桃的闲话。这样传下去不好啊，我很严肃地给有些老师讲了，再让我听见这样的话就不客气！魏贤德话音未落，叔叔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魏贤德被打懵了，捂着脸半天才说：张进文，你不要不识好歹！叔叔说：再让我听见你造谣小桃，我剥你的皮。

过后，他以为魏贤德不会善罢甘休，结果好长时间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他想明白了，这事要是闹大，老马肯定要和魏贤德算账。不过这事弄得他和马小桃关系不自然了。马小桃再也不像以前在他跟前大大咧咧的，两人客气得有些生分。叔叔其实对马小桃没有其他想法，在他眼里马小桃就是个调皮的小妹妹。再说了，他心里还放不下部队医院的那个家在江南的小护士。他幻想着有天写出轰动全国的小说，那个像水一样柔美的女子知道了这消息，肯定会激动得热泪盈眶，然后跨过千山万水，来村里来找他。那时候，要让十里八乡的人都看看，张进文的爱人是不是美若天仙。其实他给小护士后来还写过信，信里说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护士没有给他回信。

过了段日子，公社教育专干刘雄飞

来村里检查工作。刘雄飞长得人高马大，留着个大背头，那气势比公社书记还硬。他一来，魏贤德就拐弯抹角地说叔叔教学水平可以，就是不负责任，一天把心思都用在写小说上。刘雄飞听完，没有表态，反而急迫地想看 he 写的小说。魏贤德说：那人是个怪人，谁也不让看。刘雄飞哈哈笑了，说：搞创作的这些人都有些怪。我听说大诗人郭沫若写《地球，我的母亲》，写一句跪下亲一口土地。你说他把多少土吃到嘴里了？张进文不让人看，我完全理解。不过，我想看看估计不成问题吧！那时，教育专干的权力大得很，可以任免全公社的民办教师。刘雄飞说着话，就高喉咙大嗓门地叫着张进文的名字找他去，把魏贤德晾在那里气得半天没动弹。

没一会儿，就听见隔壁的老师办公室里有人吵了起来。魏贤德和正在上课的老师都跑过去，正赶上刘雄飞紫涨着脸从叔叔的办公室出来，边走边说：太嚣张了！你以为你是个郭沫若还是杜甫李白再世了！办公室里静悄悄的，魏贤德赶忙上前劝刘雄飞不要生气。刘雄飞一把推开魏贤德，就推来时骑的自行车要走。魏贤德赔笑说：亮红晌午的，鸡蛋烙饼都做好了，你吃了再走嘛。刘雄飞瞪了他一眼，气杠杠地说：我现在正

式通知你，暂停张进文的教学工作！

送走刘雄飞，魏贤德来到叔叔的办公室，搓着手说：你看这事给弄的……叔叔一言不发，看也不看魏贤德。魏贤德清了清嗓子说：不是我说你哩，好汉也不吃眼前亏嘛！叔叔突然站起身说：要停就停，少说废话！魏贤德吓得退了一步，以为他又要动粗，退到门外才说：刘专干的话你也听见了，不是我和你过不去。

5

马小桃当晚就央告父亲，让他到公社替叔叔说情。老马说：张进文这人也算得上个人才，不过皮太硬了。他复员回到村里，是我让他教上书的。他可倒好，除过刚到学校时给我抽过一根烟。再以后见了我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最气人的是，有次我让他给大队写个汇报材料，他竟然说这种汇报会计李连生都能写成。你看看他能成个什么样子了！

马小桃说：那人再有毛病，也是咱村里的个人才嘛。

老马说：人才？人才又不是我儿我孙子，我凭什么要为他低眉下脸地求人。

马小桃说：你不管这事了，我也不教书了。

老马瞪起眼看了女儿两眼说：你？你是不是看上张进文了。

马小桃红了脸不说话。老马思虑半天说：这个事情，我琢磨着不太好，那人比你大好几岁哩。

马小桃看着窗户说：你不是比我妈还大六岁哩。

老马叹口气，又说：那人的老子走得早，孤儿寡母的你看看那光景！

马小桃说：你不是常说穷扎不下根。

老马拿眼瞪女儿，见女儿也瞪他，心就有些乱了。他一声不吭地抽了两根纸烟，突然黑眉黑脸地骂了一句：养儿女就是养仇人哩！

马小桃说，你后悔也迟了。老马噎着气说，你还真没良心了。

又过了半晌，老马恨恨地说，你先不要给他说我答应了这事。这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得先治治他张狂的毛病。

马小桃高兴的连夜就跑去找叔叔，告诉他这好消息。叔叔没想到马小桃能对他这么好。可他又觉得有些话要是不早点说，就好像自己利用和欺骗马小桃。要说，又怕她难受，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好法子，就硬着头皮说：小桃，你听过一句叫“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诗没？马小桃说不懂。他说：我也不怕你笑话。自从在外头当了两年兵，我的心就回不

到村里了。马小桃一脸天真地看着他，说：回不来？那你还能到哪里去？他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但我目前不打算找对象。马小桃的脸色大变，牙齿快把嘴唇咬出血了。叔叔怜惜地看着她，他甚至伸出手想抚一下她的头。马小桃头一迈，眼睛里迸射着怒火，说：你骗人，你骗人！

叔叔说：小桃，你是个好女子，我配不上你。

马小桃孩子似的哇一声哭了。叔叔掏出手绢想递给她，她推开他的手扭身跑了。

马小桃回家偷偷哭了一夜，第二天并未给老马说。过几天老马到公社开会，真的去求教育专干刘雄飞。刘雄飞说：张进文头太硬了，不过你老马的面子我还是要给。你回去捎个话，让他来公社给我道个歉，这事就算了结了。

马小桃又找了回叔叔。他说：我就是教不成书，也不会给姓刘的说好话。她气得跺着脚恨恨地说：张进文，你真是块又臭又硬的顽石疙瘩。

老马后来自然知道了叔叔推了他女儿的事。老马原来还以为是叔叔先看上他的女儿的，他气得脸成了黑炭，扬言要让叔叔活不成个人。

下学期开学，叔叔果然被公社免去

了民办教师职位。

6

叔叔张进文，成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大奶奶前面生了两个女儿，第三胎生的叔叔。生养叔叔后，她得了场病再没怀胎。大爷原来有工作，他是地质勘探工人。六十年代初期，他响应国家号召返乡重新做了农民。大爷家原先光景不错，叔叔从小就在吃喝穿戴上比同龄孩子强。又是个独苗儿子，大爷和大奶奶就特别地宠他。据我的父亲讲，小时候放学了，他和其他叔叔们不是提着筐子上山挖猪草，就是扛着镢头到崖畔上砍柴禾。只有进文叔穿着镇上裁缝做的制服，坐在磨盘上悠闲地看小人书。叔叔从小念书能行，一口气上到县城的高中，我的父亲和其他叔叔们大部分上完高小就回家务农了。叔叔应征入伍那年，大爷跑到水坝里洗澡，不幸溺水而亡。叔叔有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家里就剩下大奶奶一个半劳力。叔叔当老师时，不仅挣着全工分，一个月还能领几块补助。

民办教师免了，现在叔叔什么都没了。

叔叔从小没干过庄稼活，第一天参

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就闹了笑话。那天上山种小麦，队长兼民兵连长王虎问他：你一天想挣多少工分？他说：当然是十分。王虎说：好，你给咱耕地。他手持犁耙，耕牛却不走，冲牛背甩了一鞭子，牛突然迈腿就跑，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牛拉着摔在犁沟里。干活的社员笑成一片。福来跑过来扶起脸红耳赤的他，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说：你没把犁铧压进地里，牛一吃劲就老实了。叔叔听从福来的话，在牛迈腿时，顺势把犁铧使劲按下去，结果按得深了，牛拉不动，甩一鞭子走一步。旁边的社员赶忙喊：起，起！他把犁铧往上一提，牛走得太快，铧贴着地皮空走了。王虎说：你弄不成这，这是种田哩，不是你写字画画哩，咋跟老汉家点粪去。点粪的活也不轻，胸前挂一个柳条筐子，里面装着臭烘烘的粪土，点麦种的人下一窝种子，点粪的要赶紧给上面盖一把粪。

晚上收工回家，叔叔洗了几遍手，还闻见一股粪土的臭味。大奶奶把饭端上来，他累得连说吃不进去。大奶奶心疼地转身撩起灶裙擦眼泪。他躺在炕上顿觉心灰意冷，不知以后的日子该咋办。正唉声叹气间，福来从门外进来了。福来说：吃了饭没事来串串。叔叔见福来还有精神串门，就问他干上一天活累

不？福来说：累是累，习惯了就好像忘了。他突然羡慕起福来。福来说：我就算什么本事，哪像你能写会画，什么事都晓得。福来说着说着又问起木牛的事来，叔叔就把他的记忆再复述了一遍。

福来感慨地说：你说人家孔明先生，咋能那么厉害！

叔叔说：那诸葛亮号卧龙先生，是会飞的人。

福来听得吧唧着嘴，不知说什么好。

福来走后，叔叔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星痴坐了半天。后来，他回屋对大奶奶说：你先睡，我要写会儿文章。

7

叔叔晚上熬夜，白天在山上打瞌睡。王虎说：就你这表现，一天顶多挣五分工分。他看也不看王虎说：你随便。

叔叔熬了二十多个夜，终于写完了他的第一个小说《沸腾的爱情》。请了一天务工假，他直奔县城。县城文化馆有个叫秦雨的干部，是个业余诗人，在省报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叔叔以前在报上也看过他的诗，觉得除过气势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他刚写完小说，心里非常迫切地想找个人看看是什么反应。

到了文化馆，他没想到人家秦雨没一点架子。寒暄两句，秦雨拿起稿子就看。刚看了几行，他就激动地拍一下桌子说：好，好！你的文笔非常细腻，把女连长刻画得栩栩如生。叔叔顿时觉得自己应该早点认识秦雨，人家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秦雨看得入了神，叔叔给他递了根烟，秦雨摆摆手说：我现在顾不上，看完再抽。他的眼睛湿润了，怕秦雨笑话，转过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等他再回头时，发现秦雨的眉头皱了起来。他不由得紧张了，眼看着秦雨的脸上乌云越来越重，不知所措，只好一根接一根抽烟。秦雨看完最后一页稿子，并没有看他，冲着窗口长叹了口气说：可惜啊，可惜！进文同志，没想到你把这个好题材给糟蹋了。叔叔浑身的血好像瞬间停止了流动，脸麻得没了知觉。半天，他小心翼翼地说：秦雨同志，你是不是再细看看……秦雨果断地摆摆手：你最大的错误在于让个人的感情超越了理想，你把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民兵最后写成了一个软绵绵的痴情女子，把大队书记搞科学种田的初衷落笔在为讨女人的喜欢上。还有你写坏人的阴暗心理写得很到位，写好人却潦草单薄……

叔叔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离开秦雨的办公室，又怎么回到村里的。他把门

关住，睡了整整三天。

他从床上起来，看见还整整齐齐放在桌上的小说稿子，一把塞进了灶膛。燃烧的稿纸卷曲起来，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不见了踪影。

8

村里又发生了盗窃案。这回是生产队打谷场上的手摇风车被人偷走了。老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有人偷闹钟还能看个时间，风车除过集体打场，个人毫无用处。这明显的是在搞破坏。还有那风车少说也有二三百斤重，一个人轻易无法搬运，这说明坏人不止是一个，是一个团伙！案情重大，老马请示了公社领导，赶紧向县公安局报了案。

后半晌，公安局的三轮摩托风一样驶进村里。几个戴大盖帽的公安先查看了案发现场，晚上全村男女老少都被集中到学校院里，公安在老师办公室挨个叫社员进去谈话。村里人谁也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院子里的人议论纷纷，窑洞里出来一个谈完话的人，众人马上敛声屏气地察看那个人的神色。每个谈过话的人好像都惶惶不安，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人太多，谈话到了后半夜，还没谈完一半。谈过话的人也不能回家，

有的娃娃就在大人的怀里睡着了。有的人犯愁明天瞌睡得干不成活了。还有人小声说，是不是邻村的人干的，说邻村大队的风车坏了没人会修。正说着，王虎和两个公安从外面跑进院子，在人群里乱窜，突然就把一个人给按倒在地。院子里一下子炸了锅，黑乎乎的看不清人，就听得众人惊慌地相互打问：谁？谁？把谁抓了？

当听说把福来给抓了时，众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原来公安分了两路，一路在村小学谈话，一路在村里四处搜查。先在马进财家旁边一孔废弃的烂窑洞里发现了已经拆卸的风车，又在福来睡觉的闲窑被子里找到同样拆卸得七零八落的闹钟。

其他社员都回家了，只有马进财一家人蹲在院子里没走。公安在里面继续审问福来。

第二天天刚亮，又传来惊人的消息：叔叔张进文也被公安抓去了。

原来老马不相信福来有这个贼胆。公安问福来作案的动机，福来一开始死活不说，后来才说打算用偷盗的东西，做一头不吃草能耕地的木牛。这个说法让公安们都忍不住笑了。公安也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有社员反映，福来平时很少和人接触，案发前有几次碰到他晚

上去找张进文。公安就叫他重新谈话，没想到叔叔反应非常激烈，说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问什么都不答。公安生气了，就把他和福来一块押到县上去了。

一个月后，叔叔张进文从县城看守所放了出来。福来因破坏集体生产罪被判三年徒刑。

叔叔回到村里见了谁也不说话。过去他不大注重仪表，但保持着在部队讲卫生的习惯，经常是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现在发若蒿草，须似乱麻。他竟然不知从哪里弄来些木工工具，晚上收工回来先把大奶奶当年陪嫁的两只大木箱给开膛破肚。大奶奶也没制止，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村里人现在见了叔叔都有些怵，没人问他话，但他们暗地里猜测，是不是他也要做那个福来说的什么木牛。

一天晚上，叔叔正把一张桌子的腿儿往下锯。马小桃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她像疯了般夺过他手里的锯子，怒目看着他。两人谁也不说话，后来马小桃哭了：你再糟蹋自己，我就去死！马小桃说着把他的锯子凿子都从院子里扔了出去，他像一个木头人看着她的身影从院子里消失。

第二天，叔叔把家里一孔小闲窑收拾开，在前炕上摆放了一张炕桌，还拿

报纸把玻璃灯罩擦了好几遍。晚上，有起夜的邻居看见他的窗户还亮着。

村里人相互说，不得了啦，张进文又开始写文章了。

9

一年后，村集体这口锅砸烂了，生产大队分成了九个互助组。集体的牛、驴这些大家畜能分的都分到组，不能分的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就卖掉分钱。分到最后还剩一堆橡胶水管，就锯成几段也分了。互助组，大部分以家族为单位自愿划分，我的三叔被家族成员推举为组长。他干活是一把好手，做事还硬气。成立互助组的第一天，就开了会。他说：过去干多干少差不多，现在咱自家人给自家人干，谁耍奸溜滑就是打自个的脸。他说这话时，看了叔叔张进文一眼，他夜里没睡好，眯着眼好像快要睡着了。

互助组开始没几天，叔叔说他要赶回集，说点灯的煤油一滴也没了，抽的烟也没了。

叔叔没去镇上赶集。他用褪色的军用挎包装着新写的小说，又去了县城。他到了县文化馆找秦雨，人家说秦雨调到地区文化馆了。他正沮丧着要走，门里进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你找秦

老师有什么事？他看了年轻人一眼郑重地说：讨论一下创作上的问题。年轻人的眼镜里立马射出两道光，上前握了握他的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文化馆创作组的，如果他愿意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叔叔一听这话当然高兴，就随年轻人去了。

年轻人说，他叫曹勃，原来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从小就喜欢文学，在地区文化馆办的《黄土地》杂志上还发过几次诗歌，县上就把他调到文化馆。叔叔后来一直在村里埋头写东西，和外面的人几乎不接触，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后生，都在地区的刊物上发作品了。

这位叫曹勃的一边倒水，一边问他喜欢写什么。他就拿出小说稿子给曹勃看。

曹勃看稿子很快，看了几页就把稿子放到一边，说：你先喝水。叔叔心里有些乱，他礼节性地喝了两口水。曹勃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说：从语言看，你的基础不错。但是写法太老套了，你的这些老套体现在故事和人物都过于概念化，没有生气和味道。文学是一门艺术……曹勃口才好，边说边还做着手势。

叔叔突然勃然大怒，一挥手说：我不是来听你上课的！你一个写诗的，到底懂不懂小说？

曹勃呆了。不过他马上红了脸冷笑着说：你讲得对，我不懂小说。现在我请你出去。

叔叔气得浑身发抖，压根没想到这个毛头小子，竟然像老师评点差生的作文一样，把他费尽心血的作品批得一文不值。他头也没回走出文化馆，在县城的十字路口稀里糊涂站了半天。后来，他看见一辆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过来，就伸手拦住上去了。他决定去地区文化馆再找秦雨看看。

10

后来，村里人回忆说，叔叔从市里回来那天起就犯病了。那天在山上干活的好几个人都看见了他，说他像一片云一样从山路上飘了过来。有人喊：进文，你这是上哪去了？他开始不答，后来仰天狂笑着喊道：北京，北京！我见了丁玲、茅盾，还有巴金……

叔叔带着一股风飘回家，大奶奶见他灰尘满面，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一把。他愣了一下，端起脸盆把水全泼在大奶奶的身上。我的三叔闻讯赶来，劈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他竟然一跳跳在磨盘上，对我的三叔说：你再试着动我一下，我就飞给你看。让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

人都看看我的本事！

大奶奶哭晕了过去。

大家都说叔叔疯了，只有马小桃不信。马小桃说：张进文受了点伤，伤好了就能重新飞了。马小桃的话唬得众人面面相觑。等马小桃走远了，有人说，赶紧给老马说一下，这女子也不对劲了。

老马说：小桃，我和你妈养你不容易。别再招惹那个疯子了。

马小桃说：天才都是疯子。

老马说：好好！就算他是天才，爸求你离他远点。要是他哪天把你也带上天飞了，你让我和你妈咋活。

马小桃不吭声了，但隔三差五还是偷偷去看叔叔。其实两人在一起也不咋说话。马小桃眼睛湿湿地看着他，他也安静地看着马小桃。在马小桃长时间的注视下，他终于像害羞的学生似的躲避着她的目光。

马小桃说：张进文，你的伤该好了。

叔叔说：张进文？我不认识这个人。

马小桃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说：你又装，你好好装！

不知道叔叔后来是不是要躲马小桃，反正在家里待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他一天似乎还挺忙的，总是匆匆忙忙地赶路。村里人不管是在干活的山路上，还是去公社、县城办事，不经意就看见

他的身影一闪而过。

据说，除过马小桃，还有一个人不相信他疯了。这人就是已经当了公社副书记的刘雄飞。说有一次，刘雄飞在公社院子里碰见叔叔。刘雄飞给他抽了根烟，他竟然先用火燎了一圈烟，然后才点燃抽。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消毒。刘雄飞笑笑，又带他去灶房吃饭，递给他一个碗，他把那碗重新洗了几遍才去盛饭。刘雄飞一把夺过他的饭碗，把他推出去，说：你这孙子，又一次羞辱了我！

那年过年时，叔叔回来了。他主动脱下衣服让大奶奶给他洗洗，还从隔壁四叔那里借了笔墨，写了一副春联。都说他的字写得好，我和一群刚上学的碎娃娃看了半天认不全。谁也不敢问他，就问上过高小的四叔。四叔说写的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小孩子自然不懂意思，就觉得百万雄师这样的话很厉害。叔叔亲自把对联贴在门框上，还后退几步眯着眼看了半天。

大奶奶见了人就高兴地说，他的病要好了。

我们老家的风俗是新年初一早上吃饺子，吃饺子前要先放炮竹。每年总是大人把饺子下锅了，我和妹妹赶紧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开门放一串鞭炮儿。那天推开门，我看见漫山遍野的雪，我高

兴地喊妹妹快出来堆雪人。

饺子刚端上来，就听见我的三叔在坡下喊我的父亲，说叔叔张进文昨夜里走了，让他赶紧过来。

我的父亲放下碗说：这进文，饺子都不让人吃。

我的母亲抹着眼泪，催他快去。

我的叔叔张进文是在村口一棵树下被人发现的，身上覆着一层雪。众人都说，过年应该在家里守岁，他可倒好，咋被冻死了。

11

那一年的秋天，福来被提前释放回来了。到年底，他就去另外一条川道的村里给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做了上门女婿。福来不光当了上门女婿，还改了姓。村里人笑话了一段时间后，马进财就把这事也淡忘了。福来很少回村里来。其

实，在福来被判刑以后，他就慢慢被村里的人遗忘了。

又过了几年，福来回来了。手里还牵着一个像当年生产队手摇风车的怪物，这风车竟然还长着腿能走路。众人围着看稀罕，问福来这是个什么玩意。福来不说话，只是牵着那怪物往前走。已经当了小学教导主任的马小桃凑过来激动地说：福来，你真把木牛做成了！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众人一看，福来牵着的这怪物，前面果然像牛头，还伸出两只角。福来牵着木牛一直上了脑畔山，后面跟着一群好奇的碎娃娃。大家跟着福来一直走到叔叔张进文的坟前，才发现那木牛能走路是脚底下藏着轮子。

福来跪下来烧纸。那些麻纸在一点一点燃烧着，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飞了起来。

打 场

◇王 丽

来福手撑在炕面，胳膊一用力，从嗓子眼喊出声“起——”，整个身子才从炕沿上溜下来。他把脚伸进鞋里，艰难地弯下腰，将关节粗大的中指插进鞋后跟，一使劲，才把鞋穿好。他扶着炕沿，直起腰，向门外蹒跚走去。

这是一个坐落在大山腹部的农家小院。四孔石窑坐北向南，倒座几间牲畜棚，一堵砖墙和两扇紫红色大门将小院守护得严严实实。正值晌午，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瓦蓝瓦蓝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地面刺痛了来福的眼睛。他眯着眼，手搭凉棚向远处望了望，思忖了一下，走向早已空荡荡的牲口棚。

这是间被废弃了很多年的敞口驴棚，驴槽还在，驴早已不在。来福从右边的豁口处走进，鼻子用劲儿吸了吸还遗留的驴粪气息。他踮起脚尖，从一

排挂着的农具中仔细挑选，最后取下一把最中意的连枷来。

连枷在来福手中快速翻转着，发出细微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根被手掌磨得光洁滑溜的连枷杆儿生出的霉斑，沾在来福粗糙的手掌上。连枷杆和连枷片儿连接的地方，已经松动，上面夹的小布条因为时间久失去了本来颜色。来福刚用手转了一下连枷片，布条便化作碎屑纷纷扬扬落在地上。

来福叹了一口气，把连枷片和连枷杆完全拆开，走进屋里。在五斗橱里一阵翻腾，终于扯出一根红色布条来。他利索地把布条卡在连枷短轴里，旋转固定，连枷片便稳稳地和连枷杆连接在一起。来福挥了一下连枷，满意地点点头，走出屋子，关门上锁，从院子里提溜起一把扫帚，扛着连枷向场上走去。

从来福家通向打谷场的是一条土路，三五家老邻居早已人去房空。前些年，村民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周围的大城小县去讨生活。这个曾经几百号人口的村子，现在只住二十来口人。且大多是像来福一样的老年人。这是一个早已失去活力的村庄，即便在如此炙热的骄阳之下，依旧一片冷清。

来福早已习惯了这种冷清。他一个人蹒跚向前，听着自己趿拉、趿拉的脚步声，目光从眼前的每一寸土地上抚过。几家邻居的院落外荒草丛生，大门铁锁上锈迹斑斑，墙头上坍塌的缺口像一个掉了门牙的老人，这些颓废的景象让并不久远的建筑多了些沧桑气息。来福想，明年或者后年，他家的院子也会是这个样子？儿子这次铁了心要带他走，把他连根拔起移植在另外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而被他规整了半辈子的院子从此被荒废。想到这里，来福的眼睛渐渐发潮起来。

自从几天前接到儿子的电话，来福就一直忐忑不安。因为电话里，儿子要他收拾家里的东西，赶中秋节来接他，离开老家，去城里颐养天年。这样的话，从来福老婆走后起儿子说了不下一百次，每年说，每月说，但来福都不为所动。这个山高水远的村庄虽然贫穷，却供养

了他的血脉亲人，也供养了他八十二年。这儿就是他的根，一个人没了根怎能活？儿子拗不过他，前几年在大门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为的是能时时看到他的居家状况。

儿子的孝道，来福能感受到，但他还真不习惯那个东西，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儿子一家人的眼皮子底下，连一点自由也没有。比如，来福想上厕所了——那感觉说来就来，有时候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穿衣服。可是，想到那个摄像头，来福怕儿子看见自己的狼狈样，就手忙脚乱地一阵乱穿，最后，衣服没穿好，还是拉裤子了……那天，又经历了这么一次窘迫，来福懊恼极了，挥起拐棍就把摄像头砸了下来。正当他松了一口气，儿子的电话就着急火燎地打过来了，“爸，摄像头坏了？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行不行，这样太不安全。你这几天收拾东西，把能送人的送了，能卖的卖了，赶八月十五前，我请假回来接你。这次，你说啥都得听我的。”还没等来福分辩几句，儿子就挂掉电话。听儿子的语气，这次是要动真的了。

来福仔细想，绞尽脑汁地想，觉得这个家怎么能离得开人呢？那些大的小的搬动搬不动的东西，都是他的宝贝呀。

对了，重要的是，前面南坡还有一片谷子要收割，这可是他专门为宝贝孙子种的熬粥香谷。

现在，他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谷子打了。那可是比较费时间的活儿。前几天，他已经把谷穗掐回来，晒到场上，今天太阳好，正是打场的好天气。

来福来到场上，把谷穗从谷秆垛子下面掏出来，往场上铺撒。那些胖嘟嘟、沉甸甸的谷穗从手里滑落的时候，来福感觉自己的心是熨帖的、充实的，就连腰身也似乎不再僵硬，手脚也更加灵活了。这是他一粒一粒点进去的种子，一锄头一锄头耕作出来的果实。当了一辈子农民，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太熟悉了，也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刻。但今天，他却无论如何也开心不起来。他佝偻着腰身，把铺撒得乱七八糟的谷穗又一个一个摆放齐整，比平常任何一次都用心细致。这辈子，也许是最后一次触摸这些谷穗吧？又或者，这儿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最后一次！来福想着想着，眼睛就又发潮了。他看着摆放成一个大圆的谷场，就像整装待发的队伍一般，这才满意地露出微笑，整个身子却累得不由自主地滑倒在谷秆垛子上。

太阳越来越红，越来越辣。晒得来福打起了瞌睡。他趴在谷秆垛子上，竟

然犯起眯瞪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来福突然惊醒过来，他看着已经偏西的太阳懊恼地“嗨”了一声，挣扎着站起身来。金灿灿的谷穗在太阳的烘晒下，散发着浓郁的清香，他不由地使劲儿吸了吸鼻子，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然后艰难地弯腰拿起连枷，再调试一次，便举起连枷，迈开双腿，拉开了架势。

啪——啪！……

连枷声起。这是来福多时不曾听到的声音，但依旧那么熟悉亲切。就像一首童年的歌谣又在耳边响起……

来福记得，前些年，他是和老婆两个人一起打场的：啪——啪！啪——啪！那时，儿子去上大学了。来福感觉自己的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人生更有盼头儿。为给儿子凑学费，他和老伴不但种自家的地，连别人家的荒地也承揽了过来。地种得多，辛苦自然也多，一年四季，来福似乎没有歇息时间。正月里，别人喝酒、打麻将、扭秧歌的时候，来福在地里；夏天，别人睡晌午觉的时候，来福在地里；冬天，别人在热炕头拉话的时候，来福还在地里……一年四季，来福就在地里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活儿，但来福并不觉得苦。来福常笑着对人说，那些吃公家饭的不是也天天上班？咱庄户人家上班的地方就是

地里。咱的办公室大得很呢。

从小和土地打交道，来福精通所有农务活儿。但他最喜欢的农活就是打场，那连枷自然也打得最好，这是村里人公认的。别人打连枷，就是挥起来甩下去，一股脑儿地使劲，能把作物颗粒砸出来就行。但来福不一样，来福打连枷总是规划着，上一次甩下的连枷片印儿和下一次甩下的连枷片印儿紧挨着，严丝合缝，不留空隙。这样横着排一遍，再竖着排一遍，整个谷穗场不留一点死角。只要是来福打过的作物，保证做到脱粒率百分之百，不需要再“誊场”，省了许多功夫。这是来福引以为傲的本事。

啪——啪！……连枷声在这个空旷的午后，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节奏，让来福热血沸腾。

来福想起他和儿子打场的情景来。那会儿，儿子已经长成小小男子汉，个头和来福差不多。放假的那几天，儿子就是来福的得力助手，割谷子、刨洋芋、挽黑豆、背庄稼……血气方刚的儿子，可以替他扛下所有的重担，但唯独打不了连枷。每次父子对打，儿子的连枷就好像不听使唤似的，不是和来福的连枷片儿叠在一起，就是砸在来福的连枷杆上。但来福一点也不生气，儿子就是他的心肝宝贝，他总也不舍得数说，只是

轻声细语地给儿子讲打连枷的要领。后来，儿子也会打连枷了，父子俩再对打的时候，你先我后，你进我退，你来我往，配合默契。来福感觉，那不仅仅是在打场，打出的更是他们这个家庭的气势和威风。

啪——啪！……连枷声和着来福手臂挥舞的韵律，均匀有力，来福被这个声音陶醉着，甚至舍不得停下来擦一把汗。

来福最怀念的还是农业社打场的情景。那时，一个组有十来号青壮劳力。每逢打场的时候，大家都自备连枷，分站两排，一排五六个男子汉，甩开连枷的声音震天动地，那声音不是啪啪——啪啪，是咚咚——咚咚。在来福的记忆中，那声音就像战鼓敲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也是从那时起，来福就爱上了打连枷，这一爱，就是一辈子……

儿子大学毕业后，如愿在县城上了班，吃上了公家饭，并顺利结婚生子，来福感觉自己家的势头正如日中天。让他做梦也没料到的是，平常看起来红光满面的老伴却突发心梗，在秋收的季节匆匆走了，把一个空落落的家留给他。那段时间，躺在还留着老伴气息的炕上，他好像被抽空了一般。但看着儿子整天悲悲戚戚的样子，他又心软了。他要陪

着儿子度过这个坎。于是，他挣扎着下地，挣扎着走到场上，开始打场。每次举起连枷，他就像把自己的整个身子也绑在连枷片上，随着连枷片起起落落，在作物堆里死命儿摔打自己，摔着摔着，才慢慢活过来……

来福的思绪随着连枷声的韵律起伏着，他的呼吸也随着连枷声起伏着。他好像看见了农业社那会儿打场的场景，里面有爹？有老伴？还有一群辨别不清的人，他们吵吵嚷嚷，那声音由小变大，最后凝聚在一起，变成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穿透耳膜，直击脑海。他试图挣扎着直起腰，但眼前一黑，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顺着连枷杆滑了下去，落地的声音，就像连枷片儿落下来一样，“啪”的一声，和谷穗儿紧紧贴合在一起……

几个月后。一个彩霞漫天的傍晚。来福坐着轮椅在儿子和孙子的陪伴下来到县城广场。

经过几个月调养，来福的身体渐渐康复。为陪他出来散心，每天下班后，儿子一家就会推上轮椅陪他来到广场。正上小学的孙子就像他的一根拐杖，一刻也不离身。每当他双腿发酸的时候，儿子就会及时把轮椅靠过来。

县城的广场，比老家的打谷场要大

上好几十倍。平整的砖块地面、紫红色的休闲座椅及各种景观树木、色彩纷呈的霓虹灯，让来福眼花缭乱。长长的广场走廊上，不时有穿着统一服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子、喊着口号的健步团走过。来福看着这一个个队伍，不由发出一声喟叹，“这些人啊，怎就和粮食过不去呢？”儿子笑着说：“爸，人家那是锻炼呢。”儿子的解释并没有打断来福的话，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要说锻炼身体，这哪有打场好？那打场啊……”

听见爷爷说打场，孙子扬起稚气的脸，问：“什么是打场？”

不等来福回答，儿子就接过话去：“宝儿，爸爸给你讲什么是打场……”

儿子话音未落，来福已经颤巍巍站起身来，从孙子手上接过一副羽毛球拍，给儿子递过去一只。自己则迈开两条腿，前弓后箭，拉开了架势。

夕阳将桔黄色的光洒落在广场上，洒在每一个悠然自得的人身上，也洒在用羽毛球拍“打场”的祖孙三人身上，那金灿灿的光，多像满地的谷粒儿。

栏目责编 王文涛

秘 书

◇李光泽

一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抛物线，那么，这条抛物线上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决定了抛物线的大致走向。

1995年冬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之前，我是黄河岸边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这之后，我是县委办公室的一名秘书。

秘书有生活秘书和文字秘书之分。县上的领导，一般没有生活秘书，只有文字秘书。我所说的秘书，就是文字秘书。文字秘书，说通俗一点，就是写材料的。

我刚到县委办公室的时候，一个老司机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县委办是好单位，赖工作，服务领导的司机、秘书、

通信员，没有一个岗位是轻松的。当时，我根本不理解他所说的话，自然对此不以为然。

县委一个部门领导跟我拉闲话，我说，进县委以前，老担心有后门的人捷足先登，占了秘书这个位置。领导看了看我说，憨娃娃呀，人家有后门的，谁看下当秘书了，谁愿意吃那份苦、受那份罪了！当时，我对这位领导的话也不以为然，自然也没有听到心里去。

进县委办公室当秘书之前，办公室主任曾告诫过我，写材料没名没利，要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否则，就趁早拉倒，不要做这个营生。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农家子弟，能进城，能转行，能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我感到非常幸运，心里热乎乎的，哪里还顾得上吃苦不吃苦，寂寞不寂寞。进县委办公室以

后，我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受罪，一定要把材料写好，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

二

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到现在仍然有一点轻微变形，食指右侧和中指左侧分别有一个凹下去的“小坑”，那是长久以来，写材料握笔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记。

我刚开始当秘书的时候，电脑还是稀缺产品，写材料就靠一支笔、一张纸。一个材料，从打草稿到誊写，到交给领导修改，再誊写，反反复复得过几遍，很费纸张。一个礼拜至少要消灭掉两本稿纸。费纸，就费笔，费笔，就费手指。所以，食指和中指握笔的部位先是一层一层蜕皮，慢慢成了僵茧，最后就成了两个永不消失的“小坑”。

当秘书久了，我发现自己活得稀里糊涂，好像没有“下班、双休、放假”这些时间概念，甚至不知道星期几是星期几。因为只要有任务，就得无条件地去完成，而且所有材料都有时限要求，所以，加班是家常便饭，通宵熬夜是小菜一碟，几天几夜不睡觉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个在市直部门当秘书的朋友说，为了赶材料，他曾在电脑屏幕前盯了16个小时，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像一尊

雕塑一样，他甚至有过四天四夜没合一眼，连续作战的恐怖经历。一位秘书长说，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他年轻的时候居然有过七天六夜连续作战的经历。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最怕老同学、老朋友双休日、节假日打电话让打牌去，或者闲逛去。他们明明知道，我不是在写材料，就是在去写材料的路上，还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欺负”我。没办法，我只能在QQ上写几句话来自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材料。洛阳亲友再相问，说我还在写材料。”

一位秘书出身的老领导讲过一个故事。那年除夕，他去办公室写材料，老婆发怒了，认为他肯定是约会去了，领导怎么解释都没用。你说领导苦不苦，他比黄连还要苦！你说领导冤不冤，他比窦娥还要冤！这事，站在老婆的角度想想，还真值得怀疑，除夕是什么日子，人家都在忙着过年，你写什么破材料！可是，站在秘书的角度想想，这太正常不过了。正月一收假，县上要开大会，部署一年的工作，开大会需要材料，你是当秘书写材料的，躲得了除夕，躲不了初一！除夕不写，初一也得写。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而且不止一次。除夕下午，把秃笔扔掉，拖着疲惫的身躯，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单位出发，走过弥漫着炖肉味道的小城大街回家过

年，那可真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其中，既有悲壮，又有憋屈，既有辛酸，又有无奈。

世人都知道练气功会走火入魔，其实，当秘书也会走火入魔。你看那些当秘书的，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甚至呆若木鸡；上厕所的时候，忙着苦思冥想，只是顺着蹲个马桶。你要是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像个思想家，若有所思，呆眉痴眼，走路不看路，那么，他要么是个傻子，要么是个诗人，要么是个秘书，沉浸在材料中走不出来了。

当秘书，从来没有放松的时候，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上一秒也许没啥事，下一秒任务就来了。一个饭局上，一位朋友姗姗来迟，解释说刚弄完一个材料。没想到刚坐下，还没动筷子，接了一个电话，又急匆匆地跑了，撂下一句话：有紧材料！几个朋友便开始调侃当秘书的，其中一个朋友随口分享了网上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喝白水，尿黄尿；省老婆，费灯泡；胡子噌噌地长，头发唰唰地掉。”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我真的好想哭。

三

当秘书的十有八九有过想哭的时候。刚开始，不会写，想哭；会写了，

材料太多，写不完，想哭；领导要求高，三番五次交不了差，想哭。

当秘书算不上一碗强饭，但肯定是一碗硬饭，不是谁都可以端起这个饭碗的。我的顶头上司曾教导我说，当秘书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素质，一是过硬的文字功夫，二是好的悟性，三是吃苦精神。这三样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并非每一个人都适合当秘书。如果真不是当秘书的料，急死、受死、苦死、累死，也写不出一个好材料来。

记得刚当秘书那会儿，有一次，我到单位值班室接完电话，顺便坐在床头跟通讯员拉了一会儿话，刚好被顶头上司看见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你现在没资格坐在这里拉闲话，有点时间好好用在材料上！当时，我心里还真有点委屈，我是一个大活人，怎就没资格拉闲话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上司的严格要求是对的。

在我的印象中，材料就没有断过，往往是上一个材料还没交代了，下一个材料，甚至下下一个材料就来了。材料堆在一起，就想着加班加点，早点完成任务，别误事。记得有一次，我提前几天把稿子交给领导，领导说，还有几天时间，再修改修改。我认真修改以后，领导说，还有时间，再修改一下。后来，

一位有经验的“老前辈”狡黠地一笑，说给我教个绝招，就是不要提前交稿，卡着时间点交稿，就省事多了。

我曾经的一位同事有幸调到市直机关去当秘书。因为领导的思路和要求不断改变，他抱着一台电脑，两个星期写了一个材料，前前后后一共改了四七二十八稿，领导还是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当秘书的除了变成一个精神病人，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不疯掉，都对不起大街上标有大红十字的精神病院。

我曾经跟上司聊过当秘书的憋屈。上司说，你要么硬着头皮写下去，要么哪里来回哪里去。上司也是秘书出身，深知写材料的憋屈。他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分享了他刚刚读过的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个秘书，因为太压抑，来到旷野上的一棵老树跟前，对着树洞嗷嗷怪叫。我告诉上司，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那是一个礼拜天，我独自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写材料，因为憋屈，因为无奈，内心快要爆炸了，我攥紧拳头在办公桌上擂了一拳，然后对着白墙，压着嗓子“啊——”“啊——”“啊——”地喊叫了几声，既想发泄一下内心的郁闷情绪，又怕值班室的同事听到笑话。

有段时间，我经常想起一头驴。

那是我记忆深处的一头驴，是我老家的一头驴。每当母亲给驴戴上驴眼壳，或者把一件破袄子的两只袖筒套在驴耳朵上，用袄襟子遮住驴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驴又要开始拉磨了。那头驴很听话，很尽责，从不抗拒，从不偷懒，它拉着沉重的磨盘一圈一圈，周而复始，什么时候把磨盘上的粮食磨完了，才卸磨，离开磨道。说实在话，我对那个驴兄弟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那驴累不？当然累。有时候它会累得迈不开腿，有时候会累得尿一磨道，甚至拉一磨道。但没办法，谁让你是一头驴呢？是驴就得拉磨，磨道是驴的办公室，拉磨是驴的本职工作。可是，磨盘上的粮食总有磨完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材料没完没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我在想，如果那头驴有思想，会说话，如果我提出跟那头驴互换一下角色，那头驴会是什么态度？我猜想，它十有八九会嚎啕大哭，说不换，坚决不换，你休想占我便宜！

据说，人生有四大憋屈：“挖地窖，蹲小号，戴绿帽，写材料。”此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中的确可以看出写材料的有多难。用一位老办公室主任的话说，写材料有“两难一拽”。“两难”，比生孩子难，比吃屎难；“一拽”，像磨盘压住一只鸟，再难也得把它拽出来。

生孩子的确痛苦，但人家肚里有货啊，不像写材料，肚里没货，非要无中生有。吃屎只难一下子，写材料要难好长一阵子。说一千道一万，写材料就像磨盘压住一只鸟，难死，疼死，非把那只鸟拽出来不行！

四

那年秋天，我在省委党校电梯里遇见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其中一个用自嘲的口吻说：“我他妈的逮住一张《人民日报》，都想找出两个错别字来。”我判断，这位领导大概是地厅班的学员，原来百分之百是秘书。

无独有偶，一次我到市委大院一个当秘书的朋友那儿去串门。朋友说，他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都会下意识地瞅一瞅，看电视屏幕上有没有错别字。

实际上，不管是谁，当秘书久了，只要看到白纸黑字，就会习惯性地进入校对模式，开始“鸡蛋里头挑骨头”。说好听一点，这是一种职业素养；说难听一点，这是一种职业病，容易给人留下爱挑刺的坏印象。而且，这种病很难治，一旦得上，几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敢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挑刺的人，都是有点功夫的人。说到这一

点，我真得感谢我原来的顶头上司。当年，顶头上司非让我们两个秘书配合起来校对材料，一个念，一个盯，一遍完了，互换角色，再来一遍。最关键的是，我们不是从头往后念，而是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往前念，连标点符号也要念。这样训练出来的校对功夫，可以受用终生。

当秘书的，十有八九身体会出毛病。因为经常熬夜，压力又大，内分泌失调，导致脱发、失眠、神经衰弱的遍地一层；因为经常坐着，没时间活动，导致颈椎、腰椎、前列腺出现问题的大有人在；因为用眼过度，没时间休息，导致眼睛发生病变的比比皆是。

我进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候，戴几百度的近视眼镜，十九年后，离开县委办的时候，近视度数居然翻了一番。如果仅仅是近视度数增长，倒也罢了，无非是镜片厚一点，无非是一对老大花眼被一副眼镜废了，让人提心吊胆的是高度近视并发症。心灵的窗户坏了，还无法修理，心里能感到亮堂吗？事实上，高度近视并发症已成为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巨石，成为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我有时候想，人家大作家一辈子写书，眼睛好好的，我怎么当两天秘书，写个材料，就把眼睛弄坏了？苦恼半天，再自己安

慰自己说，咱本身就是个近视眼，基础差，抵抗力弱，不能把这笔账全部记在当秘书的账上。可是，如果我不当秘书，情况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五

那么，当秘书能不能给人带来哪怕一丝一毫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一瞬即逝，最长不会超过三分钟。

刚当秘书的时候，领导布置任务，让我独自完成来年正月县委书记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领导告诉我，一定要站在县委书记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这样一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论身高，我中等身材，跟县委书记差距不是很大，论职务、论水平，没办法论啊。但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开始硬着头皮“当”县委书记，绞尽脑汁地“当”县委书记。三个礼拜以后，我忐忑不安地交了厚厚一沓稿子，领导审阅后说，稿子顺溜溜的，连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改不动。当秘书的，尤其是一个新手，要让领导表扬很难。听领导这么一说，我心里才踏实下来，甚至有几分小小的自鸣得意。后来，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我

作为工作人员，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到会场响起过几次掌声。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年少轻狂的骄傲和自豪。我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这稿子是谁写的？怎么写得这么好啊？

那个讲话稿，对当时的我来说，算是一个大材料。写过大材料，再写小材料，心里就有数，一点也不会慌。就像一个盖过高楼大厦的人，垒个鸡窝、砌个平房，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材料的过程，的确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有一次，政府的秘书拿着材料让我把关，说是县长安排的，我有点不解。直到县长亲自打来电话，问那个材料我看了没，说我看过了就放心了。以后，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还真让我有点为难。我不是怕吃苦，而是怕政府弄材料的弟兄们对我有看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县长对自己的认可，在虚荣心得到一丝满足的同时，内心又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作为一个属狗的人，我没有野心，只有忠诚！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因为感冒，在家休息，突然接到一位领导的电话，说有个重要材料，想过来想过去，还得让我来写。我到了办公室，领导说了一堆客气话，紧接着，有人端来一碟子瓜子

花生，一碟子时令水果，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当秘书多少年来，经常被人笑话是个“受怂”，第一次享受到这么高的待遇，第一次因为写材料感受到了被人尊重的幸福。

写材料也算一门手艺。因为有这门手艺，偶尔为亲戚朋友写个先进事迹材料，写个演讲稿，写个朗诵词，是常有的事情。有情有义的亲戚朋友，拿一篮土鸡蛋，一桶土蜂蜜，七八根嫩黄瓜，三五个老南瓜来表达谢意，写材料的人也多少会有点满足感。

一个校友刚从乡村小学借调到县直部门写材料，就遇到一个大会，要给局长写讲话稿。校友心里没底，怕第一个材料就写砸了。于是，拿着两条香烟“贿赂”我，让我给当枪手。这个忙，我必须帮，当然不是看在两条香烟的面子上，而是因为这个材料事关校友的前途。我想，靠写材料能为校友改变命运助一臂之力，大概也算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情。

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混账”的亲戚朋友，“命令”我赶快写个这东西，写个那东西。在他们看来，写东西是毫不费力的事情，是分分钟的事情，是三下五除二的事情。遇到这种人，能怎么办？咱心软，在心里偷偷骂两句，该写什么，还得写什么。

六

黄河晋陕大峡谷两岸的县委办公室曾经有一个松散型的联谊会。我在其中的一次会上分享过一首名为《一把椅子》的短诗——

这是一把让我爱慕已久的椅子
放在大楼里面
叫我以身相许
希望在这把椅子上慢慢变老

这是一把没有自由的椅子
只能待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
做规定的动作
低声细语地说话
从来不敢改变坐姿

这是一把让我纳闷的椅子
一屁股坐下去当然踏实
坐得久了便腰酸背痛
心慌气短
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把椅子其实不适合自己
而我已经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
这把椅子

这是一把木质椅子
铆钉已经松动
坐在上面摇摇晃晃
我居然懒得去加固这把椅子
就这样心不在焉地坐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把椅子

《一把椅子》是我在2006年春天写的，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心路历程，当时我已经写了11年材料。参加联谊会的同志们大部分是秘书，或者是秘书出身。所以，这首诗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大家认为道出了一群人的心声。

秘书的椅子，不如沙发舒服，不如转椅有范，但跟板凳比起来，跟马扎比起来，就好多了。从实用的角度讲，当秘书写材料和种庄稼、做豆腐、扛水泥一样，都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都是为了安身立命。不同的是，其它职业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事，而秘书一般不会当一辈子。再说了，扛钢筋背水泥很累，但总得有人干，淘大粪又脏又臭，也得有人去干。大小机关，是个单位，就有材料，就离不开秘书。

当秘书既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历练。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19个年头，服务了8任县委书记，一直在跟材料打交道。8任县委书记，一任有一任的优

点和长处，长期跟着领导，耳濡目染，再笨的人，也会成长。在办公室一干19年，谈不上什么荣光，也谈不上什么耻辱，但我真的感到非常惭愧，又无可奈何。想想看，人生满打满算，能有几个19年？

记得第9年头上，组织准备调整岗位，我在心里窃喜，是不是终于可以不写材料了。谁知，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继续留在办公室，并说，之所以把我留在办公室，是因为办公室需要我这么一个弄材料的。不知什么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端什么碗，吃什么饭，走什么路，都是定数，都是命。”这句话，我信，我也许生来就是跟材料打交道的命。

跟写材料说拜拜的那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那是一种曾经沧海的轻松，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是一种“媳妇熬成婆”的轻松！以后的日子里，看着写材料的年轻同事，我就会想起曾经苦逼的自己。因此，为我写材料，不管写得歪好，几乎都是一稿通过，剩下的事情，比如删减什么内容、增加什么内容，调整什么内容，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以为，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善待秘书！秘书出身的人，更应该善待秘书！

一个人上了年纪，就会觉得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思的，也是有用的。用一位秘书出身、现已退休的老领导的话说，对有点才气又无依无靠的年轻人来说，当秘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秘书的，慢慢“熬”出头来，熬个一官半职，就可以步入所谓的仕途。县上的秘书，熬个副镇长、副书记或县直部门的副职，市上的秘书，熬个副县长、副书记或者市直部门的副职。这么看来，秘书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想象的那

么坏。当秘书，苦是苦点，累是累点，但对一部分人来说，能走上这条路，也算是一种幸运。

长时间当秘书的人，都是出过大力的人。但是，他在这条路上吃过的苦，流过的汗，出过的力，都会在一个或远或近的地方变成一朵花，甚至变成一处风景，那朵花看起来也许并不起眼，那处风景也许无人喝彩，但有一朵花是为自己开放的，有一处风景是为自己存在的，总归是能聊以自慰的。

送寒衣

◇王 馨

一夜大风之后，路边红红火火灿灿烂烂的秋叶大半凋落了，北方漫长的冬季就要来临了。

午饭结束的时候，妹妹一边收拾一边慢悠悠地开口了。姐姐这两天叨个空儿去市场走一趟吧，买点彩纸，抓紧把寒衣做好了，礼拜天我得回去上坟了。

我这才想起又快到农历十月初一了。

做寒衣一直是我的任务。

家里最讲究礼数的是妹妹，老家一般的人情门户，常常是她来应承或提醒。我则喜欢动手，凡是需要发挥一下手工特长的的工作，家里人都会通知我，我也从不谦让，年复一年也就成为一条规矩了。

那天，妹妹把她的女儿打发到我家里，说是来学习手艺。

其实倒也不必专门学习，又不是多精细多复杂的工艺，看得多，参与得多，自然就会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些活儿都是由祖母来做的。

姑姑们都在外地，母亲又不喜欢做这些细碎的营生，妹妹尚没有出生，这些手工活计自然只有祖母来做，当然，还有我。

在明亮的上窑里，在东厢房窗下的石床上，梳着灰白色齐耳短发、系着长围裙的祖母一边忙碌着，一边近似自语地讲述着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一个瘦小羸弱的女孩像小尾巴一样进进出出黏在她身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祖母唯一的倾听者、欣赏者，也是唯一的帮手。

每年的农历九月下旬，天气冷了起

来，大柜子里的厚被褥被翻了出来，拣太阳好的日子，晾晒一下，棉衣裤也收拾好了，大大小小都要换冬衣了。这个时候，祖母开始筹备给埋在对面山上的老祖先们送寒衣了。

祖母踩着四脚凳，从立柜的顶上翻出一个长条的大纸包，我仰着脸等待着，有灰尘落下来，祖母喊着快走开，然而已经晚了，我用手背使劲揉着眼睛，听见祖母连声埋怨着，拉开我的手，又是吹又是用湿毛巾擦。

彩纸是平时预备好的，包在糊窗的白色麻纸里，大概是为了避光，以保护彩纸的鲜艳色泽。

然后把各种纸都铺开来，用手比划着，这张可以做棉袄，这张够两条棉裤……

一张大纸对折两次，沿着其中一条散边，剪一条弧线，剪开的两边，一边是衣襟，一边是衣袖，打开折纸，在前襟上剪出领口，剪出对襟或偏襟，在其中一边均匀地铺上一层棉花，再对折起来，把前后片糊好，在开襟处糊上几只折好的纽扣，一件彩纸棉衣就做好了。女式的做偏襟，腋下剪深一点显得窈窕，男式的做对襟，腰身剪直一点便很严正。想做大氅，把衣襟加长一倍就是了。裤子更简单，只需要一剪刀剪出裤腿就行

了。

因为用纸替代了布，用糨糊替代了针线，做起来自然省力，看起来却不比真的差，反而因为裁剪的自由能做出很漂亮的款式。

往往只做了一两件，就到了备晚饭的时间，祖母说：“吃饭的就要回来了，得赶紧准备生火做饭，剩下的你去做吧。”

于是徒弟就出师了，开始随心所欲地折腾那一沓纸。

我总是做得很慢，一张纸，一边做着，一边会冒出新的念头，想象力在不断拓展，有时，完工后的作品会让自己也感到意外。

祖母说，这孩子是真巧，就是玩心太重了。她看着我自己设计的纽扣和花边，叹息着：真好看，就是做起来太复杂太慢了。

祖母做什么都快。我的外祖母针线活很细致，常瞧不上亲家母的手艺，说你祖母什么都好，就针线太粗糙了。祖母不以为然。她生了十个孩子，能做出来赶得上穿就不错了。

有时候我会连续做几天，什么时候完工由祖母决定，她心里有数，有哪些祖先，需要几件。等做够了数目，她会剩下的纸整理好，没有裁开的，原样

卷好包在麻纸里，再放回厢房的大柜顶上，等来年还要用。已经裁开剩下的，把不规则的边角裁整齐，叠成四四方方一沓，撕一块棉花放上面，用纸把棉花卷起来，再找一根白线缠几圈，系成一个小纸卷。祖母说，这是一匹布，里面有棉花，烧给祖先，他们想做什么样式的棉衣还可以自己做。

祖母拿着剪刀转了几下，就剪出了一朵牡丹花，她把这朵红色的牡丹花贴在一张翠绿的彩纸上，这张彩纸就成了一个包袱，祖母把我们俩几天里做的所有纸棉衣棉裤和纸卷的几匹布都包在这个包袱里，做寒衣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剩下下来的事情，就是必须在十月初一或之前的一天，最好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一人提着包袱，一人提着各色熟食、点心、水果，还有酒和香纸，去给祖先上坟，送寒衣。

我记忆中祖父母是不到山上去的，年纪大了，上不了山了。祖母看着我们过了河，开始爬山，她只跪在河滩烧香

点纸祭拜。

到后来，河滩也不去了，因为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每年做寒衣的时候，她都守在我身旁看着，摸着，欣赏着，赞叹着。记得我第一次把包袱改成手提袋，还在手提袋的正背面都贴上了牡丹花的时候，祖母把手提袋翻来覆去地看，还说：以后给祖母上坟时，也做这么漂亮的包包。我立马答应：好的。

有一年做寒衣的时候，外祖母正好也来了，祖母得意地让外祖母看我做的衣服、花篮和手提袋，外祖母连声赞叹，说很多年不见这么好看的东西了，然后问我：以后给外婆做不？我马上慷慨地回答：做。

十来岁的年纪，只知痛痛快地答应，满心都是得到长辈嘉奖的快乐。

今天信笔至此，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986年，1990年，外祖母和祖母先后离开。唯一安慰的是，应允她们的，我都做到了。

故乡记忆

◇梁 兴



黄河秦晋峡谷的西岸，无定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一座大山向下蜿蜒的褶皱里，我的故乡——那个小山村安静地憩息在那里。

小山村属于丘陵沟壑，沟谷狭窄，杨、柳、桑、枣各类树木和马铃薯、小麦，庇护了好几辈人的成长，亦温暖了好几代人的心灵。左邻的声音、右舍的讯息，从这一条条小道上飘进村中老少的耳朵，让村里的日子格外丰满起来。一段段长满厚厚青苔的石墙，悄然记录着村里人家变迁的点滴，在静夜里，对

着漫天的繁星却一贯地缄默着。

村里人家几乎同姓，所以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也不会彼此心中造成多深的隔阂。偶尔拌了嘴，不多久也会用一种温暖的方式化解掉心中的不快。譬如东家会在推豆腐时招呼自家娃给西家端上一碗，而西家也会在后面什么时候煮了好吃的招呼一声东家的人。

村里人家的院坝墙角总会种上几株枣树，果子成熟时节，口渴路过的人随手摘几个，是不会被视为偷而招致斥骂的，若是主人家看见了，多会招呼他多摘几个回去哄哄娃娃。插秧捩谷的农忙时节，换工便不期然地兴起，主人家备好酒菜招呼来帮忙的村里人，吃饱喝足的大伙干起活来格外卖力，精神头不比给自家干活差。忙完这家又突击那家，村里的日子犹如院坝上晒席里的粮食，

清 涧 河

满满的。

村里两株约三个成年人才能合围的黑桃树留给我几多童年的记忆。

两树相距十多米，高约二十几米，往上则微微向对方弯成一个弧形，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形的门。枝丫稀疏，极苍老的模样。树干上的老树皮因干枯而皴裂，黑而厚的苔藓紧紧地贴在上面，摸上去，仿佛老人的手，粗糙却温存。

春天时节，总会有喜鹊来树梢上搭窝。那窝真算不得漂亮，只把许多或长或短的木棍凌乱地堆砌在一起，却有背篓那般大小。幼时的我们，总爱在屋后仰着头睁大好奇的眼睛看喜鹊一起抬一根木棍，那时，我们在好奇之外更添几多的兴奋。喜鹊的新居落成后不久，往往会有八哥来跟它们争地盘。那时我们一听到后面黑桃树上有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时，便急忙跑出去观战。只见一群八哥与几只喜鹊各据两株树的树梢对峙着，喋喋不休地争吵着，有的偶尔拍打着翅膀扑腾到半空叽叽喳喳地，却并没有冲过去打架的意思，最终的结果多是仗着“人多势众”的八哥赶跑了孤孤单单的几只喜鹊，赢得那不甚漂亮舒适却足可以安身的窝。念着喜鹊的辛劳，八哥的蛮横，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总是忿忿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在下面无济于

事地拍手跺脚。

每次仰头看苍老的核桃树时，我总是担心它们是否会在春天挂出一串串绿色的苞谷核样的花，长出嫩绿的叶。所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两株老树年复一年地在农历七月时掉下成熟的核桃来。村里的娃娃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便是奔向树下，向那草丛里、石缝间，寻找老树的慈爱的馈赠。

我家下面有一棵如水桶般大小的板栗树，每到农历八月时，板栗的刺球就会自动裂开，吐出一颗颗圆溜溜、黑亮亮的板栗来。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那板栗是我们兄妹几人捡得最多的。那时，母亲早上叫我们起床只需一句“快点，板栗都捡完了！”我们便一骨碌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拖着鞋子，朝树下奔去。树下的石板上、草丛里，总会有一颗颗黝黑锃亮鼓胀胀的板栗不断跳进我们的眼睛，钻进我们的口袋。运气好时，一早上的寻觅，竟能收获满满的两口袋。回去后，坐在红通通的灶膛前，把咬了一条小口子的板栗埋在灶膛的红灰里，满脸通红地看着那些“小山包”越来越鼓，再冲出一小股白气，过一会儿就闻到板栗的香气了。用火钳把烧熟的板栗掏出来，然后按家里人数再平均地分成几份。

村前一条小河，顺着山脚蜿蜒而去。河岸不甚宽广，河水清澈透亮慢悠悠地向前淌着，仿佛小村里人们的生活那般慢悠悠的。那是我们放牛娃的天堂，炎热夏季时节，骄阳似火，蝉噪不断，一切都让头顶的烈日暴晒得懒洋洋的，我们却兴奋不已，邀上伙伴，赶着牛儿到了河边，甩开牛绳后，一个个便迫不及待地钻进那清澈的河水里，扑腾起一朵朵洁白的浪花。玩累了，便逆流而上，搬起河中那青黑的石板，多能看见惊慌而逃的螃蟹，有的竟有我们拳头般大小，选些大个的装进塑料袋里，作为放牛的额外收获回家后，把剥好的螃蟹裹上调了鸡蛋清、佐料的面粉，放到油锅里炸得金灿灿、黄焦焦，一口咬下，满嘴都是香。

时光悠悠，恰似小河流淌一般，虽然慢，却一刻不停息。风风雨雨，几十

个春秋，小村里也朝朝夕夕缓慢变化着。年轻的人儿不再如祖辈们对小村安适的生活有那么深的眷念，多投向异乡精彩世界的怀抱，打工、经商、创业，探寻自己的价值，只在年节的时候如候鸟般回到小村的怀抱。那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浮动在小村子里，让平静的小村生活如河面漾开了螺钿细纹般的涟漪。涟漪还未散尽，那些人儿又已收拾好行囊悄然离去。村里的老人也在悄悄地老去，说不清归宿的日子，就像那株核桃树那样，在一个极普通的细雨霏霏的夜晚悄然倒下，没有一丝征兆，仿佛自然，留下另一个孤零零的弧形。

所幸，有些东西是经得起岁月长河的洗礼的，譬如清涧道情、剪纸、黄河号子，以及小山村里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气息和熟悉的记忆。

思念故乡

◇谢士艾

故乡，永远是游子的思念和牵挂。

十九岁离开家乡清涧，来到从小就向往的军营。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转业到妻子所在的中型城市定居。那里离家乡的距离有一千多公里。开始，人生地不熟，吃喝拉撒，风俗习惯大相径庭，使我常常思念家乡，思念父母，思念兄弟姐妹和乡亲。在那时，冲淡思念的惟一办法就是写信。信发出后，历经千山万水、九九八十一难，到亲人手里少则二十天，有的还会泥牛入海无踪无影；而我要收到回信，时间更难确定，这种盼望可能是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了。

后来，公社邮电所的电话对外营业了。父母和亲人想我的时候，一大早起床，走十多公里的山路，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我打电话，尽量多的向我说说他们和家乡的消息。又几年后，村委会

也装上了办公电话，当然，外人是允许打的，于是我就和父母约定好时间，每月的几号几点钟，叫他们守在电话机旁边，我准时打电话回去。上个世纪末，移动电话在城市已基本普及，不少农村也能使用，可我的家乡在偏僻的乡村，根本没有信号，村民也只是在电视、电影里才能感受到手机的魅力和神奇。

2005年，年近八十的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了身边。对我来说，对家乡的思念可以略有减轻，然而母亲却害了“乡思病”，且日益严重。她常常一个人站在楼房的阳台上，怔怔望着家乡的方向，春天时对我们说“现在该播种了”，秋天时说“也不知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到了清明、冬至，更是少不了要催我们：“快打个电话问问，看你兄弟有没有去上坟。”每年兄弟或姐妹会

来看望母亲，而这时，则是母亲最高兴、最兴奋的日子，早早地就要我们做好准备，买什么，吃什么，睡哪里，去什么地方玩等等，她都要一一过问。聊起天来更是精力充沛，昼夜不分，问家乡的山水田地，问村头的古桥老树，问熟悉的每一个人。兄弟姐妹住三天，她打人；住五天，发脾气；住十天，才勉勉强强可以回去。

2014年，我陪母亲回了一趟家乡，她老人家虽然82岁，仍然坚持着要去爬山，要去河里洗衣，转遍自家的田土，抚摸当年种下的果树，不知疲倦地走家串户，和当年一起砍柴一起种地的姐妹们拉家常，说往事，当得知张大爷、李二嫂在某年某月已经去世时，母亲禁不住会眼睛潮湿，泣声长叹：“这么好的日子还没过几天，怎么就走了呀！”

去年春，家乡建了一个兄弟姐妹微信群，把我也拉了进去。现在，要获取家乡的消息不再受时空限制，谁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谁家的儿孙考上了大学、谁结婚谁生子等等，几秒钟就传了过来。春节期间，群里更是热闹非凡，喜气洋溢。“红包雨”下个不停，一阵儿比一阵儿狂；贴春联、放烟花爆竹的视频似电影；各家各户年夜饭的照片像摄影大赛，令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

我把兄弟姐妹群的提示音设为歌曲《我热恋的故乡》，每当响起，不论在何处，也不管有多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阅读来自家乡的消息。因此，母亲每天也多了一门必修课，那就是起床首先就会来问我：“快看看，老家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好想回家过年

◇ 惠 娟

雨后的天空，纤尘不染，迷蒙的雾霾早已不见踪影。朝阳迫不及待地投进金灿灿的银杏树叶中，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一群南归的大雁扇动着翅膀在天空中滑翔。你看，她们飞向那熟知的旅途，飞过那遥远的山脉，飞到那温暖的国度。

目光追随着远去的大雁，思绪也被拉得老长。如果我也有一双翅膀，该多好啊！家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呀！

我的家在陕北清涧县，那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沟壑交错、塬梁相间，地形复杂的黄土高原，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善良、奋进、乡情浓郁、嗓门粗犷的陕北人。出门在外的游子们哪一个不无时无刻得想念着家乡的一草一木。

妈妈说：“今年收成好！洋芋收了，

红薯、南瓜不仅长相俊俏，而且口感极好。黑豆和谷子的颗粒个个饱胀圆润。”她还挑的摘了些鲜红的大枣，醉了几坛子，等我们回来，过年吃。

妈妈和我们都期待着今年能回家过年。

近几年，兄妹几个都在西安，由于疫情的原因一直未能回老家过年，除夕，在外面包一桌团圆饭，吃一顿，再各自回家睡一晚，年就过完了。哥哥开玩笑说：“在外过的年叫过夜，在老家过的年才叫过年。”是啊！在老家，亲人们在一起，除了一家人一起品尝美食，享受亲情外，还可以尽兴地闹几天红火。

腊月初八一过，父母就开始忙起来准备年货了。炸油糕、蒸黄米馍馍、做豆腐、打扫窑洞、杀猪宰羊，哪一样做起来不得个三五天？其中我们兄妹几个

最期待的是做豆腐。

记得妈妈头一天晚上，用沟底特有的那股山泉水，把自己种的黄豆泡软。中午暖和后，就把驴拴在磨盘上，蒙住眼睛。驴拉着磨围着磨盘转，妈妈跟在驴后面往磨眼里倒黄豆，爸爸跟在妈妈的后面，时不时地给磨眼里的黄豆淋些水。我们也没闲着，哥哥和三姐提着马勺等黄豆糊磨出来后，赶快舀到桶里。关于磨豆腐，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谜语呢：“上石崖，下石崖，中间有个白胡子老头努（音）出来”。

然后就是过滤豆渣，烧柴火做豆腐。其中烧火也是一项技术活儿，火势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如果不小心烧的火过大了，锅底的豆腐网烧破的话，一锅豆浆就跑完了。到这个环节时，我们兄妹几个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直到妈妈小心翼翼地用提前化开的卤水把豆腐点好后，我们才欢喜雀跃得把左邻右舍叫来吃热豆腐。邻居边吃边夸：“磨上琼浆、汤滚雪花，瓦罐点卤、洁白无瑕，酥软可口、细腻嫩滑”。这时我们几个就可以狼吃特吃地饱餐一顿了。

年夜饭桌上的那盘豆腐一定不能少，原因有二：一是豆腐的谐音富，象征着勤劳富裕和幸福。二是爸爸说：“豆腐是用我们沟底的山泉水做出来最好。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我们是家乡的山泉水养大的。虽然水不言功，但那股涓涓细流不分日夜从不停息，默默无闻地哺育着家乡的一切。你们要记着她，记着她最初的样子和家里的一草一木。”

没有疫情的那些年，我们在外不管有多忙，过年都必须停下脚步——回家。除了感受家乡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一家人享受团圆温热的亲情外，还要提着礼物看望叔伯、婶子和拜见外家的舅舅们，还有和一块儿长大的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胡吃海喝吹牛谰闲话。

过完年到正月初一，锣鼓家什一响，全村就开始闹红火（秧歌）了。拿起扇子，穿上花红柳绿的衣裳就是演员了。我们秧歌队演出，地为舞台，天为幕布。奏乐师是村民，演员还是村民。男女老少都会扭，都会跳，都会唱两句。我们村没有伞头，因为伞头的要求比较高，要有文化，头脑灵活，应变能力强，是整个秧歌队的灵魂，所以我们村每次都要请邻村教我们念书的老师。惠老师唱秧歌，抑扬顿挫，收放有度，很好听。不管走到哪里，见啥他都能编成通俗易懂且押韵的吉庆对句，手持缀满流苏的花伞，边扭边唱：“逢年过节求吉庆，扭起秧歌迎新春；大门外长一棵摇钱树，

清 涧 河

窗花剪了个蛇盘兔；儿子大学正念书，全村以后数你家富”。每次到惠老师唱的时候大家都屏息凝神地听着，听完后个个眉角含笑，脸泛红光。不论他咋编词，都能唱到庄户人家的心里去。

秧歌唱完锣鼓停，弹上三弦吼道情。道情演出可以是经过排练的专业演员在搭起的戏台上演出，全村人围在一起看，也可以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在家会唱。会唱的都能哼唱那么两句。唱道情的在戏外，听道情的在戏里，戏里戏外诗三行。自然条件艰苦的陕北人民也可以说在这样满含生活哲理的民俗文化的熏陶中长

大。道情是我们农村人的精神食粮之一。清涧人，声声道情图吉祥，盛衰荣辱一肩扛。厚重的陕北文化底蕴就是这么神奇，造就了一个个淳厚、精干、强悍的陕北汉子。

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豆腐再不是那么稀缺，娱乐活动也是百花齐放。但父母始终保留着一年做一锅豆腐的习惯。村里依旧保留着闹秧歌的习俗。我们兄妹也极其期盼着每年能吃到一口豆腐和吼上两句道情……

我的父亲

◇任倩

父亲退休已经十来年了。他一生正气要强，小心谨慎。父亲自律，对子女也要求严格。他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本本分分，光明磊落，诚实守信。“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是父亲的口头禅。

父亲转正之前，是乡政府放大站的一名临时工。尽管勤勤恳恳恪尽职守，但风雨飘摇，随时都处于被解聘的危险中。1986年，当父亲又一次领到一个精致的硬皮笔记本回来时，脸色黯然地坐在炕沿上，他无力地把笔记本放到桌子上。赠送笔记本，是乡政府欢送父亲的一个简单仪式。我们姐妹几个都默默地站在一旁，低垂着头，谁也不敢说话，心里清楚父亲又被单位打发（解聘）了。这是父亲得到的第七个笔记本。每次乡政府打发临时工，父亲都能得一个笔记本，这也算是乡政府为自家单位效劳多

年的工作人员，一个最体面的交代。

说来也巧，每当父亲准备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乡政府领导就会大发慈悲之心，把我父亲留下来。因为他高度敬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让领导不舍。

这次，我们也像以往一样心存侥幸，盼望转机的来临能像启明星般冉冉升起，驱散郁结在我家上空的阴霾。过了几天，父亲果然笑眯眯地回到家里，挑水、劈柴，还唱着歌。见此，我们姐妹相视一笑，终于长吁了一口气，家里面临的劫难又一次侥幸躲过去了。

父亲准备转正考试那年，家里条件特别艰苦，全家七口人挤在父亲从单位旁边借来的一孔窑洞里。为了复习文化课，父亲常常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可谓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父亲手捧书本反复看，反复背诵，

一遍又一遍……我们一觉睡醒了，父亲手里还捧着书。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正考试中，父亲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乡政府在编公职人员。从此结束了风雨飘摇的临时工生涯，也消除了笼罩在父亲心头多年的乌云——那种随时被打发的忧虑感。

那些年，对于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令我们衣食无忧。尽管能干的母亲常年四季靠捣石子、摘桑叶、卖凉粉贴补家用，可日子仍然过得十分拮据。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父亲决定在城郊租种人家闲置的山地。春天时，父亲和母亲每天黎明即起，披星戴月进山种糜子、谷子、玉米、黑豆、向日葵。天大亮时，还要匆匆赶回来上班。收秋时候，我们姐妹都要跟着去。鸡叫三遍启程，赶到同学们上学出发了，我们也背着沉重的庄稼从地里回来了。出于虚荣心作祟，我们那时特别害怕撞到熟悉的同学，生怕他们因此瞧不起自己。父亲得知我们的小心思后，鼻子里冷哼一声，说怕什么，劳动最光荣！

为了打发劳作中的疲劳与孤寂，我们姐妹常常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进行成语接龙，背诵古诗，或者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嘹亮的信天游。父母埋头挥动着欢快的镰刀，一镰又一镰，有节奏地收割

下那期待已久的累累硕果。山野里，处处弥漫着诱人的玉米棒和谷子的清香，令人陶醉。收获的快乐，让父母轻松愉悦，暂时忘记了收秋的艰辛，有时他们也会乐意加入我们姐妹的唱歌行列，女声独唱，骤然间变成全家大合唱，悠扬欢快的信天游绕着城郊的山山岭岭飘荡。

退休后，父亲在家闲不住，报名上了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书法六年多来，父亲孜孜不倦，如痴如醉，风里来雨里去，从未耽误过一节课。父亲自定目标，勤学苦练，每天坚持天不亮就起床练习书法，一气书写十来张，方才罢手。父亲养成的练习书法的习惯雷打不动，即使母亲偶尔抱怨他熬油点灯浪费钱，也充耳不闻。每次去延安或西安走亲访友，甚至生病住院期间，父亲也是笔墨纸砚不离身。有时，外出时间比较短暂，不方便携带笔墨纸砚，父亲就仿佛缺了一些什么似的，总是急着要赶回家，补写上几张大字，方才心安。

十一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让我的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在连续的挫折打击下，我曾经一蹶不振，人生也仿佛到达了最低谷。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十分心痛，他不断地鼓励我，给我打气壮胆，虽然他不会用温热的话语来安慰我，但

他却用粗犷的胸怀，总是默默无闻地用他的行动来诠释着大山一般的父爱，闪耀出无比的光芒，教我坚强地面对当下，让我从此自信勇敢，无论前路多泥泞，生活多艰辛，都可以坦然地接受，顺利地熬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日子。因为把车卖掉后出行极为不便，每当我快要下班时，已近古稀之年的老父亲就会不声不响地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来接我。每

次，当我坐在三轮车上，抬头看到老父亲鬓角的白发在寒风中像霜雪一样，我心头一热，感动和幸福的眼泪瞬间弥漫了眼眶……

莫道桑榆晚，晚霞别样红。父亲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家人，退休后依然一路脚印一路歌，用一言一行为自己的夕阳生活涂抹上更加绚丽的色彩。

不曾辜负的人生美意

◇朝 颜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捧着一本《人生》，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翻动着那些已然破旧的书页。这片黄土地上，有高加林的气愤难平、意气风发和沮丧失落，也有刘巧珍的甜蜜欢乐、失落隐忍和绝望放逐……那时候，农村人被命运的紧箍咒牢牢套住，摆脱农民身份，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成为他们数代人遥不可及又不断奔赴的目标。

随着高加林命运的跌宕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不停地翻着喜怒哀乐这四张牌。小说在悲剧的结局中戛然而止。高加林最终没有实现他的抱负和理想，而是回到了那片土地，并且永远地失去了最爱他的巧珍。这是属于他的人生，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的人生，也是属于那个时代农村人的人生。

虽然路遥的一句话给了读者以抚

慰：“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它能容纳人世间的痛苦。”但我还是感到了悲伤。懵懂的青春少年，突然不可遏制地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若干年后，我会重复父母的道路，困在土地上刨食吗？还是去往无数年轻人向往的城市，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彼时，我还在乡里上初中，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我明白农民所有的艰苦。清晨四五点出门，奔走几十里山路，砍回几十斤柴火，忍着饥饿与疲惫，直走到傍晚才能归家；去山脚下的小溪里担水，水桶摇晃着边走边洒，一遍一遍，直到把水缸填满为止；寒意蚀骨的秋天，在深水田里割晚稻，直到从泥泞中拔出身子，双腿已僵硬而冰冷……农民劳动的价值如此低廉，仅勉强够填饱全家的肚子。



我比照着小说主人公高加林，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念书让他拥有了骄傲与梦想，我也一样。可他终究难以破茧成蝶。我呢？老师和父母一再地训育我，只有发狠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没错，我所身处的时代，毕竟比高加林有了更好的出路。幸运的话，一所乡村初中，每年总有那么一两个孩子能考上小中专，就此跳出农门，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我要追逐的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过独木桥，哪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读书，要天分，更要吃苦。就在我们上一届，初三毕业时没有一个人考上中专，考上重点高中的也只有一个，老师们叹气：

“唉，剃了个大光头。”他们加倍严格地对待我们，害怕重蹈覆辙：“别学上一届的，自以为聪明，不肯苦读，考不上只能回家种田。”因为成绩一向不错，班主任把我当作冲刺中考的苗子，时不时地敲打敲打。

我默默地承受着属于我的第一份生命重负。挑灯夜读的同学很多，我确实做得很不够，身体也不是太好。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长得瘦弱、矮小，容易感冒，容易疲乏。可是父亲明确告诉我，要是考不上师范，就回家，别指望他供我上高中。我知道的，家里太穷了，他们自然没有能力让我去赌。即便上了高中，花费了一大笔钱之后，谁又能保证我会考上大学呢？

也许，正是切断了所有的退路，反倒让我振作了起来。一方面，我每天去操场跑步，增强体质；另一方面，我和那些最努力的同学一样，长久地停留在教室里，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每当太苦难的时候，我就想起《人生》中的一句话：“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

1994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了师范学校。乡亲们羡慕地说：“你可真是将锄头把给扔了哟。”当父亲领着我去迁粮油关系时，我知道，我已成功地改变了命运。在师范学校，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片天地，悄悄地做起了文学梦。我到处找书看，参加文学社，写一些理想中的文字。和我心目中真正的作家路遥相比，我的梦还很不切实际，也许，我还要像他那样，将文学的根系扎进家乡的那片大地上。

三年后，和高加林一样，我又重新回到了家乡。不同的是，我成了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工资很低，在乡村的日子寂寞而清苦，但我满怀热情地投入于

工作。过了五年，我抓住了全县第一次公开选调教师进城的机会，以优异的成绩来到城区最大的一所学校任教。教书的闲暇时光里，我没有放下写作的理想，而是不停地阅读着，思考着，笔耕着，直到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2013年，瑞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文学艺术院，我凭借自己的成绩成功调入，又一次改变了命运。再往后，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第一部作品集《天空下的麦菜岭》，便以家乡的那片土地命名。这些年，我还用稿费回馈着那个曾经贫穷的家庭，让父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和高加林相比，我是如此幸运。曾经，时代之手将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拖回贫瘠的土地；如今，时代的车轮载着我奔向无尽的远方，我可以张开双臂，拥抱更好的明天。我想，若高加林生在这个时代，想必会是另一种结局。此刻，我多么希望路遥还活在世上，可以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你，我不曾辜负人生的美意！”

说书人

◇贺彦龙



我们村里有一位靠着说书糊口的人。开春时节一到，他就要忙活起来了，因为一年一度的庙会便会准时地在这个时候上演，庙会上，秦腔是亘古不变的压轴戏，而其次就要数说书了，在开场的几分钟前，人们带着各自从家里拿来的板凳，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坐在舞台下面，等待着好戏上演。

当说书匠走上舞台时，人们便欢呼着示意其赶快开始，当说书真正开始时，台下便不会再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有时

不时发出的阵阵笑声，这便是庄户人们对自己以往生活的犒劳，对今后生活的祝愿。

一次，当人们正听得入神之时，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下去，这有什么意思！”书匠停顿了一下，但很快就又继续说了起来。是的，在如今的这个时代里，一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已经不再受追捧，甚至有时还会遭到排挤，可为了生计，更为了这些古老的艺术能够传承下去，他们必须，也只能够顶住一切嘲讽而继续说下去。

一直称这个老书匠为“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连村里知道他名字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因为他从小就双目失明，所以村里的人都叫他“瞎子”，他也毫不介意人们这样叫他。瞎子叔一生坎坷，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聊得

正开心，突然有个村里人问道：“瞎老汉，你到底是哪里人呀？”

瞎子叔狠狠地吸了口手中的烟，然后将烟雾吐了出来，烟雾一圈圈地飘向远方，就像瞎子叔的思绪飞向了远方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再说话，直到手中的烟最后一丝火星熄灭，他才好像艰难地从回忆里挣脱了出来，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拿起放在一旁的三弦，就要走，可那个村民似乎不肯罢休，追问道：“瞎老汉，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瞎子叔头也没回的丢下一句：“早忘了！”便洒脱地走了。

其实人们都知道，不是忘记了，而是不愿再提起了。往事，对于瞎子叔来说，不堪回首，他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从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似乎就早已注定多舛坎坷，双目失明让他举步维艰，可不得不面对一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他拼了命的劳动，想要尽可能的挣公分，好让自己能够有一口吃食。

勤劳踏实的本性，让他得到了一位少女的青睐，也悄然收获着自己的爱情，同村的一个姑娘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一堆干柴遇烈火瞬间被点燃。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结婚了，姑娘也有缺陷，

她先天不会说话，但是长相却格外的清纯，于是，在那个贫苦的农村，瞎子叔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婚后一年，姑娘怀孕了，瞎子叔不知道有多开心，不顾着刚下过雨，山路的泥泞和崎岖，去到村里的庙里，感谢老天对他的垂怜。可就在此时，不幸却悄然降临，早产、难产，无限的不舍和无尽的难过也阻挡不了死神渐渐逼近的脚步。当姑娘的身体渐渐冰凉并且被白布所慢慢覆盖，瞎子叔的魂仿佛也跟着死了，他那撕心裂肺的嚎啕，让人心碎，人们将他扶起，将他瘫软的身体放到炕上去，他便像个死人一样，静静地躺着，不时眼里也会浸满泪水，虽然不知泪水是何种颜色，但也只能任其肆意地流淌，帮着内心郁结的伤悄悄地流淌。

三个多月后，瞎子叔走了出来，开始站在山梁上用嘹亮的信天游向世间宣告他的归来，他终于不再难过，人们便都感到高兴，众人商议之下，决定送他去学习说书，于是便有了日后奔走于乡野间说书的瞎子叔。

这几年，瞎子叔也开始收徒，可他的这个徒弟似乎对学习说书没有多大的兴趣，每天看着他在村子里“游荡”，真不知道他到底学会了多少，而每一次都是瞎子叔出来，用几近乞求的语气将

他劝回去，可回去没一会儿，他就又出来了，最终，老书匠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放任他四处闲逛，只有他累了的时候，才能听老书匠教他说上两句，而教他说的这两句他是否记得住了，好像都是个问题。

又是一年，虽然开春时节已过，但总算庙会还没有完，老书匠又将腿上绑上说板，拿着三弦拄着木棍，又要准备启程，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他的徒弟似乎不见了，其实人们都知道，后生们看不上说书的营生，慢慢的就都走了，只有这些老书匠们不会舍弃这门技艺，会一直说下去，因为他们除了接着说，也别无选择，因为他们老了，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活着”。

这一个徒弟终究还是走了，我至今都记得，后生走的那天，瞎子叔什么话

都没有说，他只是坐在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拿自己的一块又烂又褶皱的布不断地擦拭着那把三弦，只是当三轮车发动时，柴油机的轰鸣响彻沟壑，后生最后走到瞎子叔身边说了一句：师傅，我走了……

我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当后生转身离去的那一刻，瞎子叔抬起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当感觉到后生的身影越走越远，并且那么坚决不肯停歇，他的这一念头也就被狠狠地扼杀掉了，他缓缓地放下原本抬起的手，然后转而抚摸着那把已陈旧不堪的三弦，朝着三轮车驶去的方向，久久凝视着。

每当看见老书匠拿着三弦走出村口，我的心里就不禁掠过一丝酸楚。

栏目责编 袁亚飞

太极湾（组诗）

◇黄土层



静音寺

一片瓦也没有了。蓬勃的青蒿挤满了山岗
放牛的老农指了指，这一片就是静音寺
遗址

没有砖，没有琉璃，几座废弃的琉璃窑
有待考古

静音寺活在口碑中。碑上蓄满胡须

为了实证，田鼠满地找
乌鸦飞了一圈又一圈
茂盛的野蒿草跑遍了沟沟岔岔
黄河水在呼唤，哪怕因干旱断流气若游丝

可静音寺一直处于“静音”状态
不论三十年还是五百年，总是信号无人区
很可能静音寺就叫净因寺
既无前世因，何来后世果

传说寺里的和尚念经，种地
晚霞中带回农田里的南瓜、果子以及迷
途的羔羊

几番兵燹，和尚们顺河湾逃散
掬一把黄河水洗洗脸，还俗了

游客们对着这块崭新的石碑
拜了又拜，静音寺刮起一阵狂风
也算有个回音，青蒿里含有青蒿素
但治愈不了像疟疾发作的人间

十王殿

阎罗十王的尊号是什么
无人知晓，也不敢问
他们在故事里活得面目狰狞

血肉丰满。一旦来到人间
即可遭遇浩劫
没有什么残留的东西
只有一座空空的道场，王气未散
明成化十九年的草还是青绿的
明成化十九年的石头坚硬如昨
废墟还是以废墟的名义活着
而人间的打手和捣毁者早已尸骨成灰
前来参拜者，一定相信泥塑高于人间
神高于庙宇，十阎罗手持惩恶扬善的工具
几百年不曾放下

驼蒿树

三面环山一面向南敞开，这就是塬里
树佝偻在塬里，扼住村子的开襟，这就
是风水
自开发以来，襟子不复存在
村子已经赤裸多年

树像神龛，被高高供奉在土墩上
周围是空的，根须露了出来
塬里风很大，时常传来老人的咳嗽声
古老的咳嗽声穿透河畔的沟沟坎坎

太极湾

根据弦理论，哪儿不是一湾太极

只有命名才让这根弦儿，获得了合法性
而洪水一直是非法的。每年夏日
油桶，牲畜，木料，河碳，池鱼，“死尸”
奔涌在波浪间，不甘沉浮的就上岸
都是站在阴阳两界的主了
不是此岸，就是彼岸
你负责选择
涛声负责相送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太极湾曰：就此路过，不送

三月三

这时候的春天才拱破地皮
这时候的日月才露出乳牙
这时候的山川统一办好了绿卡
这时候的农人赶着耕牛与土地对话
三月三，花儿和少年一起跑出家门
一起跑到原野上，大地春气升腾
我们还得做些什么
约好麦秸垛，凌晨一点半

寡妇坪

有传说就要深入到传说里边去体味
寡妇是一个家庭的墙塌了一半
女人的一生走失了一半
寡妇坪是一个事业的一半，又接续了另

清 涧 河

一半

于是，女人的一生拿回了失去的一半

自家的墙修复了坍塌的一半

一个悲伤的故事更换了主题

一个励志的故事完成了叙事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庙宇群的边上

墙皮脱落了，砖瓦断裂了，油彩剥蚀了

庙宇的规模保留如初

承重墙如寡妇初建

至今不倒

河边的叙事

一则寻人启事，注明男人走失的地点：

太极湾

阴阳鱼互咬尾巴的水湾，吃人

他二舅一早乘夏日大水下河捞鱼，招待

外甥

捞鱼一辈子，鱼只报复一次

对岸永和渡口，一个男人横尸沙滩

还剩一条裤衩，是他二舅。他的哭轻如

鸿毛

视频里他二舅把沙滩睡成一个王国

看热闹的人散去后，他献上重臣的膝盖

死很丑陋，当初下水的愿望很美好

他二舅没有治愈他的精神内耗

陕北诗笺（组诗）

◇王 磊

乡村之谜

这些年，我还在怀疑一条在山林里失踪
的蛇
怀疑它酥软的骨骼以及飘忽的行踪
还在怀疑那群夏日整天鸣叫的蝉
怀疑它们脱下的空壳以及成谜的生死
还在怀疑一颗熟透的西红柿
怀疑它的红和红尘的红是不是相似
其实我最怀疑的还是伫立在陕北地头里
的农人
他们怎么就不怀疑天灾，不怀疑秋天的
收成
不怀疑付出和收获的比例
他们像一个个还俗的和尚
只把太阳当木鱼，日复一日，从东敲到西
把土地当成一页页经书，年复一年，用
手用脚去吟诵

他们从未怀疑土地，怀疑生死难题
仿佛往地下一躺，便是一生所求的皈依

返乡记

走了太远的路
以至于我望着每一寸故土
都忍不住想哭
碰了太多次壁
才发现田野和山川一望无际
我活着空有躯壳
而地下长眠的先祖
昼夜依山听河
我的空阔与孤寂
在黄土高原上不值一提
又一次登上山顶
悲壮的风景吞噬着我欲喊的声音
故人山河

清 涧 河

必将成为我一生的难言之隐

修梦帖

一团火端坐在干草中间
像烧一块铁一样烧着黄土高原
高原咳出的那几只枯瘦的麻雀
在相似的枯枝被反复复制粘贴
一些鸟鸣在干燥的冬天迸裂
几片倔强的树叶妄图修复春天
遇见的故人大多丧失语言
他们都在自己身子里沉默地打铁
我梦见爷爷钻进地下
修缮荒废已久的田野
还嘱咐我埋几场今年的旧雪
待我们重逢时用它设宴

一地向日葵

那一地腰杆笔直的向日葵
头，为什么要低垂
在思索短暂的一生
还是向即将告别的大地深深忏悔
或者只是义无反顾地等待一把冰冷的镰刀
每一颗头颅低垂的向日葵
都像田野里低头劳作的亲人
别妄想读懂密不透风的他们
因为只有抠出钉子一样的铁黑色泪滴

才会露出也曾蜂窝般的心

入冬书

北风洗劫了蝴蝶的颜色
黄叶堆满山坡
一条动了恻隐之心的河
节外生出冰川
粮食挟裹着山风入仓
田野集体哀嚎
一只麻雀的声带
沾满落雪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怀揣燕子
修剪虚构的黄土高原
以及一场足够封山的大雪

北方抒情

在风大的北方
一个人唱着唱着就没有了声
在沙大的北方
一群人在土地里弯着弯着就成了一座坟
在高山连绵的北方
连哭声也会变得荒凉而悲壮
在落日如落幕的北方
风吹着鸟群归山
一枚落日如烧红的熨斗
熨平了傍晚的河面

高原黄昏

一匹马或者一千匹马
能不能将黄河咬断
那么眺望的人就能减少孤独感
一位老农或者一群老农
能不能把一块地翻烂
那么我就可以将聚拢成一行行的悲词驱散
高原的黄昏
如果必须要有仪式感
那我选择
一群麻雀跌入群山背后的黄昏
这是高原最沉默的疼痛

答案

闭塞的群山交出风和风的回声
沉默的河面交出鱼和鱼的鱼尾纹
苍茫大地交出草木患过的病
以及一个农民听天由命的命运
与我对峙的黄昏交出了晚霞般的虔诚
和迷途之鸟的悔恨
我的亲人像一个个弯曲的问号站在田野
一生都在向土地索要答案
山吃风，土吃人
田间皱起的坟
总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生

平凡的仰望（两首）

◇赵凯云

路遥墓前

苍茫的北方
在你孤零零的墓碑前
想起你，在平凡的世界
如何平静而多难
你的肝病一直疼着
疼在忧患的心口上
疼在人们敬仰的目光中

今日，我满腹的衷肠只能交给一杯浊酒
一缕清风，还有一盒未曾开封的红塔山
夕阳下的风藏着无人可知的秘语
此刻，和你唠家常，与你对饮一杯
远比与你谈论诗歌和文字来得惬意和欢畅
多年寻你而来的路程，让我对生命大彻
大悟
让我将那些俗事功名和利益都置身事外

我们都是藏不住心事的人，但又无人倾听
只能把热血和赤诚洒在纸背上
让思想和智慧的花朵
绽放在骨髓里，绽放在一片清香的花瓣里

先生，能放下暮日、尘埃、原野的人
不一定能超身于现实的烟火
能放下仇恨、恩怨、争执和纠缠的人
必定放不下卑微和悲悯，真诚和大爱
我们本就是天生善感、热爱生命的人
心底的火热与执着，坚韧与对抗
像长风里的灯盏，让心存希望的人看到
光明

我们都热衷于在饥寒里孕育嚎啕的生命
都想把北方的方言和生活植入到文字的内核里去
把一生积攒的光热和细软变成一匹回乡

的马驹

奋蹄飞跃的瞬间，真理和鲜血就在脚下

落地生根

先生，当一枚火柴在黑夜点亮星辰

你便在纷纷立起的文字里复活

布兵列阵的分明是你骨头里的坚持

先生，就在此刻

让大风将尘世有关你的音信

变成一捏就碎的记忆

将刻进书页的生命都变成草木灰

倘若从未发生过

而被理想耗尽心血的肉体

压在泥土里无处藏身

痛烂在心底，你的泪水又被谁的记忆擦拭

先生，当我深刻领会你墓碑上的文字时

我的信仰就粘上了凝固的根

活着，孤零零一个人

死后，孤零零一个鬼

但人世没有抛弃你

它还一如既往地热爱着你

一往情深地守望

攥紧你做人的赤诚和不屈

先生，你名字里飞翔的光芒

照亮这寂静无名的山坡

也能穿透一个民族坚挺的脊梁

路遥陈列馆前

人世的行走，是为了赚够去往天堂的车票

文字喷涌，是为了将灵魂深处的记忆复活

想起路遥，煤块就会燃成一团熊熊大火

草木就会疯长出飞翔的翅膀

站在默念里，如站在想象的意念里

用一支笔，捂住胸口

捂住腹部的疼痛和呻吟

捂住血管的温润和悲悯

一盏灯，一台手摇电话

一根接一根的红塔山

构成了世界的全部

肃穆的世界，绚丽的世界

波澜壮阔的世界，平凡的世界

耸立的山、树和风

绽放成胸壁最瑰丽的星空

这么多年过去

被水洗去的风湿是模糊的

掉在脚背上的汗水是模糊的

喂饱肠胃的大葱烧饼也是模糊的

而该死的癌细胞，仍以急行军之势

晃动着暴戾和不安

以阴谋的刀子进入身体的疆域

用罪恶的火药炸毁生命之门

碎在骨头里的

清 涧 河

都是温暖的疼
遗留人间的
都是虔诚的忏悔

肝硬化将一个人
疼成一枚落日
将一个人
摔碎在相依为命的烟灰缸里
扬在灰里的都是泪水
泪水包含了砒霜

一粒粒文字从一部大书里走出

在一块块煤高贵的光里栩栩如生
笔尖被你率领着
找到人间的心脏

“惟有语言的招魂术，给我些许安慰。”
天地深处，一个智慧的声音响起——
“活，是你把肉体暂存于人间
死，是失散多年的兄弟找你来了
当你闭上双眼的时候
你一生欠下的都将以命相抵了”



秋的公告白

◇惠国强

秋是成熟的季节。
经历了，
春的温柔、体贴；
夏的热烈、涤荡。
将承受，
冬的严酷、考验。

秋是收获的季节。
兑现着，
春的预期、希望；
夏的汗水、辛劳。
兆示着，
冬的冷暖、安危。

秋是承重的季节。
担负着，
未来的培育、成就；
夕阳的安康、归途。
坚守着，
社会的责任、奉献。

秋是舒适的季节。
沐浴着，
气爽的蓝天、白云；
神怡的青山、秀水。
接续着，
自然的神奇、美丽。

寒露，想念麦子

◇王芳闻

又是一个轮回
寒露，凝结在草尖
枫叶镶上碎银
山雀不知深浅
一下一下啄着霜粒
大山说，该种麦子

麦子，还沉浸在梵高的麦田
举着一簇簇太阳的芒
追着后羿
金涛涌浪，奔向远山

想念麦子，最忆少年

和母亲头戴草帽
挥舞着月牙状的银镰
在一片起伏的金涛里
撂下一捆捆麦子
分娩大地的孩子

麦粒，在掌心里跳跃
多像是太阳深情的目光
再一次，将肉身种入寒土
拼命地幻想着一片黄金的波涛
托起大山的绿帆



大山里的情怀（外三首）

◇ 济 源

腊月二十一日

老人紧紧地拥抱着心爱的宝宝

小孩亲吻着奶奶历经沧桑的细胞

这大山里的情怀是

感觉纯真的

开心动人的

无比宽阔的崇高

乾坤浩浩

蓝天眷恋着远古艺术的沟壑风貌

这大山里的情怀是

奇特美丽的

浓墨重彩的

精雕细琢的美妙

泼辣的大嫂

赶着羊群渐渐地淹没在尘烟翻卷的山腰

这大山里的情怀是

养育生命的

耕植万物的

收获硕果的道德

远山云雾朦朦缠绕

眼前轻烟柔柔飘飘

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

聚起了大山里激情满满的熏陶

漠北人家

漠北人的故乡

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沙漠的海洋

漠漠渺渺茫茫

寂寞空空野旷

只有当霞光映射的时候

这里的地上顿时景色非常

到处呈现着金碧辉煌

清 涧 河

漠北人的性格率直豪爽，
有时站在沙圪梁梁上，
沐浴着热烈的阳光，
激情满满地放声歌唱！

而今的漠北人家，
养育了成群结队的牛羊，
院子堆满了秋收的粮仓。
崭新的瓦房，
时髦的车辆……
换了人间，
人人脸上春意荡漾！

金秋的胡杨

金秋的胡杨
是生命不屈的形象
在大地匍匐中毅然成长
或像鸵鸟觅食凝视的眸光
或为大象护子眷恋的守望

金秋的胡杨
三千年的岁月沧桑
炼就了钢铁般的倔强
五千年枯木逢春神奇的力量
唤醒了人类对草木永生的敬仰

金秋的胡杨

自然间玄妙的绝唱
菊黄的叶子
似毛茸茸金丝猴的模样
微微舒卷在长空
染黄了宁静的旷野

金秋的胡杨
成片森林精灵幽荡
潜入碧绿的水中
醉了李白诗韵的画廊

农村的早晨

冬日的朝阳
迈着光速一般的步伐
从环抱的一个个山圪梁梁上
悄然洒向自然界的每一个地方
呼唤那坚守了一夜的大门
叫醒了奋然前行的追梦人
敲开了勇于拼搏的心灵之窗
艺人担起匠具扁担寻找新的生活
老人撬起枣木烟锅
满面沧桑的皱纹渗着丝丝笑意
壮年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
菜农一家人一大早就蹲在湿漉漉的菜地里
准备将各种蔬菜送往城里的市场
大山的朝霞渐渐热情得烂漫辉煌
村庄人无不怀揣一片欣欣向荣的曙光

采风诗歌三首

◇姬小玲

响水堡

它是炊烟的胎盘
是晨昏村头老树的旧居
是暮色赶着朵朵白云归来的声声吆喝

夏日热浪翻腾
树荫疲于拂醒大门口虔诚的蹲狮
疲于叩响一个古镇敞开的城门
以及蒹葭苍苍里跳跃的诗经

或许我们都应该跨上前朝之马
赶在门锁再度生锈之前
古松柏的青苔触角丰满之后
反复打磨雷同而僵硬的表情
并殷殷唤出精心包裹的乡音

以便于从水缸和马勺

找回咣当咣当海饮的回声
在石碾子磨光的棋盘上
盘活一颗沉睡已久的死子

建安堡

羊群在细细咀嚼青草
庄稼于暗处滋滋拔节
晨光下的花草
将不知所措的露珠
一颗颗送走

比城堡更早的是钟楼
比钟楼更早的是石狮残骸
抑或高大的石牌坊

时间惯于将新仇旧恨
通通按入矩形城郭

清 涧 河

墩台终于撒手红尘
返璞归真地蹲坐于大漠一隅
细听风笑雨哭雷鸣

我们开始贪婪而多情
围着城垣转了一圈又一圈
生怕明天它就如同四季更替
——换了此境
成全彼人

三台界长城遗址

一次次在夕阳的余晖中死去
又一次次在晨曦的虫鸣中醒来
一夜白头算什么
一朝披绿也不算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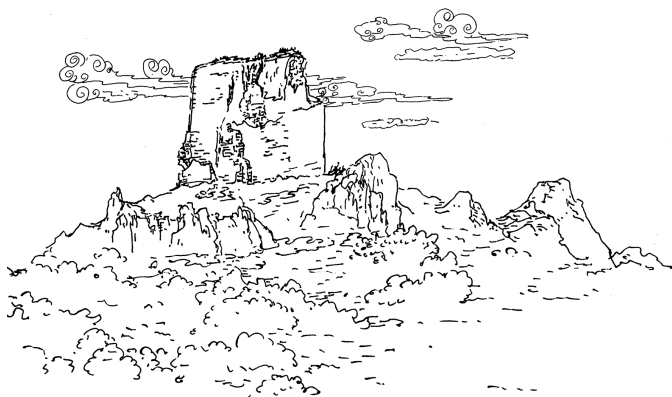
野花盛开一次

种子又成熟一次
或者残垣断壁又增添一抹新的痕迹
均可视为日月韶华的厚重赠礼

喧嚣过后的寂静是亘古的
若如这烽边旷野的一株野草
干脆将这荒弃的一切
活成诗歌世界里一个冷寂的意象

夯土城墙在不断地矮下去
虫草花木依旧一年年长起来
他们一起看遍旧人哭
一起闲视新人笑

其实这世上
谁的生涯不是一盘散沙
谁的归宿不是一抔尘土



信天游四首

◇郑光前

唱一曲信天游给党听

树上的喜鹊连声声叫
党的二十大召开了

锣鼓喧天唢呐声高
心中的喜悦憋不住了

爹亲娘亲党最亲
唱一曲信天游给党听

黄土坡坡土窑洞
三十岁的二贵没光景

半夜里睡不着胡盘算
穷日子多咎能改变

党中央，主意高

乡村振兴政策好

山梁梁栽下摇钱树
山沟沟变成聚宝盆

扶贫政策及时雨
千村万户变富裕

高速高铁村前过
进京上省一日还

买手机，买电视
庄稼汉开上小汽车

水电天然气户户通
信息网络连世界

土窑洞变成砖瓦房

清 涧 河

农家院里百花香

放鞭炮，吹唢呐

乍把新媳妇迎回家

有情有爱幸福家

二贵心中乐开花

天上北斗指方向

幸福生活全靠党

二十大公报字字暖心窝

新选的党中央咱拥护

撸起袖子甩开膀

咱要为建设新农村献力量

我跟上哥哥过山西

苦菜叶叶苦菜根

小妹子我是苦命人

叫天子雀雀穿云飞

交了个朋友是倒灶鬼

寻上个无常死碇了吧

心疼我的亲肉肉摞不下

咬碎门牙肚子里吞

冒上性命上哥哥的门

崖畔上圪针也开花

是飞是落你说上一句话

阎王砣的石头无定河的水

我跟上哥哥过山西

山西太原是个繁华地

哥哥妹妹做生意

人说穷字扎不下根

拼死拼活不信命

哥哥妹妹两双手

捣腾上二年样样有

马莲开的兰花花

苦苦乐乐咱常在一搭

吆上毛驴接妹妹来

三月鲜韭香喷喷

妹爱情哥哥好人品

弯弯月儿挂树梢

妹等哥哥好心焦

炖好羊肉筛好酒

盼不来哥哥泪花花流

妹问哥哥香不香

葡萄熟了吊圪抓

树荫荫摆动哨哨风起

多咎乎咱二人到一搭

情哥哥情妹妹相跟上回

三春暖月桃花花花开

哥哥牵牛妹妹骑

吆上毛驴接妹妹来

好似牛郎配织女

大红盖头揭起来

一路上知心话拉不完

乍把心肉肉搂在怀

定下个暗号猫叫唤

绵心心红枣香水水梨

月梢梢上来照窗台

一辈子相爱不分离

情哥哥情妹妹麦场里来

因推上种豌豆探妹妹

身铺麦秸头枕砖

哥爱妹爱赛神仙

二月立春冰河开

种豌豆种下情和爱

因推上种豌豆探妹妹来

亲亲热热分不开

情哥哥扶犁唱曲曲

豌豆开花结荚荚

小妹妹点籽笑眯眯

一辈子相爱在一达

红格丹丹太阳天中央挂

饭罐罐提到树荫荫下

栏目责编 呼琰栋

鸡蛋韭盒绿豆汤

在王家堡路遥家中

◇朱合作

路遥去世以后，我的一桩心事，就是去一趟清涧县王家堡村看一看。

路遥家住在王家堡村的南头。我们到了路遥家坡底下时，路遥的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床上。同车而来的一位姓雷的长者，是路遥的小弟九娃的老丈人。等车停稳了以后，他向亲家母一打问，听说路遥父亲到前村里去了，就跑到前村去叫人，我和惠秘书便上了路遥家的小土坡。

路遥家好大一个院子。一排有四眼接口石窑洞，院子打扫得很干净。路遥的母亲身体有点胖，态度很和善。她先问了我们好几个问题，我们都作了说明。罢了，我们问她：“九娃多会儿去的延安城？”路遥的母亲说：“去了有两三天了。”说话间，路遥的父亲回来了，路遥的父亲个子不太高，也不胖，脸上

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非常黑。比较起来吧，我似乎觉得，路遥长得更像他母亲。

路遥的父母不认识我们。但通过和路遥的交往，我倒是对两位老人的许多事都知道。路遥曾对我们讲过，他妻子生孩子时，是他妈妈去守的月子。他妈不熟悉西安的情况，便常常按王家堡的习惯，把楼底下叫“下圪槽里”，把离作协不远的大超市那一带叫“后沟里”。我问路遥的母亲是不是这样叫过？她笑一笑说：“是哩。”

我又问路遥的父亲：“路遥说你在延安住了几天宾馆，回来给村里人介绍说：怪事情，人家公家那房子里，白天也能打澡水哩。还说，人家那饭桌子也和咱的不一样，转得人脑瓜子疼。有没有这事情？”路遥的父亲也和他的老伴一样，憨厚地笑一笑，说：“有哩。”

这些事，都是路遥1987年来榆林治病和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闲谈中给我们讲的。如今旧话重提，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我和他们家的路遥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怕两位老人提起路遥来会伤心，所以，有意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冲淡老人们沉痛的心情。这么着和两位老人拉一些闲话后，两位老人果然就对我们没有了陌生感，知道我曾石咀驿中学念过书，是本县军家屯村老家，和他们家路遥、天乐、九娃都是很惯熟的人。

这么着，我们就谈起了路遥的家世。

路遥的父亲老弟兄三个。老大叫王玉德，年轻时去了延川。榆林地区有12个县，解放前，北边几个县的人光景不得过了，就“走西口”，去内蒙古或宁夏。而南边像清涧一带的人，一般都不“走西口”，而是“攻南老山”哩，往延安地区的甘泉、延川等地方走。路遥家是穷人，路遥的大伯到延川去，大概也算“攻南老山”哩。

路遥的父亲叫王玉宽，今年六十一二了，在老弟兄中排行老二。由于老大很早就去了延川，路遥的爷爷去世早，路遥的父亲在家中实际是承担着老大的责任，包括抚养路遥的祖母和照顾老三等。路遥的母亲姓马，娘家在绥德县田庄乡

的麻地沟村，距离王家堡大概有50来华里。路遥的母亲15岁嫁到王家堡，18岁上养下长子，也就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路遥。

提起路遥，路遥的母亲一往深情，说：“我家路遥从小就是个精，就是个脑子利（清涧方言，即脑子聪明）。从来没让我急过肚子。他七八岁上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擦在硷畔上，擦下美美一大擦，俊的人贵贱舍不得烧。”

问起路遥从小在哪里念的书，路遥的母亲说：“在王家堡念了一年，老师叫个三先生。”

又问路遥从小有什么爱好，他的母亲说：“就是个爱吃好的。”路遥从小家里穷，穷人家的孩子爱吃好的是十分自然的。而可悲的是，这个由穷人家走出来的著名作家，即使成了名以后，也没有成成总总地过几年好日子，吃上几年好吃的。说起来，路遥也真是陕北人嘴里常说的那种“苦命人”。

路遥是在虚9岁时，父亲引着他，从王家堡村起身，翻过九里山，顺着秀延河，走到延川县郭家沟村，给了他大伯家的。1987年的一天晚上，路遥曾对我说起过这件事，他说：“那时候家里穷，没有办法，我父亲拖（拉）着我，走到清涧县城里以后，用仅有的一毛钱，

给我买了一碗油茶，又继续才走到延川县。”从清涧老家走到延川郭家沟，是路遥人生之路上的辛酸之旅，他一般不愿说起。他说他成年之后也极少去清涧城，因为“那地方曾是我的伤心落泪之地。”

路遥是家里的老大，人又精，脑子又利，父母亲为什么还要把他送给别人呢？他的母亲说：“我哥（即路遥的大伯）心好，可跟前一直没个小小（男孩）。养是养了三个，月子里就都没了。我家人多，家里又穷。路遥9岁时，我就有了4个娃娃了，一满抚养不了。头几年，路遥的奶奶去了他大伯家。后来，他大伯想要个小子，我们就把路遥给了他。咱农村有个讲究，亲兄弟之间，要顶门（过继）一般都是老大去顶哩。把路遥给了人以后，我心里可后悔结实了。我家路遥从小可精哩。”

“路遥的大伯现在在哪里？”我们问。

路遥的母亲说：“没了，没了四五年了。没的时候71岁了，埋的时候我们都去了，好拾好埋，是我家路遥给的钱，他人没得回来，是我家天云看着埋的。”

天云是路遥的三弟。因为他大伯家人少，生活大概比王家堡好一点，所以，

天云从小也是在延川长大的。

路遥的母亲告诉我：“路遥的大妈还在世，今年70岁了。娘家也在清涧，是离我们不远的赵家沟村的。如今，他大妈还在延川，和我家天云生活在一起。”路遥生前曾对我们说起过他的大伯和大妈。路遥对两位老人感情很深，老人们年纪大了以后，路遥都是按时往回去寄钱。路遥曾笑着说：“老两口舍不得花，就把我寄回去的钱，都藏在一个送饭罐罐里。”路遥是个有血性、有良心的农民家的孩子，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过大伯大妈的养育之恩。

路遥的母亲说：“我一共生了10个娃娃，活了7个。大的就是路遥，小名叫个‘卫’，官名叫王卫国，路遥是个笔名。老二叫王卫钧，在延安工商所工作。老三叫王天云，在延川农村，和他大妈一块生活。老四就是天乐。还有两个女子，大的叫王萍，出嫁在延安了。小的叫王英，在延长水厂找下工作了。还有个小子，就是你们认识的那个九娃，官名叫王天笑，这两天去了延安了。”天笑到延安去，是因为省上要安置路遥的家属，给了一个指标，让安排九娃的工作，指标批在延安地区了，天笑是下延安办手续去了。我心中算了一下，路遥的父母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一共是养

活了五男二女一大群整七个娃娃。五男二女是好命，我们清涧农村的乡亲们，就讲究五男二女这个数，多少人没有那个福分，路遥的父母有这个福分，只可惜路遥却英年早逝了。

说到路遥的去世，路遥的母亲说：“听说路遥在延安病倒了，是肝硬化腹水，我们就晓得这病严重哩。我们村里的好几个人得过这种病，都没有治好。后来，家里就打发九娃下去照看路遥，九娃从延安到西安，一直护理到路遥去世，这中间只回过老家一次，就是路遥想吃家里石磨上磨的面哩，九娃回来寻过一回东西。”

路遥去世的消息，家里人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是路遥的妹妹王英首先听到的。王英听到了消息后，赶紧对她妈说：“妈……我哥咋不顶事了。”路遥的母亲说：“瞎说，你怎知道的？”王英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路遥的母亲不相信，其实是给吓呆了，半天不说话，从前半夜一直呆坐到后半夜，才放声痛哭了起来。这一夜，一家人一直哭到了天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害怕两位老人太悲痛，就提议到院子里走一走，去看看其他窑洞里的陈设。

这样，两位老人就把我们引到了九娃的新房里。九娃是今年正月里结的婚。

九娃的媳妇刚才在石咀驿镇上，我们已见过了，娘家是离石咀驿不远的老庄里的，打扮得很合潮流，在镇上开着个理发馆。九娃的新房很漂亮，有沙发，有组合柜，有席梦思床，还有一个小写字台，写字台旁还有一把圆靠背黄木椅。

路遥的母亲说：“这些家具都是我家路遥的。我家路遥那年装修完房子后，腾下这些旧家具，婆姨的要卖哩，我家路遥说，‘我爸我妈一辈子为我们这些娃娃，可多吃了苦了。这些家具甭卖，捎回去叫老人们用去。’路遥住院以后，在病床上给一个朋友写了个条子，人家就把家具给我们捎回来了。后来，九娃结婚，我们就又把这些家具都放在九娃窑里了。”

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路遥，我们想到路遥出生的地方去看看。路遥的父亲说：“能哩。”

下了路遥家土坡，沿公路向前村走二三十米远，再向一个小沟沟里拐进去，爬上一道长坡后，就到了路遥家的老地方。路遥的父亲一共老弟兄三个，可他爷爷手里却只留下一眼窑。这样，路遥的大伯去了延川后，这眼窑就归了路遥的父亲。1949年冬天，路遥就出生在这眼土窑里。路遥在9岁之前，每天的吃饭和睡觉，也都是在这眼土窑里。早年

间，路遥的父亲还在这眼窑的院子里，栽了一棵槐树苗，这棵比路遥仅小一两岁的槐树苗，如今已长得又高又大了。后来，路遥的三大（叔叔）要结婚，路遥的父母就又把这眼窑让给了老三。如今，这眼窑也是老三家住着。而路遥的父母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是路遥参加了工作后，和天乐两人出钱新修的。路遥的三大不在家，我们没能进到窑里去看一看，只是在门缝里往里边瞅了一下：窑不小，也很是周正，在农村的老式窑洞里，也还是一眼好窑洞。就在我们东看看、西瞅瞅的当儿，老院子周围的好多路遥的户家叔叔兄弟们，也都围来了。这些路遥的亲人们都叹着气，给我们讲了一些路遥小时候的事情，都说：“路遥从小就是个好娃娃。”

从路遥家的老地方下得坡来，来到村中间的公路上，我们看见公路旁立着一块石料很好的石碑。石碑的背面写着：“王家堡村属石咀驿镇政府管辖，位于镇政府驻地东北8公里处，于元朝一三零八年建村，其时居住王姓，故得名……”王家堡从元朝时建村，至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该村集六七百年的日月之精华，好不容易才哺育一个大作家路遥，却偏偏作家本人又英年早逝，这可真是人世间的一个大悲痛，大悲壮！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告别了路遥的父母，离开了王家堡村。

（文章写作于1993年）

清涧的石板

◇连亚平

在陕西，有个县城名叫清涧县，县城并不大，很多人，尤其本省的人，即便他从来没有来过清涧，甚至不知道清涧县地理方位在哪里，但只要说起清涧县，他一定会立刻回应你，是“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所说的那个清涧吧！看，清涧，就这样夹带着石板，不动声色地让人们很早就知道并记住了她，石板和清涧，仿佛就是连体儿。

中国自秦朝起设立郡县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清涧作为一个县也历经多次的变革。这句“清涧的石板”民谣到底在何时、因何事、被何人传播并被广泛流传于世的？无人知晓，也好像没有必要去考究，我们知道的是，历代的清涧人民早就将自身的生产生活与石板紧密结合在一起，石板也早就成为了清涧县最著名的名片、最显著的标签、最

突出的特色。

世界上很多具有地域特产的地方，最后都乐于将自身的特产与世人共享，有些甚至为了他人，不惜将自身掏空。比如“米脂婆姨绥德汉”中所说的米脂的婆姨，因声名太盛，竟使得天下男人蜂拥而至，竞相争娶，导致米脂婆姨们纷纷外嫁，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米脂的女婿。那些有特殊物产的地区，比如相隔不远的神木、府谷等地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哪个不是大方地将自身的资源与世人共享，甚至不惜将自身掏空。而清涧的石板，却没有这样的大方，它表现的出奇内敛，甚至呈现出一种小家子气，多少年，多少代，清涧石板就这样固执地坚守着清涧这一方土地，仅仅供清涧人民来享用她所能带来的种种实惠。

清 涧 河

所以，世人如果要一睹清涧石板的真容，只有来清涧县。清涧是清涧石板的圣地。

在清涧县，石板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气、大度还有大方，它向清涧的人民完全地敞开了胸襟，人们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在县城，你可以看到，人们用石板铺的路、用石板筑的桥、桥两边的护栏是用石板雕刻的各种画，石板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记叙清涧红色历史的，有表现清涧人文历史的，有诗词歌赋，有山水人物画等等，行走在清涧县城，脚踩的清涧石板，眼观随处可见的石板画，仿佛进入了石板的艺术长廊。在农村，人们将石板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看吧：家家户户用石板筑的窑，睡的石板炕，用的石板桌，坐的石板凳，用石板作锅台，用石板当锅盖，用石板盖粮仓，就是那鸡窝、狗窝、猪窝等等地方，都用的是石板这一石材，就是人死后上了山，那筑的墓、立的碑也全部用的是石板，清涧人，世世代代，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石板。

清涧人民对石板的依赖，远远不止使用那么简单，石板还成为了清涧许多人世代谋生的手段。清涧山高沟深，自然环境恶劣，生活物质匮乏，特别是解放前，人们缺粮少穿，而当石匠走南闯

北的揽工，成为了清涧许多人家最好的谋生手段，清涧的石板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清涧石匠，也养育了无数的清涧人民，即便当代，清涧石匠这一传统职业，也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淘汰，石匠行当依然在清涧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不禁好奇，为什么清涧石板要固执地坚守在清涧县？这还要归源于清涧石板资源分布的奇特，据考察，清涧石板大部分分布于清涧河、无定河以及黄河面积 58 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分布范围狭长，而且石板储藏呈蜂窝状，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清涧石板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开采的条件，就是当前，清涧县依然没有一家年产达到 5 万吨以上的石板厂，清涧石板的使用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那种自给自足状态。资源的有限限制了她的外流，这反倒使得清涧的石板拥有了一种小家碧玉的清秀和神秘，使其拥有了一种养在深闺的娇羞和内敛气质。

曾经，清涧人民也一度做出过让清涧石板走出去的尝试，他们开发石板地砖、石板字画，可是无一例外地，因为资源有限，发展规模受限，最后都黯然收场。可是世间事，从来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众多的资源富饶地因为

大规模轰轰烈烈地开采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而被人们弃之如敝屣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清涧石板的智慧，它就是用这种细水长流的谨慎，和物以稀为贵的尊贵，保持了自己魅力的持久。她的特殊存在方式仿佛向世人宣告：她不需要被更多人消耗浪费，更不需要被许多不懂欣赏的人去把玩、品评、享用。也许有人要批评她缺乏大家闺秀的气派，可是她显然不在意更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失去自己的特色，她宁愿保存自己小家碧玉的谨慎和小心。

因为清涧石板如此的特殊性，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她被消耗殆尽并最终被人们摒弃的那一天，她的谨慎小心和受众范围的有限，使得她将长久地拥有盛名，

她最懂得物以稀为贵的内涵。

清涧石板虽然小心谨慎地固守在清涧这方土地上，可是她却绝不会固步自封，她有自己思想和作为。在过去，她给清涧人民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得清涧人民赖以生存发展；在当前，清涧石板已经成了清涧县城的最重要特色，吸引着来自各地的人们行走、思考、欣赏；在未来，清涧石板将有更大的作为，她将是清涧石板民俗文化的重要展示地，她还将结合清涧当地民俗、饮食、民居等，创建清涧石板民俗化县，迎接八方宾朋！

栏目责编 贺志勤

妙曲天道自唱情

——国家级非遗专题片《清涧道情》

◇ 杨 进

莽莽苍苍的陕北大地。

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地平线。

远处的山梁上，一个老农在余晖里
扛着老镢头，边走边唱：

远照南山一朵云，

近看秦川雾沉沉。

老君留世世不公，

凡家地下有富贫。

贫到街前无人问，

富到深山有人敬……

粗犷、苍凉的清涧道情《毛洪跳墙》
唱段由远而近，在刀劈斧砍的山梁上久
久地回荡着……

清涧解家沟镇 白草寺

有 970 多年历史的白草寺，在陕北

大地的褶皱里由远而近，出现在观众面
前。

弯曲的神路，连绵的庙宇，参天的
古松。主庙的大殿里，香烟袅袅，肃穆
而庄严。

道堂上，几个道士神情淡定，挥动
拂尘吟哼着道曲。

（同期声）

道情又名黄冠体，源于《九真》《承
天》等唐代道曲。道教音乐除了用于设
坛、上供、画符、发炉、降神、迎驾、
诵经、修持、庆祝等法事活动外，还用
于道士们在民间传道时所唱，而这一唱，
就诞生了道情。元代音乐理论家芝庵在
《唱论》中说：“三教所唱，各有所尚，
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这
不仅准确概括了三教的教义精髓，还将
“道”和“情”联结成一个新的概念：

道情。

清涧县城

镜头由笔架山拉起，“三山石嘴头，二水绕城流”的县城全景出现在观众面前。

（同期声）

清涧古为雍州西河之地，秦属上郡，北魏始设朔方县，唐置宽州，金改青涧，明加“水”作“清”改为清涧。乾隆《清涧县志·地理志》记载：清涧“北延沙漠，南扼全明，东控河东，为全秦要户，诚要害之雄区”。

清涧东区

黄河、无定河、河口、太极湾、鱼儿岭等景区。

载着道情戏箱的一辆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地爬着坡，一路黄尘；间或唱道情的镜头……

（同期声）

清涧地处“南原北漠”之过渡区，汉唐时期，道教在这一带流传甚广。宗教文化的传播，在影响人们思想的同时，“坐班清唱”的道教音乐给人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人们在拜道场、听道曲的基础上，结合民歌小调和说书等民

间音乐元素，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演唱艺术——道情，世代传唱，延续至今。

道情为道家所唱，按理说，应属道教音乐和宗教艺术，但它偏偏却不在这个范畴。道情的音乐元素中，世俗和民间的成分已经远远超过了宗教的成分。

如果从史实典籍考察，道情的唱腔曲牌种类，虽然源头在宗教，但对现行道情的音乐形态考察，就会发现其唱腔曲牌，并没有多少宗教的痕迹，大多数出自明清以来的各种俗曲小调。就以清涧道情来说，唱腔中真正有宗教元素的只有平调、十字调和耍孩调三种，且已经经过了世俗化处理，悠扬舒展的神仙味道消失殆尽，转化为热烈奔放、百转千愁的陕北生活情调。

清涧道情究竟形成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本县乐堂堡、惠家石硷等地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道情：“三才卦板响连声，口口声声唱道情，祖祖辈辈往下传，洪武年间到如今。”可以看出，明朝初年已经有曲艺道情在清涧境内流行；清涧的戏曲道情，学术界一般认为出现在清代中后期。数百年的历史久远而绵长，三弦管子，渔鼓筒板，依旧清晰地记载着清涧道情曾经的美好与邂逅。

清 涧 河

清涧寡妇坪旧戏台

一个民间道情团在演出道情戏《湘子出家》。

观众们坐在地上，如痴如醉地听着、看着，一脸的兴奋与虔诚……

（同期声）

清涧道情是在曲牌体道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称：“陕北道情，相传出自清涧，又名清涧道情，原为坐班清唱，后受到晋剧和山西道情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戏曲剧种。”由此可以看出，清涧是陕北道情的发源地。

清涧道情的流布地域，以清涧为核心，包括子长、延川、子洲等十多个县区。因此，清涧道情已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品种和品牌的概念，是陕北大地上别具一格的文化现象，是陕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清涧道情以乡土性、民俗性和艺术性，阐释着陕北人民共同的精神信仰、性格特征、生活情趣和审美取向，有着强烈的精神凝聚力和地域认同感。一代又一代的清涧人将道情口口相传、代代相唱，绵延不绝，就是让清涧道情这一独特的民间音乐，永久地伴随着乡民们的生活。

杨树强演唱道情

西首落下小桃红，
东首跳出月子明；
山里牛羊赶下山，
河里艖公缆定船；
狼奔深山虎奔林，
鸦儿老鸱钻串洞；
买卖字号把门关，
行路君子把身安……

（同期声）

这是清涧道情《高老庄招亲》中的太平调唱段。曲调轻快跳跃，活泼风趣，是清涧道情中百听不厌的唱段之一。

乡下院子里

乡民们唱着道情……

各种道情戏演出、不同的角色不断闪现在观众面前……

（同期声）

作为陕北民间戏曲之一的“道情”，在清涧农村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炒鸡蛋，烙烙饼，弹上三弦唱道情。”“宁看道情十万金，不去县里坐衙门。”每逢庙会，无论是人口密集的乡镇村头，还是烈日当空的山坳土坡，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道情吼唱。

清涧道情是陕北土生土长的一个剧种，剧目丰富，唱腔优美，是陕北民间艺术中一朵璀璨夺目的“山丹丹”。其唱腔有两大类：一类是流布于清涧一带的老道情，俗称“老调”；另一类是从山西临县传来的东路调，俗称“新调”。“老调”平和低回，深沉优雅；“新调”热烈明快，激昂奔放，二者融为一体，各呈气象，相得益彰。

清涧道情唱腔有“九腔十八调”之誉。其唱腔或节奏缓慢，苍凉悲切，低回哀婉，如咽如诉，将悲伤和痛苦渲染到极致，听得人百味杂陈，潸然泪下；或曲调雄壮，气魄宏大，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听得人酣畅淋漓，豪情满怀。清涧道情还有一大特点是拖腔多，演唱时可以随意自由地填加诸如“哎嗨哎嗨哟——”等虚词，极具一咏三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清涧道情生、旦、净、丑齐全，以生、旦、丑为主，花脸无唱腔，动作无武打，扭摆穿插，说唱间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清涧道情剧本手稿、书籍等画面

（同期声）

除了唱腔，作为一个剧种，清涧道情的剧目非常丰富。据陕北文化学者杨

明芳统计，清涧境内外共有各种道情剧目423个。其中传统剧目有《桑园会》《十万金》《鞭打芦花》《斩经堂》《李大开店》《刘秀烧窑》《高老庄招亲》《王祥卧冰》《三度林英》《汾河打雁》《合凤裙》《牡丹亭》《毛洪跳墙》《张良卖布》等138个；现代剧目有《做军鞋》《减租会》《家庭图》《乌鸦告状》《李四卖女子》《赛畜会》《审丈夫》《接婆姨》等285个，本本精彩，段段生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白根升演唱道情视频

什么国里佛出世？

什么国里降老君？

什么国里生孔圣？

哪三国所生三圣人？

西域国里佛出世，

灵宝陕州降老君，

山东鲁国生孔圣，

这三国所生三圣人！

（同期声）

这是清涧道情中最有名的传统戏《十万金》唱段。

一个道情团正在演出《十万金》场面，镜头在观众与舞台间不断切换……

（同期声）

《十万金》，又名《打经堂》《李翠莲大上吊》，唐代故事本戏，说的是唐僧去西天取经，在化缘时遇到了酷爱佛经的民间女子李翠莲，二人在李翠莲家讲经盘道，所问奇绝，所答奇异，一问一答，相谈甚是投机。唐僧师徒道别时，李翠莲以生母所赠金簪相送。唐僧徒弟沙弥拿着金簪去当铺时，想不到这家当铺老板正好是李翠莲的丈夫刘全。刘全一见李翠莲的金簪，反复追问之后，误认为李翠莲与唐长老私通，回家对妻子大打出手，火烧经堂，并逼李翠莲上吊自尽。看着丢下的一双儿女，刘全蓦然醒悟，后悔莫及。听道士说拿着南瓜可去阴间求情，便千方百计弄到传说中的南瓜，阎王开恩，使李翠莲还魂再生，一家人得以团聚。

鲁艺及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演出画面、道情资料

（同期声）

关于清涧道情，延安时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到一个新中国的成立，短短13年的延安时期，注定让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年代。其间虽然社会动荡，战火纷飞，但非常奇怪的是，延安时期包

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却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开宗立派、堪比古人的大家。这样的艺术氛围，也为清涧道情的横空出世，平添了最为适宜的土壤。虽然清涧道情的起源和产生比延安时期要早得多，但清涧道情有目的地搜集、记录和创作，却的确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当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这一号召，分期分批深入到陕北大地田间炕头时，激情哀婉、荡气回肠的清涧道情，犹如一座艺术金矿闪闪发光地出现在这些艺术家面前，成了他们“淘宝”的对象。从1942年到1945年的3年时间里，先后有鲁艺音乐和戏剧工作者安波、刘炽、马可、唐荣枚、张鲁、李刚、田方、韩冰、林农、王岚、王元方、黄准、李焕之、关鹤童、孟波等人在陕北的清涧、绥德、米脂、子洲等地采集陕北民歌和陕北道情，不仅整理出版了《眉户道情集》和《眉户道情曲选》，而且在当时非常盛行的边区秧歌剧中采用清涧道情曲调为之配曲。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一曲《翻身道情》。

1943年冬，为了配合即将在绥德

龙湾召开的减租减息大会，遵照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王震两位首长的建议，由前来下乡的鲁艺秧歌队赶排一个“减租减息”的节目在大会上演出。由清涧籍鲁艺学子王岚编剧、刘炽配曲的道情剧《减租会》应运而生，成为清涧道情革命现代戏的开山之作。其中剧本开首的佃户组长一出场，便赢得满堂喝彩：

太阳一出来，
满山红，
共产党救咱，
翻了身……

王岚起初在剧本上把这首歌叫《太阳一出满山红》，后经诗人贺敬之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将歌名改为《翻身道情》。从此，这首以清涧老道情平调大起板起头、东路调为主的《翻身道情》，犹如风暴一般迅速传遍了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讲话》后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道亮丽风景，而且经李波建国前夕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后，成为我国在国际上最早的获奖歌曲。

都说民国是乱世，但乱世之中，正

是艺术揭竿而起的时代。一首《翻身道情》，让清涧道情一亮相，便引领起一个时代，唱出了劳苦大众翻身的心声。

黄金鳌照片、有关道情演出画面

（同期声）

这是七八十年代清涧东区道情的代表性人物黄金鳌。有关他与道情的两个故事，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

有年他去外甥家，正遇上村里上下两队比赛唱道情。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两个临时搭起的唱台，哪个台下的观众多，哪个队就获胜。等黄金鳌来到比赛现场时，他外甥所在的二队眼看要输了。他不紧不慢地走上台，只说了声：“黄金鳌在此！”那边不仅看台下的观众，就连台上唱道情的演员也一下子全围了过来。

晚年的黄金鳌随女儿住在清涧县城。有年他病了，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一天，女儿把他从炕上扶坐起来吃饭时，有人无意中说了句后街上今儿唱道情着哩，老黄听后立即放下饭碗，自己溜下炕直奔后街而去，把一家人惊得目瞪口呆。这种内心渴望与吸引交织在一起的强烈情感，几乎就是我们能够想象道情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为此，黄金鳌用他

的一生做到了。

张成祥照片、有关道情演出画面

（同期声）

这个老人叫张成祥，本地人习惯叫他的小名“飞舟儿”。这位寡言少语、双目失明的道情艺人如石雕般立在那里，有时那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岁月会让历史定格成一张纸随风飘逝，岁月也会让一个人定格成一声叹气无声无息。张成祥没见过他生活了多半辈子的清涧县城，而这个县城里的人们，却都知道唱了一辈子道情的他。

1951年3月，梁文达随西北文艺工作团创作组到陕北采集道情音乐，到绥德后，准备到当时道情最流行的清涧去采集，由于担心到了春播的时候，农民比较忙，采集不好进行。正当他为此事发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当时在绥德分区群众剧团的盲艺人张成祥。张成祥是清涧人，虽然双目失明，但凭着惊人的艺术天赋和非凡的记忆，民间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尤其熟悉清涧道情。半个月的时间，梁文达用张成祥给他唱得道情，撰写成《陕北道情音乐》一书，1953年3月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国第一部陕北道情音乐研究专著。这位几十年来遇过无数民间艺人、后来

成为陕西乐团团长的梁文达，在回忆起他一生所遇到过的民间艺人时说：“清涧的张成祥是个无人能及的民间音乐天才，是东方的贝多芬。”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无法再让人们目睹张成祥唱道情时的风采。纵然英雄盖世，也奈何时光流逝，岁月无情。

惠万年演唱道情视频、有关道情演出画面

（同期声）

这个唱道情的老人叫惠万年，是清涧乐堂堡乃至陕北有名的道情把式，能演唱、会编导，曾给中央歌舞团教过清涧道情。晚年他随儿子住在延川。有年从省城来陕北采集民间音乐的摄制组路过延川时，正逢街上有人唱道情，就停下来录制。惠万年拾破烂路过时，一个老熟人对他喊：“老惠，里头唱道情着哩！”没想到惠万年皱了皱眉头摔下一句话：“唱得是狗屁，不是道情！”这话恰好被摄制组专门在外围拍摄观众的人听到了。他急忙问那个熟人，这老汉怎么这么说话。熟人说，别看这老汉儿是个拾破烂儿的，唱道情可是个好把式。摄制组工作人员看着惠万年渐渐远去的背影，扛着摄像机一路跟着来到惠万年住的地方，请他唱一段道情。惠万年也

不客气，在他破旧的房子里随口唱起来。

那一夜，唱了一辈子道情的惠万年，让这个从省城来的采风组听得如痴如醉，忘了尘想。

白明理演唱道情视频、有关道情演出画面

(同期声)

说起清涧县李家塔镇郝家畔村的白明理，多少有些传奇色彩。60岁前，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2005年春，61岁的白明理在李家塔老爷庙会上临时当会长时，遇上前来看庙会的县上领导，白明理作了一个口头庙会汇报后，领导发现他口才不错，夸奖了几句。当听乡亲们说他唱的比说的还好时，领导请他现场唱一弯弯。白明理就拣平日里经常哼哼的道情随便唱了几段。领导听后激动地说：“没想到小山沟沟里竟藏着这样一个艺术人物。”2006年，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广电局联合举办的陕北民歌大赛上，一身土气的白明理，凭一口清唱过关斩将，荣膺“陕北十大民歌手”称号，成了这次大赛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白明理出名了，一次在央视的舞台上，当主持人赞不绝口地向观众介绍着他唱的陕北民歌时，憨厚老实的白明理

突然“突”了一句：“其实我的道情唱得比民歌好！”这让观众们无比好奇，纷纷喊着让他来一段。当白明理的清涧道情《闹书馆》一腔吼出，便声震四座，喝彩不绝。从此，这位“陕北十大民歌手”灿烂的光环，被他不经意的道情所代替，让白明理成为唯一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涧道情传承人。

贺彩芬演唱视频

跃进锣鼓震天响，
喜鹊喳喳绕山梁，
王家塬召开赛畜会，
桂花我心里喜洋洋！

(同期声)

这是清涧道情《赛畜会》的开场唱段。

有关《赛畜会》《接婆姨》的剧本、演出剧照、各种报刊资料……

(同期声)

《赛畜会》是清涧道情走向广阔舞台最成功的范例，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现代道情戏。1963年冬，为了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榆林专区文教局号召全区各县剧团选送戏剧参加全

区的评选。该剧在时任清涧县委书记郝延寿、副书记艾维光的直接领导下，由艾维光、韩世琦、曹振东编剧，曹振东、韩世琦、刘永康编曲，对道情音乐进行了大胆改革与尝试。清涧剧团于榆林演出时，在12个县的16部戏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代表榆林专区参加全省会演。1964年5月6日晚，由清涧县人民剧团演出的《赛畜会》，在西安解放剧场首次登台亮相，就引起巨大的轰动，之后又在人民剧院、五四剧场连续观摩演出和公演5场，并应邀到省委和省政府礼堂进行了演出，场场爆棚，誉满长安。文化部和西北局召开了《赛畜会》座谈会，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专门到剧组下榻的华安旅社看望大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省委领导亲切接见剧组人员并合影留念。

“文革”十年中，传统道情销声匿迹，县剧团的主要精力放在秦腔和个别道情移植样板戏的演出上，清涧道情默默无闻，再没有显过山，露过水。

被人淡忘也并不是坏事。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清涧道情默默地积蓄和酝酿着，想用另一种表达证明自己曾凌于千峰之上的风华，想用另一种等待把握下一次异军突起的时机。时间终于走到了1984年2月16日，由郑光前编剧，

樊奋革、郝震川编曲，清涧县文工团演出的现代道情戏《接婆姨》，再一次代表榆林地区赴省展演，好评如潮，享誉秦中；时任省委书记马文瑞专门前来观看并与演出人员合影留念。

由《翻身道情》到《赛畜会》，由《赛畜会》到《接婆姨》，清涧道情无意问鼎，已然巅峰，奠定了它在陕北道情中特殊的地位。

各种清涧道情研究成果画面、人物照片及采访视频

（同期声）

为了让清涧道情能发扬光大，传承后人。许多有识之士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炽、王岚、贺敬之、李波和梁文达外，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为清涧道情的研究、搜集、整理、演唱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樊奋革，陕北道情专家，作曲家，清涧道情《接婆姨》主要作曲，出版有《陕北道情艺术》《陕北地方戏曲新编》，主编《榆林地区道情集成》等；

曹振东，清涧道情专家，《赛畜会》编剧、作曲之一。生前撰写有《陕北道情音乐》书稿，搜集整理清涧传统道情戏30余本；

杨树强，清涧道情专家。出版有《清涧道情》《陕北道情唱段精选》以及《陕北道情唱腔精选》光盘；搜集整理清涧道情传统剧20余本；

刘汉铭，清涧道情专家，发起成立“榆林市清涧道情研究会”并任常务副会长。出版有99万字的《清涧道情音乐》，主编《清涧道情传统剧目荟萃》6辑；

杨明芳，陕北文化学者，《清涧县志》主编。撰写我国第一部《清涧道情志》，影响甚远；与人合著出版有《道情之乡乐堂堡》《陕北语大词典》等；

郝震川，清涧道情专家，清涧道情《接婆姨》主要作曲之一。出版有《清涧道情》《陕北道情新编》等；

韩世琦，陕北道情、民歌专家，清涧道情《赛畜会》编剧、作曲之一。著有包含陕北道情章节的《陕北民歌说略》和《陕北民歌八题》等；

之外，还有张海生、张国万、慕清江、白根升、王静、刘永康、张光前、张泽民、郑光前、赵森田、王有才、候凤莲、白虎娃、惠斌杰、蔡琴英、任小娅、李海英、白志强等为陕北道情的研究、整理、创作、演唱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郭兰英演唱的《翻身道情》蓦然响起

歌声由高到低转入背景；

陕北大地上的各种遗址画面……

陕北民歌、陕北说书演唱镜头……

各种道情团在演出的镜头不断迭起……

清涧道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子……

（同期声）

清涧道情是横空回荡在陕北大地上的天籁，是黄河流域古文化的活化石，是清涧人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母语和家园。

清涧道情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与陕北民歌和陕北说书一起，成为陕北民间音乐的标志性品牌。

清涧道情以其诙谐幽默、激越低回和夸张浓烈的色彩，浸润百代，越度千年，激荡在一代代陕北人的记忆里。

2008年，清涧道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使清涧道情再一次得到新的“翻身”……

镜头由奖牌拉起，转入连绵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

郭兰英演唱的《翻身道情》由背景转向前台，高亢明快的歌声回荡在苍茫的陕北大地上，无定波涛，黄河滚滚，群山巍峨，沧海桑田……

清 涧 河

在郭兰英演唱《翻身道情》背景音乐……

乐下，相继出现如下画面：

白草寺香烟弥漫，人头攒动……

白明理在央视舞台上高唱清涧道情……

黑板上书写着“道情进课堂”的教室里，小学生们在动情地唱着清涧道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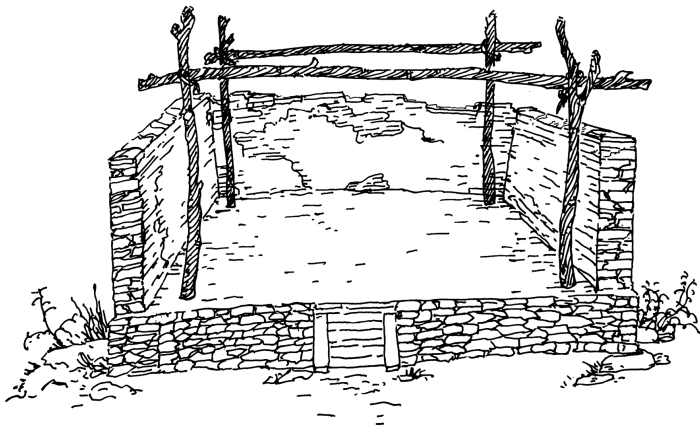
清涧九里山、安家畔等地的老戏台上，民间道情团在演出……

镜头由此拉起，再一次推向无边无际、天造地设的陕北大地……

推出导演、撰稿、摄影、制作单位

全片在郭兰英演唱《翻身道情》最高潮中结束！

作者简介：杨进，陕西清涧人。陕北文化学者，作家、书法家。多年来致力于文学创作、陕北方言研究和陕北民歌资料收集，出版有学术专著《陕北语大词典》《G陕北语》《东方红艺术盛典》《沁园春雪艺术在线》《陕北民歌版本系览》等，散文集《借我千山》《穷途》《得一之境》等。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祝 寿（陕北道情小戏）

◇惠炳胜 惠炳钱

时间：初秋

地点：农家小院

人物：知悔——女，55岁，家庭妇女
孝忠——男，58岁，农民，知悔丈夫

玉兰——女，80岁，孝忠母亲

顺顺——男，28岁，知悔儿子

文文——女，26岁，顺顺妻，知悔未过门媳妇。

【幕启，女甲坐定，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吆喝着

知悔（唱）：桃杏吐芳春雷鸣，
小康路上大步行。
衣食无忧应高兴，
一丝忧虑挂在心。
订婚媳妇惹人亲，
对我有点不热情。

左思右想为何情？

问了能人“事事灵”。

说是上梁不端正，

出的后人毛病。

为除心病把匠人请，

只要重修能治病。

知悔：让我赶快喊我那老不死的婆婆，
把窗台下面东西都搬到后院，好等匠人来。（敲门，大声喊）喂！
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老不死的咋起来了没有？

母亲：（母亲拄拐杖上场）咋了？

知悔：把窗台下面东西都搬到后院去！

母亲：（耳聋）剥葱丝哩，哪里放着哩？

知悔：（指窗台上的东西大声吼）换窑檐石了，怕把这些东西打烂哩。
谁让你剥葱丝哩！

母亲：好好的窑檐石为什么要换哩？

清 涧 河

知悔：你到阎王底下问你老汉可。要不是他修窑时没把窑檐石、大梁没按在吉字上，未过门的媳妇能对我这婆婆不热情了？（咬牙切齿）嗯，说着就想打你了。

母亲：你打，你打，我早不想活了，就是撂不下我的孝忠。

知悔：天大大呀！你说养着这号老人急人不急人。快搬东西去！

母亲：噢，我搬。（吃力地搬着，突然摔倒）哎呦呦！疼死我了。

知悔：装什么洋蒜哩，给我起来！（一把拉起母亲）快快搬，一会儿搬完，再把炕上那两块单子、门帘，还有腰裙洗净，晒干铺好，把院子硷畔扫得净净的，收拾得齐齐的。早饭饿了桌上有一碗前天剩下的米饭，倒上点开水吃了，不要糟蹋了！

母亲：唉！

知悔：哎什么哎了！我叫匠人去了。

（知悔匆匆下）

母亲：（抹泪）我的那天大大呀！活人难，难活人啊！

（唱）： 一十八岁结良缘，
名花栽进张家院。
三十二岁正当年，
夫染伤寒归西天。
擎柱夭折谁为依，

孤儿寡母谁人怜。

破布烂衣迎风雨，

吞糠咽菜送日月。

熬尽日月祈来年，

终于盼来艳阳天。

谁料媳妇当我的天，

逃出苦海跌深渊。

酸饭剩菜把肚填，

眼饱肚饥是常例。

打扫房子扫硷畔，

洗锅洗碗刷尿罐。

咒天骂地常有怨，

指桑骂槐数落你。

看见媳妇脸色变，

尿湿裤子流在地。

活得越长是罪孽，

就等死的那一天。

（母亲抹泪干活，知悔匆匆上）

知悔：哭哭哭！你个老不死的又哭什么了？就常受屈！常冤枉！还不快把眼泪擦干净。你说你害得我连大门没迈出去，你那在外打工的好儿子就打电话给我上了一劲。说让我今给你过八十大寿了。还让好好摆上一桌子好饭，一会儿子媳妇也回来了。

母亲：孝忠回来了？

知悔：你想你家儿了？

母亲：孝忠真的回来了？

知悔：咋瞧瞧，咋瞧瞧。你们可不知道，我家那死老汉对他妈可亲的要命了。只要他在家，早早的就给老不死的把火生着，被褥铺好了。和他妈常有说不完的话，可对我总是瞪眼窝降鳖哩。常怨我对他妈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稍有不周到不是骂，就是打。

知悔：咱走，给你换衣服去，别让儿子媳妇回来看见了又说我对您不好。

（母亲和知悔下）

（孝忠提大包小包匆匆上）

孝忠（上场）唱：

春雨催醒致富种，
幸福花开万年红。
给母祝寿早有心，
以前没钱办不成。
永远难报父母恩，
祝寿只是表心情。

孝忠：我叫孝忠，是知悔的老汉。在外打工一年了，今专门回来给老母亲过八十大寿来了。刚才我在村口给我那糊涂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我在工地上回不来，让她给老人操办一桌子过寿了。其实我晓得我那糊涂老婆，瞎字不识几个，虐待我老人的瞎心眼，就像灶莲眼眼一样，开一身。今我有意不

告诉她我回来了，就是想亲眼看看她究竟是怎样对我妈的。让我换身行头，装成个摄影师，等儿子和媳妇一起进家门。

（顺顺文文上）

顺、文合唱：

颗颗红枣张笑脸，
漫山遍野映蓝天。
人逢喜事等不及，
犹如心上生羽翼。
心急火燎下了车，
急急忙忙回家园。
给奶祝寿是心愿，
增福增寿养天年。

顺顺：妈！奶奶！我们回来了！

孝忠：（一把拉住他们）我是你爸。

顺顺：爸…你怎么这身打扮，你带上这假发，墨镜，我都不认识你了。

孝忠：一会进门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和你奶我回来了。

文文：为什么？

孝忠：我自有道理了。

（进家门）

知悔：你们回来了，怎么还带了个摄像的？

顺顺：想…想给我奶奶留个纪念。

知悔：一个快入土的人了，没必要那么破费。

文文：我奶奶呢？

清 涧 河

知悔：她……她……（看洗衣服的母亲）。

文文：奶奶！你又洗什么哩！

知悔：（抢着回答）我说不让洗，偏要洗。平八十的人了，一会儿不消停。你们看把这院子里里外外扫的净圪旦旦的。我常说年轻时候没享两天福，老兰你好好家呆着，有我伺候了，可就是不听话。

孝忠：真是孝顺的好儿媳妇啊！

知悔：那当然啦！我要给我没过门的儿媳妇做榜样了。哎，这位摄影师的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熟悉，有点像你爸的声音。

顺顺：妈，你大概是想我爸了。

文文：妈，今天我下厨给咱做饭。

知悔：你们刚刚回来累了，妈做。

顺顺：我和顺顺做吧，你给我奶擀长面去。

知悔：好好好。给你奶奶做一碗长长的长寿面。

孝忠：我给你们摄像，照照片。

（各人系围裙准备做饭，孝忠在一旁摄像）

顺顺（唱）：碳火喷喷烧的旺，
案板刀子叮叮当。

文文（唱）：锅碗瓢盆大合唱，
手忙脚乱还添忙。

顺顺（唱）：四道凉菜好逞强，
八道热菜也疯狂。

文文（唱）：全鸡全鱼呈吉祥，
八宝蜜粥闪金光。

知悔（唱）：四碗蒸肉镇中央，
一碗寿面主角唱。

孝忠（唱）：厨艺精湛奥秘藏，
祝寿韵味满院香。

知悔：让你奶奶快来一！（母过来把寿冠戴上，坐在中间。知悔坐老人身边，顺顺文文坐两旁）这回让摄影师给咱好好拍个照片，留个祝寿纪念。再拍个视频，发给你爸，你爸满意了比什么都好。

顺顺：好。（摄像发视频）爸！今天给奶奶祝寿，你看看，都是我妈一手安排的。

知悔：这回咋弄好了。顺顺你和文文给咱到隔壁窑里烧个红枣莲子汤去，我和你奶奶都没喝过！顺便也让这位摄影师去拍个视频。

顺文：好哩（顺顺文文下场，孝忠也假装跟下场，躲在窗外看知悔的一举一动。知悔问母亲）

知悔：今个饭好不好？

母亲：好！好！实在好！

知悔：（拿下母亲寿冠，端起寿面）那你先把这一老碗寿面端到你窑里吃去，吃了能活一百岁。等吃完了你再过来。

母亲：不是坐在一起吃了？我还想吃红

烧肉了。

知悔：看把你能的，你以为这真的是给你做的？

母亲：今不是给我过寿了？

知悔：老麻雀脑上戴皇冠——你想的倒美了，悄悄家回窑里好好吃你这碗寿面可！顺顺文文问上了就说你咬不动这些好吃的。知道了没？

母亲：哎！知道了。（母无奈下场）

（躲在窗外的孝忠强忍怒火换衣服上）

（知悔看见孝忠突然回来，大惊失色、浑身打颤）

知悔：你，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不是在工地上回不来吗？

孝忠：（很生气）这是我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知悔：那你…你看见顺顺发的视频了吧？

孝忠：问你，妈呢？

知悔：刚…刚出去，大概是…是…上厕所了。（忙大声叫）妈！你在哪里！

母亲：我在窑里！

知悔：你，你快来，快来……

（母亲端饭碗上，孝忠看见母亲，不由得跪下抱住母亲痛哭，知悔见机忙偷跑下场）

孝忠：妈呀！妈妈呀！摆下这么好的一桌子好饭，就给你吃一碗面。坏透顶了！老子今要把这婆姨活劈了……

母亲：（哭着死死抓着孝忠的手不放）孝忠啊——不要！我快死的人了，别为这些事再生是非了。

孝忠：妈！你别拦我！（从母手里挣脱）

母亲：（哭着撵出来，跌倒爬起来，喊）孝忠啊！孝忠！你不是亲妈啊！你是给妈加罪啊！（抹泪）

孝忠：（孝忠回头看着母亲，哭喊着）我苦命的妈妈啊！

（唱）： 柔肩勇扛乌云天，
纤手力扶荆棘地。
凄风苦雨沐笑靥，
冰刀霜剑雕玉颜。
儿婚女嫁心力竭，
又逢恶媳毒蛇蝎。
人间苦酒有千杯，
强忍痛饮万万千。

孝忠：妈妈啊！儿心里实在难受啊！

母亲（唱）：叫声孝忠听妈言，
吃歪吃好妈不嫌。
脱贫送来致富礼，
不是当年那日月。
她骂为娘听不见，
她打为娘有老天。
只要你俩不生气，

清 涧 河

受死受活妈无怨。

母亲：儿啊！别闹了。等上这么个人，妈是要死的人了，什么气都能装得下。

孝忠：妈！我饶不了她！（高声喊）知悔！你给老子哪里去了！钻进老鼠窟窿要把你灌出来！

（顺顺、文文强拉着跑下场的知悔上）

顺顺：有我在，你怕啥了？

知悔：我不去。

顺顺：不怕嘛，杀让杀我。

（孝忠看见知悔，疾步上前拽住衣领就打知悔，顺、文忙上前分架。）

孝忠：你当着孩子的面，今说说你做的坏事！

知悔：我…我…是妈说她没牙了，什么不能吃，有这碗面就够吃了。鼻涕憨水不是桌前的人了，怕文文吃不进去。自己要走的，我拦都拦不住！

孝忠：编、编，好好编瞎话。你还给我犟嘴哩？妈咬不烂硬的，肉是硬的吗？八宝粥是硬的吗？我今天装成摄影师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越说越气愤，扑着要打，顺顺紧紧地抱着，文文尽力护着知悔）

知悔：啊…刚才的摄影师是你？那你都……

顺顺：妈呀，你怎能这样，平时我以为爸对你过分了，常为你抱打不平。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奶奶，让我怎说你哩！

孝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长了一颗比蛇蝎还毒的心。你是想让文文也跟着你学了，以后等你老了也这样对你了？

知悔：（哭着）没有，没有，我没有。

文文：妈，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你应该扪心自问——

（唱） 叫声妈呀你别恼，
媳妇也是为你好。
奶奶已是八旬老，
一生坎坷受煎熬。
没有功劳有苦劳，
将心比心天知道。
你也迈上老年道，
你让晚辈怎尽孝？
古人留下德善孝，
那是世代兴家宝。
善待老人人夸耀，
虐待不敬臭名昭。
榜样力量很重要，
是好是坏都你教。
窑檐滴水旧坑坑，
上梁不正下梁歪。

（知悔上前一步，瞪大了眼睛
恍然大悟）
知悔：窑檐滴水旧坑坑，上梁不正下梁
歪。原来是万事通在凌辱我呀！
我这猪脑子怎就没翻转。

（唱）： 今天媳妇一席话，
说得心里直发麻。
现在我是媳妇妈，
明天媳妇当我家。
媳妇把我脚印踏，
我就成了孝忠妈。
自作自受眼哭瞎，
他人旁边看笑话。

孝忠：你才懂了，以前给你怎样说，你
不但不听，还说是欺负你了。

顺顺：妈，这就对了，孝顺奶奶，你就
是文文的榜样。

文文：今天这事谁也不说了，就让它过
去吧。顺顺，把我包拿过来。

顺顺：（顺从包里拿出衣服）奶奶，今
天是你的生日，文文给你买了一
件上衣，试试看合身不？

母亲：（文给奶奶穿衣服）合身，合身。
好像量了身子买的。

文文：爸，妈给你们俩也买了，看爱心
不爱心（接过衣服里外看）

知悔：哎呀！这么好的料子，这得几个
好钱？

文文：你们还年轻，比我奶奶的贵了一

些，八百八十元。

知悔：哎，我们是农民，这太时尚了，
穿出去人家笑话呀！

顺顺：（给父亲穿衣服）谁笑话哩！现
在农民和干部一样穿衣服呢。

知悔：（醒悟）文文啊！你这样孝敬我，
把我羞死了！（转向母亲跪下痛
哭）妈呀！我对不住你！我还
不如没过门的孙子媳妇，文文这么
年轻却又这么懂礼，我太羞愧了。
（又转身拉住孝忠的手）孝忠，
你打我，打我！打！打！打啊！

（孝忠不理，举手打自己，文文
架住，知悔边哭边向孝忠说）我
不是人！都是我的不对！

孝忠：你说，你还是人吗！你还有人性
吗！

知悔：孝忠啊，你打吧，打了我才好受
一些。我还差点闹出大事来。

孝忠：什么大事？

知悔：差点把窑檐石换了，把房子拆了，
把大梁换了。

众问：（孝、顺、文惊讶）啊！为什么
要换窑檐石，拆房子？

知悔：我一直感觉文文对我有看法，但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又不好意思
问。就问了咱村的“万事通”，
“万事通”说，窑檐滴水旧坑坑，
大梁不正下梁歪。我以为是大梁、

清 涧 河

窑檐石没按在吉字上造成的。所以我请了阴阳，准备这两天就动工。

孝忠：你个糊涂蛋，你真把我气死了！

顺顺：好我的妈哩，人家糟蹋你哩！把文文比作窑檐水，把你比作旧坑坑；把你比作大梁，把文文比作小梁。文文哪儿对你不好？你把文文的名声都扬臭了！

孝忠：真是煤堆上站的黑乌鸦，光看到别人的黑，却看不到自己多么黑！

知悔：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文文，你不要和妈计较。妈没文化，又不爱和人交往，不懂大梁小梁是指人的。所以才闹出这笑话。

文文：妈，说就说了，没关系，是好是坏让别人评论。

知悔：文文，妈这会彻底明白了，妈错怪了你，无意中给你丢了脸。

文文：什么也不说啦！今天是个好日子，咱祝贺奶奶长寿百岁，咱为妈的醒悟举杯！

顺顺：对，给奶奶戴皇冠。

合：拜寿了（音乐响起合唱）

羊羔跪乳念母恩，
树高千尺不忘根。
黄金难买父母恩，
德善贤惠孝为本。

栏目责编 许 艳

路遥：坚定地书写时代

◇梁向阳

延安大学文汇山，一座极其平常的黄土小山，却因一个人而拥有了高度。这个人，就是我国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自从1995年11月17日路遥墓园建成后，经常有全国各地的读者，来这里祭奠这位魂归黄土地的优秀作家……

一

“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故乡是路遥文学飞翔的出发地。早在新时期之初，陕西青年作家路遥就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借主人公马建强的心声，表达自己对苦难的深刻理解。

路遥是陕北农民的儿子。1949年

12月2日，他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里。那年是中国农历的牛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取名叫“卫”的“小牛犊”，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为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小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地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就这样，“卫”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他的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10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中学。整个初中三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少年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了他

超越苦难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地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于是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时首先想到的是“高加林”三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这段苦难的经历在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路遥这位陕北农民的儿子，在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就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他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既是路遥这位有深刻土地情结作家的人生体悟与真实表露，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陕北这片土地以及

土地上的人民，也成为路遥一生书写的主题。

二

新时期之初，路遥以深沉严峻的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褶皱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汇到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他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优质区位，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发力点。

1981年夏，路遥开始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创作中篇小说《人生》。这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在此之前，即1980年，路遥就已经在《当代》发表了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中篇小说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人生》着力塑造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位既敢于抗争命运、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具有多重性格的“圆形人物”。这部小说思考的前瞻性与深邃性，以及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均超过了同时期许多作家的思考。路遥文学创作的艺术才华与个性，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了。

这部中篇小说在《收获》杂志1982

年第3期发表后，很快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以至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与此同时，它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继续引起全国性轰动。

1983年，《人生》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真正确立了路遥在我国新时期文坛的地位。

《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也让路遥生活在“广场上”了。但他却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因为路遥在少年时期就有过一个梦想：“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为此，路遥还专门进行过庄严的“沙漠誓师”，以强化自己的创作决心。

三

“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褶皱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来，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这是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对故乡陕北的文学叙述。

1980年代初，正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梦想。路遥这位在大转型期由中国

基层农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千千万万普通人奋斗的故事中捕捉到了文学的灵感，敏锐地把握到了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文化诗意，并深刻感受到它所赋予的史诗性的品格。

路遥决定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乃至梦想，讲好普通奋斗者的人生故事。是的，路遥熟悉这个时代的特征与气质，他有信心驾驭这个题材，用手中的笔绘制理想的史诗性画卷。

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专门对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节点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

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当然，陕西当代作家都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创业史》也是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早在延安大学上学时，他就特别喜欢柳青的《创业史》与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已经研读过7遍《创业史》，应该说路遥深谙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

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设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最初还分别给这三部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

时年32岁的路遥，就这样开始为大部头作品做准备工作，纷繁的思考和狂热的工作成为他的生活常态。路遥先后用6年左右的时间，准备与撰写这部长篇巨著。其中，仅扎实而认真的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用了3年时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

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课，他也有能力完成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四

《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时间也是3年。1985年秋到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了第一部；1986年夏到1987年夏，完成了第二部；1987年秋到1988年初夏，完成了第三部。期间，路遥对每部书的创作均是两稿，手写一遍，再誊改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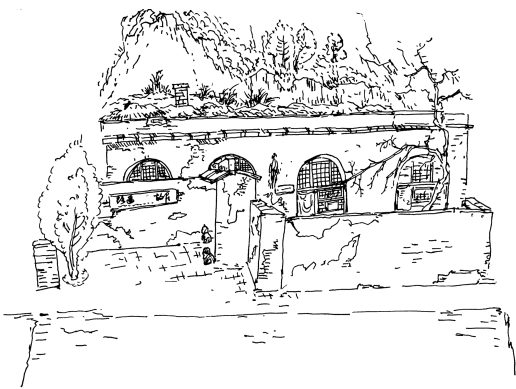
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是“一波三折”，一开场就带有了悲剧性的基调。究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文坛的风向发生了变化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为被文学评论界指责为“过于陈旧”的创作方法。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路遥必须严肃认真地思

考自己创作的出路。当他读到苏联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理论文章，讲“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的主题时，对弟弟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是咱的亲兄弟。”

事实上，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所提出的命题，也是路遥反复思考的问题，即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就路遥的创作而言，是继续承接现实主



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彻底割裂传统？是像“历史书记官”那样真实地记录历史，还是进行“个人化写作”？是尊重大众阅读，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路遥借用“老土地”的形象比喻，思考自己的困惑与坚持。当然，回答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路遥为何要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呢？路遥认为：“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

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拒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当年固守现实主义阵地，是由于不懂得现代主义文学，其实这个判断是简单的、幼稚

的。路遥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就注意到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他还反复阅读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路遥也曾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一些作品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技法。

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路遥的心是坦然的，也是自信的。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他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路遥当年才30多岁，就拥有这样深邃的历史理性，拥有同时代许多作家所不具有的清醒、冷静与深刻。

路遥最在乎的是读者。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遇到困难之时，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路遥注定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更多压力，注定要伤筋动骨，他也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就在路遥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但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的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铸造了皇皇巨著《平凡的世界》。1988年5月25日，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终于为《平

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向窗外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才、胆、识、力分不开。倘若路遥没有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

1988年12月31日，路遥在给《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先生的通信中，再次明确地宣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五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

从1988年3月27日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26天。《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亿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

当年，这部小说广播的直接受众就达3亿之多。

《平凡的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后，于1991年3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站在领奖台上的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在获奖发言中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他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路遥离世时，离他生命的第43个年头仅差16天。

路遥虽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与人民，但并没有远去，而是通过作品不断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路遥病逝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又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先后多次播出了《平凡的世界》。

新世纪以来，路遥的作品生命力强大、经久不衰，“路遥热”现象也持续升温，力度不减。《平凡的世界》成为我国新时期以来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2008年10月，新浪网发起的“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显示，《平凡的世界》以

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近年来，《平凡的世界》《人生》多次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与舞台剧，火遍大江南北。

2018年9月，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等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入选其中。2018年12月18日，在全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路遥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之一。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路遥被评为“100位重要英雄模范”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凡的世界》的故事背景虽然已经远去了，但这部有温度、有情怀的小说却源源不断地提供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让人们温暖而励志。

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路遥当年敢于背对文坛、逆风而战，敢于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并交出了一份令时代信服的答卷。他也以最诚实的劳动，诠释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

栏目责编 贺志勤

筑梦清中 启航未来

◇王雨轩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期投身清中，更以行证道。

——题记

告别了初中生活，我们从一个个不同的学校迈入清涧中学的校园。鲜衣怒马逆风而来，千帆过尽仍存鸿鹄，那是青年人应有的模样，更是我们清中人不不变的风貌。恰逢盛世年华，伴随着寒窗苦读一步一个脚印的征程，我们正在成长。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回望两年以前，手拿录取通知书的我，注视着眼前偌大的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刻在大石碑上深红色的“天道酬勤”，让我对这所素未谋面的学校肃然起敬。进入校园内，几棵五角枫耸立，花坛里各种各样的鲜花娇嫩欲滴，花团锦簇。一排

高大的白杨树昂首挺胸，旗台上五星红旗随风飘动……无不向新同学表示着欢迎，让我不禁对高中生活期待万分。

我反复地询问自己：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了成为这样的人，我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梦想是不会发光的，发光的是追梦的自己。我深知，生命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清中校园里，每个人都是努力拼搏，一往无前的模样，积极奋进的每位同学，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校园。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学校为我们提供和谐美好的环境，老师教诲我们积极进取。我永远感恩我的母校和老师们，居里夫人说：“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骄傲的成绩，都应饮水思源，应记住是自己的老师为他们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清中的校园庇护着我们岁月静好的生活，也滋养着我们向更高阶梯迈进的信念。

人生路漫漫，少年当有凌云志。步入高三，紧张的学习氛围和繁重的学习任务，像石块一样沉甸甸地压在同学们身上，疲惫的时候，美丽的校园又温柔而严厉地鞭策我不断前行。时光不问赶路人，星光不负有心人。她不断地告诉我：“要将心沉入书海中，将知识化作养料。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

勇者，脚下皆是路，智者，知道走哪一条路最好。我见过有的人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但努力一把发现没有回报就放弃了；见过有的人坚持了几天计划，却再也没有下文。总是有太多的人，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半途而废。“越努力越幸运”只有从自身做到“人和”，方可谈“天时地利”，最终达到理想的彼岸。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脚踏实地才是靓丽青春应有的姿态。

清涧中学，梦启程的地方。我永远热爱我的母校，永远感恩校园里陪我成长的良师益友、一草一木。我愿背负梦想，牢记嘱托，一往无前。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三七班学生）

路遥——家乡的骄傲

◇王欣荣

“认识”路遥缘于一次和妈妈谈及“我们家乡的名人”。妈妈告诉我，路遥是我们家乡的文学巨匠，他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好奇心促使我很想更多地去了解这位伟大的当代作家。

我一直以为路遥先生姓“路”。后来才知道，他的本名叫王卫国，路遥原来只是他的笔名。

“路遥”二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路遥知马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八千里路云和月”“碣石潇湘无限路”……那么遥远，那么漫长，可不就是好多人心中“人的一生”吗？路遥的一生是穷困的、艰辛的，“路遥”也蕴含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他是黄土地的儿子，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历经千辛万苦，耗尽毕生心

血书写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人生的厚重似乎总能被他的作品揭开一角从而展现在读者眼前。《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谱写了一代人的成长、生活、爱情。《平凡的世界》更是我们前进中的力量，是我们在困难中的曙光。

路遥呕心沥血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由于积劳成疾，四十二岁的他与世长辞。他走完了自己短暂且不平凡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是我们黄土地上的一道光环，将厚道、淳朴、坚强、刚毅的陕北人形象展现在世人眼前。路遥是我们家乡的骄傲，为家乡人树立了榜样。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再续清涧辉煌。

（作者系清涧县第三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

平凡中的奋斗者

◇曹雨轩

岁月的磨炼给了您写不尽的素材，生活的困苦给了您丰厚的情感体验，您用纸张坦然迎接命运的挑战，用文字细腻描写黄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在您的文章中我感受到了平凡的可贵，也感悟到了生命的顽强。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在老师的推荐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妈妈给我买了书。作为一名小学生，书中有很多我无法理解的片段，我会拿着书去问我的爷爷，听爷爷讲后，我便可以大概理解文章的深刻含义了。这部长篇小说我读了好久，刚开始我还不理解，为什么您要在整个文学思想都不重视现实主义的时候，写了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经过我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之后，我理解了您的想法，您的文章不仅仅是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更是为了服务祖国的

未来、祖国的人民，我感受到了您的伟大和无私。

您出生成长在一个困难的家庭中，生活中的挑战并没有成为您走进文学殿堂的阻碍，在如此悲苦的环境下您对写作仍然满怀热爱、满怀激情。在平凡中书写伟大，您的文章都源于普通的生活，语言真诚细腻，震撼人心，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

追忆您、纪念您、弘扬您的精神，作为一名平凡的小学生我们要学习您热爱祖国、倾情人民的赤子情怀；学习您执着于事业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献身精神。我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平凡的世界中知难而进，努力向前。

（作者系清涧县第三小学六年级二班学生）

守信的大白鲨

◇袁近美

大白鲨闲着没事干，就准备开一家海底观光小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吃的吧！因为吃的很美味，小朋友们都喜欢。

海底观光小商店开业了！小店被挤得水泄不通，这可把大白鲨忙坏了，整天都在海底观光小商店里，根本没时间和自己的好朋友们玩耍。

但这几天，海底观光小商店生意不好，因为阴雨连绵人们都待在家里。可是之前大白鲨购进了许多吃的东西，这么多天了，有些保质期短的食物就过期不能吃了。大白鲨整天愁眉苦脸的，第一点，东西卖不出去。第二点，到底要把过期的食物卖给别人吗？要是卖给别人，吃了会不舒服的。但要是扔掉的话就是浪费钱，那也不好呀……

可可突然来了，他对大白鲨说：“大白鲨，记好再过半小时，到开心公园来集合，参加宴会，我们可都在那里等着呢！对了，你给我拿一根雪糕！”可可正好指着那根过期的雪糕，大白鲨已经没有时间

纠结了，就把那根雪糕给了可可……

可可走了，但大白鲨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应该把雪糕钱退给可可，还是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大白鲨更纠结了……在这边，可可也发现大白鲨给他找多了两元钱，自己也陷入了难题。最后，可可和大白鲨都决定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他们拿着东西正好在半路上碰到了对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然后都说了自己错在了哪里。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再纠结了。可是距离参加宴会的时间不多了，大白鲨和可可用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赶到了开心公园，准时参加了宴会。

在回家的路上，大白鲨和可可遇到了智慧爷爷，智慧爷爷知道了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语重心长地说：“‘失信不立’，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们以后都要做诚实的好孩子！”

（作者系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三年级三班学生）

栏目责编 惠 潇